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二十七輯  
沈雲龍主編

舊聞隨筆

姚永樸著

文海出版社印行

舊聞隨筆序目

昔范蔚宗謂司馬氏文直而事覈班氏文贍而事詳夫曰直與覈詞固無取於繁卽所謂贍與詳者亦必略於細故乃能著其大端蓋史體然也若夫傳記之所紀載多得之放失之餘事不必宏人無求備苟可資乎觀感夫何惜於網羅此伊洛淵源錄名臣言行錄諸書所以有裨世教也然使情鍾兒女佻達爲心詞託鬼狐虛誕弗恤甚且以恩怨之故而添亂是非好則諛之憎則詆之損德招尤莫此爲甚雖見悅於小人終受嗤於君子矣永樸少侍先大夫宦轍於江右於湖北過庭之際必語以先正遺規其後游吳粵燕齊間所至輒交賢豪長者客窗翦燭采獲尤多歲月侵尋倏焉老大值邦基之柅隍悼坦道之榛蕪我瞻四方能無憂懼詩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儼前徽無述奚以詔我後生哉爰取曩所記者彙鈔之釐爲四卷名曰舊聞隨筆云己未春三月桐城姚永樸識

卷一 薛文清公 王文成公 羅文莊公 呂文簡公 海忠介公 張文忠公 劉忠介公 黃忠端公 孫夏峯先生 王船山先生 陸桴亭先生

李二曲先生 顧亭林先生 傅青主先生 張楊園先生 魏叔子先生  
王文靖公 萬季野先生 梅定九先生 施忠山先生 魏文毅公 伊  
文端公 馮文毅公 魏敏果公 熊文端公 李文貞公 呂晚村先生  
劉克猷先生 張文貞公 陳文貞公 王文簡公 湯文正公 宋牧仲尙  
書 于清端公 陳恪勤公 陸清獻公 張清恪公 徐文定公 朱文端  
公 閻百詩先生 王九溪先生 汪慎修先生 汪雙池先生 蔡文勤公  
鄂文端公 楊文定公 孫文定公 李穆堂侍郎 陳文恭公 傅文忠  
公 舒文襄公 尹文端公 劉文正公 阿文成公 沈房仲先生 黃仲  
則先生

卷二 松文清公 錢南園通副 董文恭公 王文端公 朱文正公 劉  
文清公 翁覃溪學士 紀文達公 阮文達公 程春海侍郎 戴文端公  
額忠毅公 楊忠武公 楊勤勇公 羅壯勇公 孫淵如先生 段茂堂  
先生 王懷祖先生 張臯聞先生 曹文正公 汪文端公 王文簡公

董文恪公 趙文恪公 戴紫垣尙書 蔣礪堂相國 陶文毅公 林文忠  
 公 湯文端公 王文恪公 鄧澥筠制軍 俞陶泉都轉 周文忠公 俞  
 理初先生 李鳳崗先生 路閏生先生 李申耆先生 魏默深先生 梅  
 伯言先生 何子貞先生 邵位西先生 湯貞愍公 文文端公 倭文端  
 公 吳竹如侍郎 何文貞公 李文清公 寶文靖公  
 卷三 江忠烈公 胡文忠公 曾文正公 曾忠襄公 羅忠節公 駱文  
 忠公 左文襄公 劉襄勤公 沈文肅公 劉武慎公 岑襄勤公 彭剛  
 直公 李文忠公 多忠勇公 劉壯肅公 吳清惠公 劉忠誠公 鄭子  
 尹先生 莫子偲先生 萬清軒先生 李小湖先生 劉融齋先生 朱子  
 勳先生 張廉卿先生 薛雲階尙書 閻文介公 孫文正公 張文襄公  
 張劭予侍郎 強賡廷先生 鄒沅帆徵君 鄭東甫比部 潘允升茂才  
 范肯堂明經 周懋愼公 孫佩南大令 孫紹鼎比部 喬茂護部丞  
 潘季約郎中

卷四 鄉先輩遺事 先世遺事 外家遺事

予曩撰舊聞隨筆四卷嘗印於京師以質諸海內賢士大夫僉謂所錄多前哲嘉言懿行足爲德業之助顧歲久篋無存本而索者頗多歲乙丑同族達之大令見而喜之捐貲重印於天津達之爲吾族楚雄太守之裔官福建山東直隸所至有政聲宜乎樂聞先正軼事而將以爲韋弦之佩也讎校之勞託諸同邑殷君善夫善夫亦有志之士爲古文辭馴雅有法度與予交最久此書因達之印成又得善夫校定庶幾於世道人心不無小補歟是歲秋九月朔姚永樸記

附例略

一是編以明清兩朝爲限時代遠者不錄 一是編主於先輩懿行間亦附載嘉言但豐功偉業應入正史或其人論說爲世所習見者不錄 一是編意在遏惡揚善凡事屬曖昧而有傷名賢志節者不錄 一是編惟載聞見所及苟無所聞見雖其人名在天下亦從闕如之例 一是編於所載人物字諡下必注其名然惟首一見其有專條者則注於本條雖前引及之亦不重出

舊聞隨筆卷一

桐城姚永樸仲實

薛文清公

河津薛文清公瑄晚年以禮部侍郎入閣會于忠肅公謙以冤死公爭之不得辭職歸石亨素敬公謂曰如必不肯留我爲請勅書卽家塾訓子弟資以爲養公曰昔許魯齋去元世祖賜勅書魯齋懸梁上不以示人及卒發視乃知之我若資此爲養曷若不辭官之爲愈乎亨歎息而去公臨終作詩云土坑羊褥紙屏風睡起東窗日影紅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惟覺性天通其完養純粹可知矣

王文成公

餘姚王文成公守仁童子時父海日翁華攜至京師諸貴人見之論宜以第一流自待公問何爲第一流諸貴人皆曰射策甲科爲顯官公莞爾而笑曰恐第一流當爲聖賢諸貴人乃皆大慚此事見吾邑劉海峯先生大集今考公年譜蓋與塾師問答語雖所述微異然是時公十一歲海日翁實官京師海峯或當有本耳正

德十六年冬詔封公新建伯且遣使存問海日翁適翁誕辰公捧觴爲壽翁感然曰寧藩之變皆以汝爲死矣而不死皆以事爲難平而竟平讒構朋與凡二年岌岌不免今幸聖明垂鑒濫冒封爵父子復相見於一堂茲非其幸與然盛者衰之始福者禍之基雖以爲幸又以爲懼也公跪受教聞者莫不歎服焉 公以大儒嫻將略其擒宸濠及平諸寇皆不動聲色措置裕如故吾家惜抱公諱題公像詩云餘事功名到五谿室家累世輯羣黎除將道統千秋重我更傾心爲鼓舞

### 羅文莊公

秦和羅文莊公欽每訓諸子必曰勢位非一家物須要看得破仲子謁選未嘗通書故舊瀕行酌卮酒告之曰前程有分定惟安義命爲是 當明中葉王文成公之學振動一時公以稍異先儒遺書辨難及文成卒祭以文乃無一齟齬語此可見古人論學出於公心無矜己好名之見也

### 呂文簡公

高陵呂文簡公

枏

教學者自甘貧改過始以爲能甘貧則一切皆視若浮雲不足

爲我累矣能改過則可以日新而進於善矣 公見人家兄弟不和因誦馬谿田  
理詩云小窗莫聽黃鸝語踏落荊花滿院飛

### 海忠介公

瓊山海忠介公瑞嘗言吾人一身備萬物之理當以萬物一體爲己任又言今之  
醫國者只一味甘草處世者只兩字鄉愿正道何由而復

### 張文忠公

江陵張文忠公正居嘗言吾神游九塞一日再三又與李太僕書云明興二百餘年  
人樂因循事趨苦窳此所謂怠則張而相之之時也况僕以草茅孤介擁十齡幼  
主立於天下臣民之上國威未振人有侮心若不稍加淬勵後雖欲匡扶不可得  
矣觀此則公之久握大權良非得已迨薨後繼之者一反所爲而明業日衰故後  
人輒以詩中有句云恩怨盡時方論定封疆危日見才難 公教子甚嚴不特督  
撫及邊帥不許通書卽京師要津亦無敢與往還者其僕游楚濱最用事有門生  
李給事雲南人納楚濱妾妹爲側室因修僚壻禮公知之撻楚濱數十絕不與通



旋告吏部出之於外此事見吾邑張文和公<sup>廷</sup>澄懷園語明史本傳載蒼頭游七納貲爲官勳戚文武之臣與通嫺好而自列於士大夫未免太過 沐英裔襲公爵者與公素不相知屢貽書且有重禮公屢峻卻之并其書不拆視而與雲南巡撫書略曰世臣之道但能守法自可長保祿位何用廣行賄賂况今朝廷清明倖途斷絕如有違犯雖親不宥天威赫赫誰敢干之以貨求全恐不能也望以此警告之

### 劉忠介公

山陰劉忠介公<sup>宗</sup>當明亡後誓絕粒以殉或勸勿爾公曰吾自秀才通籍歷官至御史大夫今國破君亡那得不死或勸不休公正色曰吾講學一生只完得一個字君何爲必欲我做成兩個字一謂人兩者禽獸也 公嘗言士人自初得第以至崇階華臚同是著衣同是啖飯何曾稍異常人止被世間一二愚鄙者驚喜奉承驕心不覺因之而生究竟於己身有毫髮增益否所以內外大小之辨不可不

明

黃忠端公

漳浦黃忠端公周道嘗言學者於富貴貧賤處之惟是一淡。銅山島隸漳浦其旁更有孤島公讀書室在焉四面皆石有孔可納光顏曰石齋因以爲號自宋朱子知漳州以禮化民婦女出必用藍紗罩其首及項而寬其前使得視地俗呼文公兜公繼修其教至今島內遺製猶存閩中人無一聽戲及入寺觀燒香者。公讀經至中夜猶手不停披雙眸炯然服役者令繙書久皆通曉文義。公當崇禎中嘗因事被繫諸吏役知其清苦不敢有他望惟捧紙求書公爲寫孝經凡二百二十本皆爲吏役持去諸中貴人竊購之懷宗見而指爲沽名其後爲大清兵所執在獄又書百餘本惜予未見惟見公配蔡夫人所寫孝經未題曰皇明武英殿大學士黃道周之妻蔡玉卿敬書時年八十有五蓋鼎革已久具官書之其意可思矣夫人字石潤工詩書法酷肖公尤精繪事當正命前夫人致書謂到此地位只有致命遂志一著更無轉念諄諄數百言不啻王炎午之生祭焉後撫孤立節年九十餘乃終。公先塋在雲霄應道光八年有欲侵葬其山麓者一夜山上石

苔無數皆作黃山字凹凸大小不一或篆或隸天成奇絕乃懼而止柳孝廉母廷作詩紀其事屬先大父按察公諱和之

### 孫夏峰先生

容城孫夏峰先生奇以明舉人入我朝累徵不起嘗曰饑餓窮愁困不倒聲色貨利浸不倒死生患難考不倒人之事畢矣

### 王船山先生

衡陽王船山先生夫以明舉人入我朝後遷迹林莽得免徵聘既卒會呂晚村禍作衡州守檄取遺書其裔有諸生某以易書詩春秋稗疏往守見無涉於時事錄副本而以原藁歸之比返則家人舉室中書焚之矣某大驚急檢先生書隻字未損若有神物呵護者迨同治中湘鄉曾氏爲刊行然未刊者不少今底藁其裔猶寶藏之先生講學精舍曰湘西草堂門前對船山遠不踰二里以山腰有磬石偃覆如船形而名其山迤邐非陡峭山左二里曰觀生居先生撰著處又左半里則竹濫堂住宅在焉又左爲敗葉廬先生葬於金蘭鄉高節里大羅山自題碣曰

明遺臣王夫之之墓

陸桴亭先生

太倉陸桴亭先生儀世年十二父命題百鳥朝鳳圖應聲而出有一聲叫徹虞廷日  
四海鴟鴞不敢啼之句年十六父訓之曰汝今已過先聖志學之年當思先聖所  
志之學爲何事先生由是毅然思以聖賢爲師 先生嘗設考德錄每日以敬不  
敬書於冊自驗進退既更一法於一日中用十分爲率敬一則怠九怠一則敬九  
時刻檢點又因雜念難除大書精明強固以收放心八字於案對之其刻勵如此  
先生自言少年體弱以讀書過勞致咯血乃屏除典籍靜坐澄心銳然絕慾如  
是年餘體遂強壯予因思吾邑張文端公諱文英論居家以早起爲第一義讀書以獨  
宿爲第一義先十二世祖端恪公諱文然論治生以不置妾媵爲第一義士大夫能  
清心寡欲何往不宜也 先生居家常蔬食偶有魚肉食之亦甚少家人勸餐先  
生曰此不特惜物力亦惜物命也吾儒非不欲蔬食但人之一身所係甚大不得  
不借資魚肉故不禁耳而可貪饕恣食乎

李二曲先生

整屋李二曲先生嘗著十三經二十四史糾謬後以爲近於口耳之學不示人惟示以四書反身錄 先生嘗言予生平千破萬綻獲罪於天者何限念及骨慄惟有痛自刻勵永堅末路門人曰先生猶如此小子將何如先生曰後生可畏慎勿玩歲愒日以蹈予覆轍可也其自訟亦可謂嚴矣

顧亭林先生

崑山顧亭林先生武炎每著書欲有所檢尋語門人在某書第幾卷第幾葉第幾行取之果不謬嘉慶中開化戴簡恪公元敦亦然 先生飲酒以三杯爲限嘗曰水爲地險酒爲人險故易中言酒食多在坎卦 徐立齋相國兄弟先生之甥也以先生客久屢勸南旋願以所居爲娛老地先生不許顧勛之云有體國經野之心而後可以登山臨水有濟世安民之略而後可以考古論今聞者以爲名言 先生著日知錄自謂平生之志與業皆在其中或貽書問近又增幾卷先生答之曰今人所纂輯之書正如今人之鑄錢古人采銅於山今人則買舊錢名之曰廢銅以

充鑄而已所鑄既麤惡而又將古人傳世之寶春挫碎散不存於後豈不兩失之乎承問又成幾卷蓋期之以廢銅而某自別來一載早夜參稽僅得十餘條然庶幾采山之銅也 安溪李文貞公嘗以所作曆論示先生先生曰曆之是否吾不能知文貞曰以先生之博學何言不知曆先生曰吾于經史雖略能記誦其實都是零碎工夫至律曆禮樂之類整片稽考便不耐心此是大病今悔之而已老矣文貞退而歎曰先生自訟處真讀書要訣也文貞嘗言梅定九了然於心了然於手卻不能了然於口寧人字先生則善談論又言寧人於十三經皆能背誦每年用三個月溫理餘月用以知新又言寧人講韻學到得意時便曰非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定九推算得意便曰以是知隸首之爲聖人也其自喜如此

### 傅青主先生

陽曲傅青主先生山以明遺老自放於山顛水涯喜吟詩或書木葉或題石壁不存稿今所傳霜紅龜遺集皆後進掇拾成之者 先生少侍父疾禱於神願以身代父竟瘳久之父卒而妻亦卒有子眉誓不再娶先世遺產爲兄弟斥賣盡終身

無愠色 先生弱冠時讀文選都京諸賦先辨字再點讀甫數徧已能成誦其兄  
爲擇會試卷五十三篇先生與友馬生較記性日能多少馬亦自負高資窮日之  
力四五篇耳先生櫛沐畢誦起至早飯成喚食則五十三篇悉上口不爽一字馬  
驚異以爲神 先生訓子語曰爾慧而能文不可自棄益當精進粗茶淡飯布衣  
茅屋度日儘可打遣如求田問舍非爾之才卽當安命守分不可妄想人無百年  
不死之人所留在天地間可以增光岳之氣表五行之靈者祇此文章耳念之念  
之蒼頭小厮供薪水之勞一人便足觀其戶寂若無人披其帷其人斯在吾願爾  
爲此等人也爾頗好酒切不可濫醉內而生病外而取辱關繫不小記之記之  
先生精於醫嘗爲顧亭林先生診脈以其無子謂猶強健可望有後勸之納妾富  
平李天生先生因聞而非之曰豈有六十以外老人而可以作此事者今之人老  
年多子或猶不忘情姬侍聞斯言可以知所警矣

張楊園先生

桐鄉張楊園先生履以明諸生伏處窮鄉世罕知者卒後平湖陸清獻公讀遺書

歎爲篤實正大然雍正二年清獻從祀孔廟先生猶未祀於鄉也迨道光四年浙撫帥公承始奏請入鄉賢祠十六年吾邑蘇厚子先生元爲作年譜先是乾隆中寧化雷翠庭副憲錄督浙學特立碑於先生墓前題曰理學真儒洪楊亂作被毀會湘陰左文襄公爲浙撫更立之改其文曰大儒且置田供祀同治十年督學徐公樹遂有從祀孔廟之請經部議准君子之道闇然日章其此之謂與先生繪寒風佇立圖自題曰行己欲清恒入於濁謀道欲勇恒病於怯噫君之初志豈不亦曰古之人古之人老斯至矣其彷彿乎何代之民又作上達吟云一從絕頂望雲霄一墮窮巖歎寂寥今日相看何太遠不知分手在山腰

### 魏叔子先生

甯都魏叔子先生解當明末與伯子祥季子禮又同邑邱邦士維南昌彭躬庵士

輩講學於翠微峯之易堂嘗言爲善亦各有路畢竟以有功德于世能利濟人者爲上又言責備賢者須得愛惜裁成之意若一味吹毛求疵則爲小人者反極便宜而世且以賢者爲戒儻當君子道消之時尤宜深恕曲成以養孤陽之氣今世



所謂責備賢者吾惑焉

### 王文靖公

宛平王文靖公照少承世祖恩眷十八年正月六日上疾大漸召入撰遺詔公伏地泣不能起上曰君臣同朝緣也緣盡則散何必過悲且國事不可貽誤公遵旨起草畢上加改定命滿大臣麻勒吉呈皇太后以聖祖爲嗣且曰自幼岐嶷必能繼承大業事見公日記中上平生雖好佛然治世仍用儒術嘗有僧糾朱子論孟集注上曰朱注平正通達教士爲宜何可輕議既升遐僧徒多恭進輓章然則俗傳上因貴妃董鄂氏卒感而逃荒殊不足信蓋其說起於董鄂氏之逝在十七年又追封后號太倉吳梅村業偉作讚佛詩中有薤露彫殘千里草清涼山下六龍來之句遂譌以傳譌謂上祝髮爲僧甚有以聖祖數幸五臺爲省親者殆所謂好事者爲之與

### 萬季野先生

鄞縣萬季野先生斯以布衣與修明史不署纂修銜不支俸先是明史館開於順

治二年時大學士馮銓爲總裁仿通鑑體僅成數帙而停康熙四年重開以國書  
譯明實錄未數十卷復停修十八年又開聖祖命崑山徐立齋相國爲監修崑山  
葉文敏公方丹徒張文貞公爲總裁徵博學鴻儒五十人入翰林與右庶子盧琦  
等十六人爲纂修嗣復加派總裁數人歷十二年而彙粗就二十二年徐公罷歸  
仍領史局未幾卒二十三年更以張文貞公與孝感熊文端公爲監修華亭王橫  
雲尙書鴻澤州陳文貞公爲總裁張公任志陳公任紀王公任傳上嘗以所撰洪  
武宣德紀多疵議語特諭曰洪武功德隆盛宣德亦守成賢君朕愧不如爾等評  
論切宜慎之又諭明初所行之政我朝沿用者多且一代中無女后預政以臣陵  
君之事惟未造壞於宦官耳元人譏宋明復譏元朕不敢蹈其弊從公議而已又  
論潛德最宜表章武臣事迹勿與文臣歧視自徐公時已延先生於局至是王公  
招至其家先生舊藏餘姚黃忠端公時略及其子梨洲宗續時略載嘉靖以後  
事及奏議甚富因本之先修嘉靖以後傳而正以實錄參以傳記每作一傳集書  
盈几稽考窮日夜未及畢而卒王公亦解任去四十一年熊公遂以徐彙進呈上

覽之不悅命交內閣細看始先生於徐公傳稿合者分之分者合之無者增之有者去之迨王公重加編次與先生彙頗異五十三年進呈五十四年復命再修兩文貞已去世紀表未有成彙王公乃取徐彙略加修改於雍正元年進呈共三百零十卷卽今所傳明史彙也二年復命再修以吾邑張文和公爲總裁更加增刪至乾隆四年告成定爲三百六十卷蓋其中惟嘉靖後諸傳有先生筆而竄易已多故禮親王樹謂明史彙不當沒建文善政而想永樂安化陶文毅公亦謂不當專爲吳人作佳傳而他省人多否少可然則雍正朝再修又歷十五年乃政竣事豈得已哉

### 梅定九先生

宣城梅定九先生文精天算康熙四十一年聖祖南巡命李文貞公取其書明年復南巡於行在發還中間圈點塗抹及籤貼批語皆御筆也四十四年南巡歸召見於臨清命以所乘小舟隨御舟行召對時賜食賜坐夜分乃罷命內侍撤御前燭送之如是者三日先生謝恩歸時日暮上命從官賦詩以先生年老特賜炕棹

命小侍衛執燭照之詩成命侍衛左右扶掖而興既起立仍命立少頃然後移步其優待如此先生詩云帝德同天乘景運波臣效順盡安流河淮底定千秋績江海澄清萬里舟排決經營歸廟算平成勳業起歌謳挽輪無阻耕夫樂從此長紓宵旰憂明年賜其孫文穆公成毀舉人命入內廷學習旋又賜進士授編修一日上問寄若祖書否因呼內侍捧一小篋至中皆殘箋論曰此朕平日拾所餘以備用者天下無可棄之物惜福之道正在此少年宜知之又命以所著律呂正義寄先生使言其誤處且曰自古帝王有都兪吁咈四字後來遂止有都兪卽朋友之間亦不喜人規勸此皆私意非極力克去不可時上授文穆西算口講指畫如師之於弟子文穆嘗從容語同官曰皇上志氣清明精神強固我等日在宮禁森嚴之地如遊光風霽月之中寧非奇遇邪

### 施愚山先生

宣城施愚山先生明少孤母馬太夫人失歡於大母被出以憂卒先生貴後百計乞於大母乃得循例乞封奉母主與父主同入祔廟據地號痛哀感旁人議者謂

善處骨肉之變孝子順孫實兼有之 先生事叔父砥園 如父一日值砥園誕辰大集親友上壽而砥園以小故忤意堅臥不起先生跪榻前移晷後客京師每憶叔輒涕泗交頤事叔如此洵世所希有也 先生在廬陵白鷺洲書院講孟子長幼有序句因自言少年孤露終鮮兄弟至於啜泣坐中有兄弟訟產十年不決者爲之感動退自責曰吾輩小人今遇聖賢而猶不洗心邪竟以所爭產爲祀田 先生分守湖西道時軍餉嚴迫屬邑多逋賦追呼急輒相聚爲盜先生作勸民急公歌民誦之相率輸納恐後又因徧歷山谷間悉窮民狀作彈子嶺大坑歎竹源坑諸篇獻之上官人以比元道州春陵行 先生嘗謂所親曰我輩既知學道自無大戾名教但終日不見已過便絕聖賢之路終日喜言人過便傷天地之和

### 魏文毅公

柏鄉魏文毅公介當順治末吳三桂分藩雲南疏請罷其議既不見用則言荆襄爲天下腹心必留滿兵駐防無事以消姦宄之萌有事亦足應變又沮於部議不得已請命湖廣總督自武昌移駐荊州從之及康熙中亂作湖南州縣俱陷卒不

得過荊州人以是服公之先慮也 康熙十八年以滇閩用兵加天下練餉五百萬公請敕部計軍需足用卽止詔除已派外並停徵

### 伊文端公

長白伊文端公阿桑在政府於刑獄最留心聖祖垂詢輒能言其原委初順治中以天暑恐囚淹斃定熟審例量與減釋至每年霜降後十日三法司會同九卿科道錄刑部重囚分矜疑緩決情實三項具題命下曰其情實者刑部三覆奏聞臨決另本開列花名候御筆勾除方行處決謂之秋決朝審及康熙中公與王文靖公以請句決本進呈上曰人命在須臾矣爾等於各讞詞皆閱過有所見盍言之公因舉可矜疑者對皆緩死上徐曰此等所犯皆當死朕猶曲求可生之路因念淮揚之民類被水災死亡不知凡幾何罪何辜罹此慘酷且田多不耕賦安從出今宜預免明年田賦俾災黎於水退時歸故鄉粗安生業上又曰朕思天下最可憫者有三等人一讀書寒士一飢寒窮民一無知犯法之人於是公等稽首曰皇上於斷獄時念淮揚百姓又普念天下不得其所者仁心惻怛真無所不用其極也

既出卽擬旨免淮揚田租

馮文毅公

益都馮文毅公海立朝不畏強禦而喜薦賢魏敏果公由科道降官公密保之得復職魏公謁曰吾何以見知於公公曰吾昔爲祭酒值丁祭凡不陪祀各官例於前一日瞻拜會天大雨默計必無人來而君獨至拜如禮因知居心恪慎必異恒流也其觀人於微如此公嘗入直適詞臣進頌以貧而樂富好禮爲對句有謂其不工應依坊記作貧而好樂富而好禮者聖祖徐曰猶不如從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後漢東平王論作貧而樂道富而好禮比偶悉敵未嘗不對也公退語人曰天子幾餘游心典籍淵博乃爾吾輩生長寒窻乃未能古訓是式寧不汗顏邪

魏敏果公

蔚州魏敏果公象嘗言燮理陰陽非特風雨應時寒煖不失節也陰小人也陽君子也進君子退小人乃燮理中之大者故生平守職不撓於索額圖明珠二相則劾之于湯文正陸清獻諸公則舉之斯可謂不負所言矣公於人有所辨駁止

閉目靜聽於是處便首肯有疑處乃張目問數句仍復閉目及人盡其詞乃歎曰是事都要與人細細商量便欣然有喜色

### 熊文端公

孝感熊文端公賜嘗謂聖人之道不外一庸字至庸乃所以爲至神也 康熙十二年朝議撤藩公言吳三桂已老俟其身後撤之較易宜緩圖聖祖從明珠米思翰言竟撤之三桂果反公贊畫軍機及糧餉夙夜匪懈曰始緩撤猶可今已然矣進兵可勿急乎 于清端公以廉潔爲聖祖所眷晚年有以蜚語聞者清端心動時公罷相居金陵因過之坐梧桐樹下語及此公曰君亦慮此邪大丈夫勘得透時雖死生不可易何況其他清端曰敬受教明年又以乞休不允再過公有憂色公厲聲曰遂忘梧桐樹下語邪先輩以道義相規如此然清端旋卒上語廷臣曰居官如于成龍有幾嚮有議之者皆出於媚嫉之私耳

### 李文貞公

安溪李文貞公光地由編修乞假歸會耿精忠叛置疏蠟丸中陳機宜世皆知之及



朝議棄臺灣公復痛言前代棄珠崖棄維州棄安南之失於是收入版圖海波息  
警公之力也 公爲內閣學士時詔舉鴻博將充翰林館中以破例沸然謂公宜  
力爭公笑曰宋舉大科無論已仕未仕皆許赴試中式者官在諸科上進士之專  
爲翰林非古也國家官人考德論材豈吾輩所能私邪 公督直隸學政凡童生  
中能背誦四書五經並有膂力技藝者但文理粗通卽拔取意在誘之於實學也  
時太倉王相國揆爲學政喜拔寒士人呼爲窮通叟於公呼爲李五經 康熙中  
聖祖表章朱子命改升其位於大成殿禮部議列顏曾思孟下公奏朱子功德雖  
不讓四賢但十哲俱在聖門一旦加其上恐朱子不安似不如列於十哲下從之  
其後梅文穆公復奏升有子于殿遂爲十二哲矣 公在朝能保全善類如張清  
恪陳勤恪徐文定諸公皆遭讒謗由公言乃更受知康熙五十年吾鄉戴編修世名  
南山集禍作方望溪侍郎也牽連下獄非公援救亦安得蒙赦聞吾鄉老輩言編  
修之禍發于武進趙恭毅公中蓋摘集中與余生書論明亡當在諸藩滅後以爲  
悖逆且謂其平日恃才放蕩肆口遊談蓋編修于四十八年與趙子熊詔同榜成

進士熊詔殿試一甲一名編修第二或道屈答曰但恨門第不如人耳趙聞不悅更以事積忤獄遂興爰書具上徘徊竟夜以手拂裾紐爲之解繼因部議嚴且趙言放蕩慮游談或滋生事端乃句決然罪止棄市故其從弟輔世猶得扶柩歸葬世謂族誅殊爲失實或與方孝標滇黔紀聞事牽合爲一又非南山集雖引方書而彼別爲一案其近支遣戍亦未論死世宗立皆釋歸考康熙中文字之獄此兩案外猶有三莊廷鑑獄在二年時聖祖方冲齡未親政沈天甫呂中夏麟奇獄在六年朱方旦獄在二十一年莊獄稍有株連餘皆止本身伏法且上於吳耿尙三氏之族猶論公曰彼謀反于外親族奈之何不惟不傷其命且不去其官故公嘗言至尊不可及以不嗜殺人豈有因文字族人之理哉 康熙三十八年聖祖敕太倉王相國修春秋傳說彙纂五十二年又命公修周易折中御製序略云朕自弱齡留心經義五十餘年而不能純熟夙知大學士李光地邃于易爰命修此書越二寒暑甲夜披覽斟酌無怠于康熙五十四年告成云嗣於六十年復命華亭王文恭公齡與其弟橫雲尙書分修書詩兩傳說彙纂及乾隆十三年開三禮義

疏館以鄂文端張文和兩公爲總裁方望溪李穆堂任鈞臺取爲副既成合之卽  
今所行之御纂七經也 公嘗自言少時好看難書如樂曆之類卽看易亦是將  
圖畫來畫去求其變化巧合處于太極圖不看其上下空三圈卻揀其有黑有白  
相交相系處扯牽配搭覺得朱子注不甚愜意後因楊賓實文定公字輩質問經義皆  
從道理根源上尋求因此再看朱子書方有滋味有精采又言我年十八手纂性  
理一部十九手纂四書一部二十手纂易經一部於諸家說皆能記至今以爲根  
基又言人出門則聞見廣我不見顧寧人梅定九如何得知普韻曆算之詳又言  
昔在涿州病發時公私之事都不在心惟讀書一生到底不能透亮爲之不寧人  
生功名富貴過去輒了子孫昌熾亦有定數若加以營謀必更得禍敗只於道理  
有可信心處少許便足又言我賢賤時爲人傾害及起鄉兵迎大軍至當時地方  
大吏皆仰重生殺可以自由有勸我因事報復者我曰吾此舉爲鄉里爲朝廷豈  
容攙入一分私忿邪 公論用人云唐虞自后稷以下各任一事其時人非多一  
耳目口鼻止是聖人器使得妙

呂晚村先生

石門呂晚村先生良留少善屬文鼎革後補諸生既而悔之不應歲試既除名怡然

自得與桐鄉張楊園武原何商隱汝霖吳江張佩蘊嘉玲講學爲詩文多明夷夏之防

後浙江大吏有舉以應鴻博與隱逸者皆固辭因翦髮爲僧名耐可字不昧號何求築室吳興球溪之妙山顏曰風雨庵構亭曰二妙卒年五十有五彌留時書重見天日四字納柩中雍正中有靖州諸生曾靜者讀遺文好之與其徒嚴鴻逵沈在寬游遣張熙上書川陝總督岳襄勤公勸之謀叛初成都人譌言岳將反岳疏聞世宗諭巡撫黃炳嚴察獲奸民盧宗誅之至是岳擒靜等以聞上命大臣雜治靜諉其事於先生且冒稱弟子作歸仁論謂已爲師言所誤追悔無及上取供詞及諭旨編大義覺迷錄使戴罪宣講戮先生及子葆中屍斬其子毅中餘子孫戍寧古塔至今在其地滋生者八十餘家頗置田產靜於乾隆初伏法案先生祖考皆明臣且有尙淮王郡主者其不忘故國情所應有然天命已定豈有他志迨靜緣之煽亂竟歸獄先生以求自脫斯真小人矣

劉克猷先生

國初有一甲一名成進士者推黃岡劉克猷子溧陽馬章民世長洲韓文懿漢克

猷明季舉人嘗夢會榜出朱之弼門偶客遊見童子挾書題朱之弼心誅之及順

治六年大魁天下時分校禮闈者果之弼也章民夢登順治十五年會榜前一科

未售以旅資竭投落卷於合肥龔端毅公鼎端毅閱第三篇而謂賢者爲之乎藝

河山方以賄終功名復以賄始諸語感身世事爲之流涕贈金俾留京遂得上第

文懿少祈籤靈隱寺有功名須到五門知句不解所謂及鄉試第三場戲將策題

五問字書作門試同號友友竟未覩其誤文懿亦忘之繳卷出既領鄉薦會試入

闈大風起同號者爭取石押卷文懿默念吾苟可中卷必不損是科連得會狀歷

官至禮部尙書會直省解鄉試卷到部以策多鈔襲檢已昔時卷閱之見五門字

不覺汗下未幾薨綜觀數事知人生顯晦有定洵非可以人力爭也又儀徵阮文

達公通籍甫十年卽開府兩浙時年三十有七里父老以其遷之速也咸憂之既

坐事奪職降編修乃相與言曰雲臺文經此次蹉跌儻再承恩谷庶可以有終

矣其後文達果敷歷中外官至相國生前加太傅壽八十有六此其所見與湘鄉曾文正公以求闕名齋意正同蓋日中則昃月盈則蝕盈虛消息之道固如此也

### 張文貞公

丹徒張文貞公書嘗進講乾清宮聖祖問理學之名起於宋否公奏道理具在人  
心宋儒講辨加詳耳上曰日用常行無非此理自有理學名彼此辨論而言行不  
符者甚多若不居其名而行事允合此卽真理學也及公入閣後一日上戲問天  
下何物最肥何物最瘦或對曰莫瘦於豺狼莫肥於牛羊上顧公汝意云何公曰  
臣以爲莫肥於春雨莫瘦於秋霜上歎曰此真宰相之言也 公嘗在經筵講尙  
書昔災肆赦謂與春秋所譏肆大眚不同此在定獄時斟酌情理歸於罪疑惟輕  
則隨時隨事赦免已多不必頒行大赦一概寬釋以示恩也聖祖善其言及詞臣  
請封禪公方爲禮部侍郎疏言古者柴望非封禪綱目書封禪皆譏議遂寢

### 陳文貞公

澤州陳文貞公

敬初作賜石榴子詩及康熙十七年聖祖命進呈所作特賞此詩

中風霜歷後含苞實只有丹心老不迷二句是時公方爲內閣學士也 康熙二十三年詔舉廉吏公爲左都御史以靈壽令陸隴其清苑令邵嗣堯應於是皆擢御史當公之將舉二公也或曰兩人者廉而剛剛者易折且多怨恐及公公曰上求治方殷吾爲大臣惟求有裨於國耳他何足恤邪 公在經筵進講尙書說命篇因奏言必有高宗之爲君乃有傅說之爲臣聖祖爲棟聽 公爲司業不收諸生贊長吏部曰有藩司某持千金爲壽願一見執弟子禮守寓傍佛廬數日忽暮夜乘間入長跪以請公叱去之越數日其人果以他不法事被論斥罷人以此服公之操 公言聖祖嘗論詩云可以字句求而不可以字句盡精哉言矣

### 王文簡公

新城王文簡公士顧嘗自揚州泝江一日抵燕子磯乘風鼓舵作懷人詩六十首晚受聖祖知上於宮中時誦其西風忽送瀟瀟雨滿路桃花出故關之句公過吾邑有詩云幾行紅葉樹無數夕陽山與諸老唱和累日然後去 康熙十八年詔求博學鴻儒公謂魏敏果公曰公以學行聞天下薦士不當以文藝必如睢州湯君

乃可應詔魏公從之時公與文正猶未識面也 內大臣明珠稱壽或以金箋請於公欲得一詩侑觴公怫然曰曲筆以媚權貴吾不爲也力辭之 四川有鄧艾廟唐人唐彥謙過之題詩云昭烈遺黎死尙羞揮刀斫石恨譙周如何千載留遺廟血食巴山伴武侯蓋不墜人心久矣康熙中公奉使入蜀命地方官毀之改祀姜維更題詩中有句云劍閣至今思伯約蜀巫翻祀棘陽兒 元和蔣繡谷深與同里惠定字棟言漁洋山人公別於當代人物最注意詩集中每遇風雅志節之士必一見之金陵紀伯紫鍾映亦謂公詩卽史

### 湯文正公

睢州湯文正公斌自江西嶺北道乞病歸有同年生爲河南方伯見郡守問公近狀守以未聞有此人對方伯歎曰自監司歸能令地方官不知有此人潛庵可謂賢矣然所轄境內有如潛庵者而君不知其謂之何守慚謝 公從孫徵君游凡十年徵君門下推新安魏蓮陸一齋爲高第弟子嘗搆雪亭於夏峯燹然一燈讀書達曙後策蹇驢訪公京師見繩牀布被數椽不蔽風雨慨然曰此猶是雪亭風



味也出所著示公屬爲序而去 公爲江蘇巡撫值生辰薦紳知公不受餽遺惟製屏爲壽公辭焉啟曰汪琬撰文在上公命錄以入而返其屏常州守祖進朝因事落職公以其有惠政奏留之祖製衣韉欲奉公久之不敢言乃自著之其清介類此比去任做篋數肩不增於舊廿一史一部爲吳中物公笑謂人曰以吳中價廉故市之然頗累馬力矣 公與修明史嘗寄人書云士孰不欲仰希古人然把筆乃知其難馬班無論矣卽范蔚宗以下亦何可及也世人侈口責備前人正坐不曉事耳又陽湖惲子居敬亦言平生讀方望溪集殊不愜意及爲文始覺去彼尙遠也 康熙二十四年始設東宮講官公時爲江蘇巡撫有旨內召以禮部尙書管詹事府事公薦登封耿逸庵介聖祖以爲少詹事同輔導太子旋命公爲師餘皇子別於上書房教之以徐文定公爲師及世宗定計不立儲貳於是無東宮諸皇子皆在上書房讀書詹事府第爲翰林院升轉之階而已南書房起於康熙十六年因聖祖以經筵有常期每日退朝欲得文學之臣講論文義特給內廬居之不令與外事吾邑張文端公實首膺其選 或勸公著書公曰學貴日新今日

之所是異日未必不以爲非何敢妄作 公嘗手寫阿彌陀經有見之者談及陳白沙王陽明之學近禪公徐曰今有窮禪客亦自佳 公課子溥等讀書嘗至夜分不輟曰吾非望汝早貴少年人宜使苦苦則志定將來不失足也及臨沒復戒之曰孟子言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汝等養此真心時時發見則止與天通若依成規襲外貌終爲鄉愿無益也

### 宋牧仲尙書

商邱宋牧仲尙書登爲大學士文康公權之子嘗薦三河令彭鵬於于清端公撫江蘇時陳恪勤公方爲州牧深器之後皆爲名臣 公諸子有字錦含者名俟考早卒方疾篤知其婦有孕歎曰果男也以我視與之既而生子經一公教育之至弱冠學行聞於時公付以硯禹鴻臚鼎之爲作西陂授硯圖紀其事 公才名與新城王文簡公埒文簡晚年貽以詩云尙書闕北霜侵鬢開府江南雪滿頭誰識朱顏兩年少王揚州與宋黃州蓋文簡嘗爲揚州推官公亦初爲黃州通判也

### 于清端公

永寧于清端公龍官終兩江總督爲康熙中清官第一嘗言人當惜福爲子孫留  
餘地布衣蔬食享受無窮實不解膏粱文繡有何可戀 湯文正公之撫江蘇也  
日唯啖豆羹人呼爲豆腐湯後薨于京邸同官往視見其身臥板牀上衣做藍絲  
襖下著褐色布袴檢所遺惟竹笥內俸銀八兩崑山徐健庵尙書乾賻以二十金  
乃能成殯公之督江南也日淮啖青菜人呼爲于青菜其薨也僚吏見做笥中惟  
緋袍一襲鞞帶二事瓦甕中米數斛鹽豉數器而已二公清操絕相類 康熙二  
十六年公爲直隸巡撫聖祖嘉其廉特加太子少保銜初世祖於順治十年閱大  
計疏語大學士范文肅公程文曰何墨吏之多也文肅對曰彼平居亦知貪吏不可  
爲一登仕籍則見利智昏矣世祖曰此由平素不能正心之故也苟識明守定安  
能爲貨財搖奪乎及聖祖褒公由是廉吏日衆民生漸致殷富焉 公善緝盜所  
畜捕役及降盜皆撫以恩威有盜輒來白公腰間繫一布夾袋得渠魁名卽投其  
中故鮮漏網者及開府後袋已做左右請捨之公曰昔貯盜今以貯姦貪不肖之  
吏未可去也當公離任時繼者每請其所用得力諸捕然率昏頑不稱驅使人始

歎公才略爲不可及云

陳恪勤公

湘潭陳恪勤公明爲江寧知府時值聖祖南巡總督阿山議加賦公力持不可阿山撫其毀妓寮建亭宣講聖諭事以爲大不敬賴上矜全得免罪入武英殿修書尋復知蘇州府重游虎邱作詩兩章其一云雪艇松龕閱歲時廿年蹤跡烏魚知春風再掃生公石落照仍銜短簿祠雨後萬松全逕匝雲中雙搭半迷離夕佳亭上憑闌處紅葉空山繞夢思其二云塵鞅公餘半晌閒青鞋布襪也看山離宮露出雲霄上法駕春留紫翠間代謝已憐金氣盡再來偏笑石頭頑棟花風後游人歇一任鷗盟數往還總督噉禮得彙又以爲誹謗既奏劾卽摘印置之獄上詔曰詩人諷詠各有寄託豈可有意羅織以入人罪命復其官旋加擢用 公知蘇州府手書榜於門曰願聞已過求逆民情時過客遊觀音山多乘竹兜食其力者三百戶公禁之民訴焉公微行至山問曰守苦若乎曰否守愛我惟禁婦女遊甚當不必禁客使吾曹失業公歸立弛之 明蔡文清公清題宋留夢炎遺像詩云狀

元兼宰相屈身事強胡遺容猶左衽壽工是董狐相傳公亦見留像怒而扑之先輩秉性剛直如此

陸清獻公

平湖陸清獻公其爲諸生時授徒於鄉有李氏欲延之託友道意公曰我固願往但館穀不可加使我有以謝舊主人其嚴於義利之辨已如此 公初爲嘉定知縣以小舟載紡具抵任夫人躬辟纈易蔬米既而巡撫慕天顏生日稱觴衆獻珍物公獨取布一匹履二雙進曰此非得於民者敢以爲壽慕笑卻之時朝議抽市肆錢一年佐餉公循例不及巷舍慕益不悅疏言時方多事該令非應變材遽罷其任民大駭日號撫署乞留既不可得則爭作詩文投贈名曰公歸集授諸梓嘉定大賈汪姓素橫行邑中其僕估賣薪者妻公捕僕及賣薪者妻訊得實以歸賣薪者汪大恐令人探公意公曰人苟爲善卽善矣汪平日所爲我知之若毋犯我自新未晚汪竟易行 嘉定民有告子不孝者公涕出自訟曰我德薄令汝父子至此因曉譬諭時其父泣其子亦泣乃慰而遣之又有兄貧貸於弟不應輒舁

弟物去弟以盜報公怒曰是可以爲盜乎訊之乃其婦翁所爲遂痛懲婦翁呼弟至曰彼兄也乃聽婦翁謂爲盜不悌也責之又呼兄至曰汝爲人兄貸於弟不應而徑取之陷汝弟不悌是汝不友也亦責之戚感服而退又有嫌壻貧餽重金求絕婚者公受之而呼兩造至諭餽者曰汝嫌壻貧吾今以此金與若壻壻不貧矣卒嫁之又有兩婦爭一兒甲曰我所生乙亦曰我所生詢之鄰右皆曰彼新徙來莫能辨也公陽怒曰罪在此兒命役投階下池中甲痛哭奔救乙植立而已公斷歸甲乙叩頭服罪又有貧人取怨於富家富家誣以罪牒請重治之公判其尾曰富家之體面固宜崇貧人之肌膚亦可念富者悟而止 公爲政務以德化民孝弟忠信之辭不絕於口久之案牘幾廢嘗作勸盜文略言汝曹一念之差遂至於此受盡苦楚然果痛悔前失縱伏法猶不至糊塗以死若幸獲恩赦從新做個好人更可成家立業遣役往獄中誦之盜爲痛哭失聲 公再起補靈壽縣同年友徐健庵念其無以自給以百金貽之先使人道意公辭健庵曰向吾不敢卽進者正憚其方嚴耳雖然必有以將吾意減至數金始笑而納之既而以事入都健庵

見公具述時相明珠仰慕意勸往投刺公謝以縣務殷繁未敢久羈越日健庵來則束裝行矣公由監察御史罷歸既卒會直隸江南缺學院廷臣擬名上聖祖特旨直隸著李光地去江南著陸隴其去旋知公已身故歎曰在廷如此等人不可多得矣公嗜味淡薄少壯時能飲酒不亂後以仲弟有酒過遂絕飲冀以化之未幾仲弟沒遂終身不飲族祖某翁喜吸煙草公貽書規之謂此草古所無明季始有之吳梅村以爲妖今之賢人君子無吸此者願舉而絕之無使後輩效尤也公嘗言人生處處要樹立一界限事事要斟酌一分寸又言欲學聖賢必自賤龍斷羞乞墦始又舉趙公繼鼎語告人曰做官以立心爲第一義事到不能兩全處甯失官無負心

### 張清恪公

儀封張清恪公伯行於康熙五十年以江蘇巡撫與總督噶禮互劾聖命祖遂寧張文端公鳴按其事張公擬噶禮降級留任而謂公應奪職贖徒上知其誣復公任而黜噶禮踰兩年公又劾布政使牟欽元藏匿通海盜姦民上復命張公審勘張

公奏公浮妄請解職嚴訊上不得已允之張公擬公罪大辟上命公來京召對時  
上言人要無私心方好公奏曰臣無私心上曰人無私心便是聖人了如何還有人  
怨爾奏曰仁者無私心而當於理臣雖無私心而所行未必當於理上又問如  
今講理學有人否奏曰臣鄉有冉覲祖字永光是遵程朱之學而不關陸王的  
上曰前輩何必關他奏曰論人品自當尊敬他論學術則不可不辨恐貽誤後人  
上首肯遂命在南書房行走旋授總督倉場侍郎後公而陳河務上曰汝所言之  
處或爲山所阻如何行水因取地圖指示之曰此非山乎公默然旁有滿洲大臣  
奏張伯行但記紙上陳言妄瀆聖聽上曰他所說有是有不是畢竟是他留心卽  
書亦是他看過豈爾等所及 公歷官所至不受餽遺惟在江蘇時無錫令送惠  
山泉受之旋開派民舟載送卽卻不受爲禮部尙書時以世宗追王先聖五代命  
往致祭受衍聖公闕里志一部著草一束 公爲巡撫有禁止餽送檄云一銖一  
黍民脂民膏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得一文身被一文之汙時傳誦之 公性至  
孝每考妣忌日輒閉戶飲泣不御酒肉至己生日亦思親不宴不樂



徐文定公

長白徐文定公元初與大學士明珠忤幾得禍及康熙末游擢至工部尚書雍正初署理大學士一日世宗語及廉親王胤禛貝子胤禔等不法事怒甚公徐曰諸王罪固多願皇上念手足之情待以不死上默然旋因事獲譴時上黜二人爵圈禁之改胤禛名阿其那胤禔名塞思黑近人或謂譯言狗豬今考清文鑑狗曰音德渾豬曰福勒堅又清文彙載阿其那乃最可厭惡之意不爲狗塞思黑無考以阿其那例之非豬可知至乾隆初高宗復二人名公游擢侍郎加尚書銜旣薨贈太傅特詔稱爲完人則公之孤忠受知人主者未嘗不深矣 公巡撫浙江割俸修萬松書院買田蓄書其中聖祖易名敷文其後朱文端公復整理之高宗頒武英殿所刊十三經廿四史於江寧鍾山書院蘇州紫陽書院敷文亦與焉及四庫全書編成旣建文淵文源文溯文津四閣收藏並命揚州大觀堂之文匯閣鎮江金山寺之文宗閣杭州聖因寺行宮之文瀾閣各藏一分而阮文達公撫浙日進七閣未錄書百種仁宗錫名委宛別藏副墨惟浙中有之兩浙人文由是與兩江

競盛

朱文端公

高安朱文端公賦九齡時往父執家其人問曰孺子能作文乎以學作破題對其人方築室因以鋸木命題公應聲曰送往迎來其所厚者薄矣在塾讀書師或招人飲公仍讀不輟師命饜夫遣以酒肉置諸案若無覩也稍長喜鈔名臣大儒之事其後所輯史傳三編實肇於此公撫浙時崇儉獎廉諭民嫁娶之禮里黨賓蜡燕會止五簋俱有常品浙人呼爲朱公席公嘗以病罷相寓京師煤市街屋僅數椽或往問疾見公起居飲食有寒士所不堪者架上一篋貯朝衣他無長物公平生於物無忤而臨事毅然不可撼世宗英斷臣下莫敢批鱗公未嘗嬖亵年羹堯之獄朝議其父遐齡當從坐皆畫諾矣公不署名上賁問公奏以子刑父非法也臣簿錄年氏家書遐齡訓其子甚嚴子不能從以陷於罪罪在子不在父上領之遐齡竟免諸王之變上怒甚欲貶斥其子爲奴公從容進曰爲奴加罪誠當但係仁皇帝之孫不審臣下孰敢奴之上竦然改容議遂寢太原孫文定公爲

檢討時上三奏曰親骨肉曰停捐納曰罷西兵語過激切上責掌院學士曰汝翰林乃容此狂生在旁徐曰此生雖狂然臣服其膽上良久大笑曰朕亦不能不服其膽卽召對授國子監司業公與族人書曰予何以贈族人於貧者曰勤曰儉於富者曰隨分周恤幾見有樂善好施而不長子孫者乎况族人其初固一人之身也凡人於父母祖父母沒則以不得侍養爲恨有及事高曾者又相與羨之至於五服之人多坐視其困而莫之惜甚而身享溫飽而親兄弟有飢且寒者吾以爲此人卽有父母祖父母高曾祖必不能養縱令能養而高曾祖父之子孫飢且寒高曾祖父食能下咽乎比聞吾鄉連年歉收族中枵腹者十之四五而倉庾陳朽閉而不發何其忍也夫飢民一日得米數勺可以不死計每歲一石可救一人今閉一石不發必有一人死者閉十百千石不發必有十百千人死者然則倉庾所積皆死人皮骨血肉也夫省一酒食可活幾人省一交際可活幾人省一簪珥衣被可活幾人以種種活人之物而糜於無用之地以爲豪舉是合數千百死人之皮骨血肉以爲豪舉也忍乎不忍乎且以活人者殺人罪孽深重必有奇禍

近者於其身遠必於子孫是不獨堆積死人之皮骨肉實堆積其身及子孫之奇禍也而况吾一本乎

### 閻百詩先生

太原閻百詩先生若貌如鄭康成畫像嘗輯陶弘景皇甫謐語題柱自警曰一物不知以爲深恥遭人而問少有寧日先生僑寓淮安會聖祖巡河至山陽詢績學之士淮安李公凱學士鑑以先生對宋牧仲尙書時撫江蘇亦稱其考據精核上欲召見以勘工未果既而世宗招而館之潛邸甚重之後以疾移外彌留時命子詠勿妄改遺著且言我家風樸素禮取其稱不可有絲毫過既卒世宗經紀其喪並輓以詩有三千里路爲予來之句

### 王九溪先生

寧鄉王九溪先生文於性理政事訓誥詞章天算地輿無所不究由御史辭歸主講嶽麓書院弟子最著者有湘潭羅慎齋典再傳爲歐陽坦齋厚皆繼此席當坦齋時高材生有李文恭星勞文毅崇唐恪慎鑑而曾文正胡文忠羅忠節左文襄

咸肄業焉所授自諸經正史外則及於通鑑通典通志文獻通攷大學衍義并補近思錄朱子語類讀史方輿紀要紀效新書與九溪所著考古源流咸豐後湖南人才之盛蓋基於此

### 江慎修先生

婺源江慎修先生永與其妹孿生先生小名龍其妹名鳳先生晚年常自笑曰吾親望我爲龍而豈知老於蠹邪先生天性和粹未嘗詈人其妹以子不肖邀先生訓之先生語之曰汝繼自今宜痛改前失否則不可爲人矣其妹惜所言太緩先生曰責之以不可爲人亦至切矣豈復有加於此者其甥感先生誠懇卒爲書士先生居鄉嘗稱春秋傳豐年補敗之義以語鄉人乃相與輸田輸穀立義倉行之數十年其而鄉不知有饑歲先生精天算能以巧思製儀器嘗作紙篋留聲寄遠其弟子戴東原震傳其法作渾天儀又以鐵輪管取水灌田云

### 汪雙池先生

婺源汪雙池先生垣學術精博不減江慎修顧慎修雖窮世猶知之先生則伏處

草茅雖慎修與同邑且未識其品詣既卒門人徐元遴上其書於學使大興朱竹君<sup>孫</sup>竹君乃爲立主紫陽書院與慎修同配食朱子先生娶婦江成婚時年三十有二矣江二十有八每自外歸呼江某娘江謹答曰先生歸邪居室三十餘年未嘗有惰容怒色

蔡文勤公

漳浦蔡文勤公<sup>世</sup>成進士出李文貞公門張清恪公撫閩又延之主講鼈峰書院故平生所學與二公同歸嘗顏所居曰二希謂學問不敢望朱子庶幾真希元事業不敢望諸葛公庶幾范希文也公官至禮部侍郎所得祿賜半以周族姻故舊妻子僅免飢寒家居時出必徒行道遠或策蹇驢或乘小車光緒中丁文誠公<sup>前</sup>自山東巡撫歸平遠有見其郊行者亦止坐二人竹橋先輩敬恭桑梓大率如此

鄂文端公

長白鄂文端公<sup>兩</sup>與吾邑張文和公同受世宗殊眷然所居皆湫隘上聞之賜公

小紅橋園文和澄懷園時上御下嚴肅無敢稍翫於法故會稽章實齋賦學文史通義謂雍正間居官大法小廉殆成風俗時勢然也 公節制雲貴命張制軍廣西征苗張詢方略公愀然曰老夫誤用人矣夫轉運糗糧繕治甲仗有不備者惟老夫是問至於兵機轉瞬變易惟在爲將者臨事處決安有預定而能勝人者哉張服其言 公於名流罔不結納鄆縣王澧川敬心高蹈不仕公於秦中新除大吏來或皇華過境必寄聲候起居嘗有蒲城進士應廷試公問澧川安否其人不能對公笑曰若不識關中儒者乃亦成進士邪長子剛烈公鄂安與雷翠庭副憲同直上書房嘗欲雷指其闕雷曰聲色貨利一無所染果決有擔當可爲君信但每見相國如春風風人君尙未至此耳剛烈以爲然 公工詩長於詠物嘗賦棗花中有句云林端暖愛初長日葉底香憐最小花 我朝自康熙中理密親王允禔由儲貳再廢遂不立太子世宗既卽位別定立嗣法將書名藏金匱中顧鍾愛第五子和親王弘而第四子高宗夙爲聖祖所奇嘗有此人異日福過於朕之論因猶疑不決乃以二篋一置玉印一枚一置明珠十顆賜二子使隨意祗領和親王取珠而

高宗受印上歎曰天也於是密定高宗爲嗣與聞其事者惟莊親王允果親王禮允  
大學士張文和公與公四人而已及晚年常命公宿禁中升遐日公獨受顧命由  
圓明園捧遺詔入禁城夜無馬騎羸而奔既奉高宗卽位處禁中七日乃出衆訝  
公袴有血痕就視之乃知爲羸所傷而公竟不覺也斯所謂社稷臣與

### 楊文定公

江陰楊文定公時名天性挺特不屈直南書房時聖祖出西洋三角算問公將附周  
江後公曰西洋洋誠密然與三聖人易不必比附一日又以後人所繪河圖洛書  
下問公閱畢奏云以臣觀之無佳處出爲直隸巡道值制府初度屬官僉朝服進  
將上壽公獨補服衆異之公曰吾以爲朝服非可輕用也衆無如何乃皆補服制  
府病屬官爲建醮誦佛經公獨否制府修大乘庵親詣上香邀公往公以非公事  
謝之凡八往返卒不往其後在總督任免職乾隆初召爲禮部尙書因鄂文端公  
開苗疆殺戮太甚疏請撤兵並勸文端改圖上從其言且永免苗賦黔人乃安  
公讀經以大義爲急李文貞公歎爲聖門法嗣且曰徐立齋韓元少文懿字懿相見必



問讀何異書入好讀異書便是大病故不如實實之純篤也 公嘗言論聖德以無名爲至論從政以不貪爲美

### 孫文定公

興縣孫文定公<sub>諱</sub>徒步游東南山水數千里所至必考風問俗以求施政之宜吾邑方恪敏公<sub>承</sub>少亦徧覽西北形勝故後所建議皆洞達治體焉 公立朝風節嶽嶽不回嘗以自是規高宗上不之怒顧於其奏事激切時輒曰汝又以古大臣面目對朕矣又嘗從容戒其好名厥後江西衛千總盧魯生僞爲公奏稟自乘輿以至朝貴歷詆之上下所在窮治於公一無所問公瞿然曰是何爲獨假我必我名心未盡有以致之今而後知吾君之明也因以八約自誠曰事君篤而不顯曰與人恭而不驕曰勢遠其所爭曰事止於能去曰功藏於無名曰言刪其無用曰以守獨避人曰以清費廉取

### 李穆堂侍郎

臨川李穆堂侍郎<sub>級</sub>少時家貧無貲買書乃借於鄰人翻閱後無不成誦及官翰

林庫中舊藏永樂大典公皆讀之同僚取架上所有抽以難公無不立對人以比  
張睢陽 世宗在潛邸時卽耽禪悅登極後公嘗以兵部侍郎獨對上問之曰聞  
汝讀書甚博則二氏諒所盡通公對曰臣向於藏經亦諦觀之然無甚補於天下  
國家上笑而頷之又數年錢唐沈端恪公近思以吏部侍郎亦獨對上以其少時嘗  
爲僧靈隱寺也復問之端恪對曰臣少年潦倒逃於禪幸得通籍方留心經世事  
以報國家豈復念及此亦知聖明天縱早悟大乘然萬幾爲重臣願皇上爲堯舜  
不願皇上爲釋迦上連頷之曰良是時公已罷官聞而歎曰君子哉開齋沈公也  
公立朝於大將軍年羹堯太保隆科多及鄂張兩相國皆無所附麗其後因於  
田文鏡幾死而不改操故郵縣全謝山祖附詩云申轅報罷董生默更復誰同汲  
直羣自分不求五鼎食何妨平揖大將軍 公與吾邑方望溪侍郎善一日閱望  
溪文見吾桐二字曰縣名桐者如桐鄉桐廬桐柏桐梓多矣今第曰桐誰知爲桐  
城邪望溪曰此以吾縣在春秋爲桐國耳公曰溯春秋事可曰桐若紀今事仍宜  
曰桐城望溪然之故集中多改桐城間有稱皖桐者嘉定錢竹汀大所記此事謂望

溪護前不肯改殊失考且穆堂類稿中有與望溪論經史古文各書其論周官書尾並附一跋云靈臯覆札云所駁數條皆至當不易所望於益友正如是耳地官呈教所破工必爲我發其疵病之伏藏者極知無暇而不得不爲是懇懇惟鑑之蓋方君子虛懷若此真古之學者也據此則兩公相與一不愧直諒一虛以受人豈如竹汀所云乎 公嘗言生平得力二語處境則居易以俟命處事則行法以俟命

### 陳文恭公

臨桂陳文恭公諱安嘗言是非審之於已毀譽聽之於人得失安之於命三者缺一不可又言學問須看勝我者境遇須看不如我者 公歷任封圻在雲南開銅礦立義學七百餘所并苗民教之在陝西教民植桑興蠶織種山薯防飢凡鑿井二萬八千八百有奇又造水車厚水在河南種隄柳無萬數在江蘇濬各支河並督民修塘堰故大學士張文和公諱允薦公自代謂能以民心爲己心視官事如家事云 公爲河督時既去任同官以前事獲罪公免議乃上疏自陳遂亦議處此可

見立心之毫髮不欺也 公嘗撰聯語云惜食惜衣豈爲惜財原惜福求名求利但須求己莫求人 我朝初設內三院大學士內三院者秘書院宏文院國史院也順治十五年改用殿閣爲號無定數康熙元年復用內三院制九年又用順治十五年制自是多用四人雍正七年以禮部尙書陳元龍左都御史尹秦爲額外大學士遂至六人後亦有號協辦者至乾隆十三年始定大學士滿漢各二人協辦大學士或一員或二員因人酌派然漢人爲協辦則自公始時乾隆二十九年也三十二年乃拜公東閣大學士嗣後除大學士外協辦亦滿漢並用爲額二而枚卜無不由協揆而普端揆矣 廷試新進士起於順治三年時一甲一名爲傅以漸至八年始令八旗子弟文義通者入順天府學合滿洲蒙古漢軍以三百人爲額是年鄉試取中百二十名九年廷試滿漢分榜漢狀元爲鄒忠倚滿狀元爲麻勒吉十二年漢狀元史大成滿狀元圖爾宸十四年停八旗考試康熙六年復故而與漢人同場不分滿漢榜自是滿人無狀元及同治四年崇綺始以蒙古人得大魁其由會元得狀元者自黃岡劉子壯外如韓莢彭定求王式丹陸肯堂彭

啟豐汪如洋皆江浙人而鄉會廷試皆第一者乾隆中有長洲錢棨後惟公會孫  
蓮史方伯昌於道光二年三年復繼其軌焉

### 傅文忠公

長白傅文忠公恆孝賢純皇后弟也督師金川時幕府參佐多軍機章京練達軍  
事故奏報情形聚米畫沙殆不足喻其承恩眷在此 公征緬甸以造船事奏請  
令八旗兵與綠營兵分任運木謫役高宗遣之特諭曰朕於滿漢臣民未嘗歧視  
况八旗兵與綠營同在行間何可不均其勞逸向來滿洲領兵大臣於勞辱事皆  
委綠營最爲惡習嗣後當永以傅恆爲法初雍正六年宗室有奏請京營武官參  
將以下千總以上應用滿人者世宗諭曰天之生人有善卽有不善惟當辨其可  
否不當論其爲滿爲漢也自我太祖高皇帝開國之初卽將滿漢並用蓋漢人固  
有不可用者而可用者亦多滿人固有可用者而不可用者亦多且滿洲人數本  
少若如所奏勢必不敷朕用人惟求有濟于國計民生善雖疏而必登惡雖近而  
必黜長治久安之道必由於此至乾隆元年舒文襄公爲御史因籌八旗生計奏

請關稅歸滿員監收高宗諭曰國家設關本爲稽姦究收稅特其一端若以滿人貧乏而差遺之是教之使貧矣朕方以廉潔訓臣工而可以謀利之見爲之導乎且滿人有廉正者未嘗不可用若專以屬之豈漢人皆不可信乎觀此可見我朝用人行政一秉大公視元人官制上自中書省下至郡縣親民之吏必以蒙古人爲之長而漢人南人貳之者迴不作矣

### 舒文襄公

長白舒文襄公德赫文定公徐元夢之孫也當高宗納準部阿睦爾撒納之降公奏言其不足信宜勿多與兵且質其妻子上切責之已而阿酋歸果叛致兩煩大兵始定又嘗請移火藥局於內城衆不喻其意及林清之變竟得其力

### 尹文端公

長白尹文端公善繼大學士尹秦子爲疆吏時聞高宗游近京各山草疏以諫謂國家危機多伏於昇平之日願皇上宵衣旰食未可馳驛觀山上濫詔嘉獎及乾隆末御製知過說深以興工作巡游自責仍及前奏以爲實獲我心公任封疆數

十年事至立斷然有疑必廣徵僚屬意見令駁已說既爲剖析仍令駁之必無可駁乃行曰慎勿以言出總督有所瞻徇也

### 劉文正公

諸城劉文正公勳統乾隆中作相能斷大事而性嚴正嘗有巡撫餽千金爲壽公告其僕曰我承乏政府豈須此汝歸白汝主可贈故舊之貧者又有貨郎夜求見公拒不納晨至政事堂呼而責之曰昏暮叩門賢者不爲汝有所啟蓋於衆前言之雖老夫過失亦可箴規也其人瞬喘而退 公直軍機處內侍傳賜食物謝恩祇領從不與交一言後高雲從案大臣多罹罪獨不及公 四庫全書館之啟由朱竹君學士條奏將永樂大典擇取繕寫各自爲書因有旨令各省採他書進時金壇于文襄公敏中主其事公獨謂非行政之要而徒爲煩此與同治中曾忠襄公刊王船山遺書其兄文正公謂非疆吏所急用意正同 公屢奉使遠出所挈惟二奴用驛馬不過數匹抵行館即使二奴居後解自處其前臥亦如之食畢呼奴食奴食退徹者乃入不使見一人有所需則州縣之承應者傳以出入焉時重臣出

使親信無有逾公者然未嘗於令甲外有所索也 公白奉極儉所服朝珠無值十金以上者嘗乙夜退直宿於翰林之西廳時方冬寒或假以被公見其華也辭焉坐而假寐或異之公徐吟杜詩曰錦鯨卷還客始覺心和平

### 阿文成公

長白阿文成公桂文勤公阿克敦之子也文勤與吾邑張文和公善文和嘗見公疾趨謂之曰子遠到之器當持以凝重君子不重則不威公終身誦之 公少侍文勤公側文勤忽顧問曰朝廷一旦用汝爲刑官治獄宜何如公對曰行法必當其罪罪一分與一分法罪十分與十分法無或輕重文勤大怒曰是子將敗我家遽索杖公叩頭謝文勤曰噫如汝言天下無全人矣罪十分治之五六已不能堪而可盡邪且一分之罪尙足問邪後公掌刑部於疑獄輒從輕比皆文勤貽謀也 公屢膺撻伐之任興將軍奎初以小校從公奇其貌與以副將筭命攻某寨卽日克之卒爲名將海壯武公閱察智勇冠時福文襄公康安出征必奏與偕然壯武茂視之非致敬盡禮輒託病不出生平惟敬公雖驅使罵詈聽命惟謹嘗告人曰近



日大臣中知兵者惟阿公一人予何敢不服餘皆懦夫使其秉鉞徒喪師殃民耳  
吾何爲之送死哉 乾隆四十六年河決青龍岡公奉命督辦有副將李榮吉者  
謂水勢方急宜緩圖公趣之往既合龍文武官并趨賀李獨不至召之則於壩上  
再拜使者曰爲榮吉謝公相壩實未穩固榮吉不敢離工恐至疏虞督土料追壓  
閱兩日竟不守公聞之馳至李已落水公令曰能生之者官擢三等兵吏賞千金  
未幾昇至公垂涕親去其濕衣以御賜黑狐端罩護之良久乃甦公遂自刻而薦  
李至明年工竣時謂李之膽誠誠未易及然公不肯屈才以怙過尤爲可法可師  
安南國王阮光平至京遣其臣餽土儀公取一二物使人出謂之曰中朝公相  
問陪臣好汝國王既誠心朝覲其寵賚皆出皇上體恤遠人之意莫謂中朝公相  
不識順逆二字也其臣汗流浹背出告人曰此誠宰相語 公每入朝先五鼓起  
坐直房待旦不假寐上登過侍者下簾公必起立垂手候鹵簿過始復坐其恭謹  
如此 我朝文官給養廉由雍正二年之提解耗羨歸公先是康熙六十一年川  
陝總督年羹堯曾欲提此以彌補各屬虧空聖祖諭斷不可行至是山西巡撫諾

岷以虧空太多復言及此河南巡撫田文鏡和之世宗雖允其議命於中酌給大小官養廉有餘則彌補虧空並有俟虧空漸清仍當酌減耗羨之諭乾隆元年高宗又諭耗羨可減不可增然行之既久有司終不免於原數外巧取乃知聖祖所慮之深遠也至武官養廉其在八旗者乾隆十年詔領侍衛內大臣給九百兩滿洲都統七百兩蒙古漢軍都統各六百兩副都統而下以次遞減各省提鎮等職則自康熙以來卽有空名坐糧雍正八年因定爲例提督八十分總兵六十分副將而下以次遞減又修製軍械有公費銀紅白各事有賞恤銀皆取給於內故當時綠營兵號六十四萬而缺額常六七萬及乾隆四十七年詔空名悉挑補實額乃別設養廉其公費賞卹亦別開銷國用每年因多二百數十萬時海內殷富當康熙中曾普免天下錢糧一次計乾隆中凡五次至是已經四次而戶部尙餘銀七千八百萬兩故高宗不惜散財以增兵力公獨憂之疏言國家經費驟加不覺其多歲支則難爲繼此項新添兵餉近三百萬統計二十餘年卽須用七千萬請除邊省外無庸概增上不從至嘉慶十九年仁宗親帑藏大紬思公言特詔裁汰

計各省裁兵一萬四千有奇道光中復裁二千有奇乾隆中一舉而加六萬五千嘉慶以後兩次裁兵僅一萬六千其難易不同如此咸豐中曾文正公嘗舉以告文宗以爲兵餉贏絀之一大轉關而服公之先見焉時粵匪猖獗綠營兵已不可用故文正更募楚勇以平東南募淮勇以平中原及光緒中或將綠營兵改練軍其末也又有編陸軍爲三十六鎮之議然未及成而遜位詔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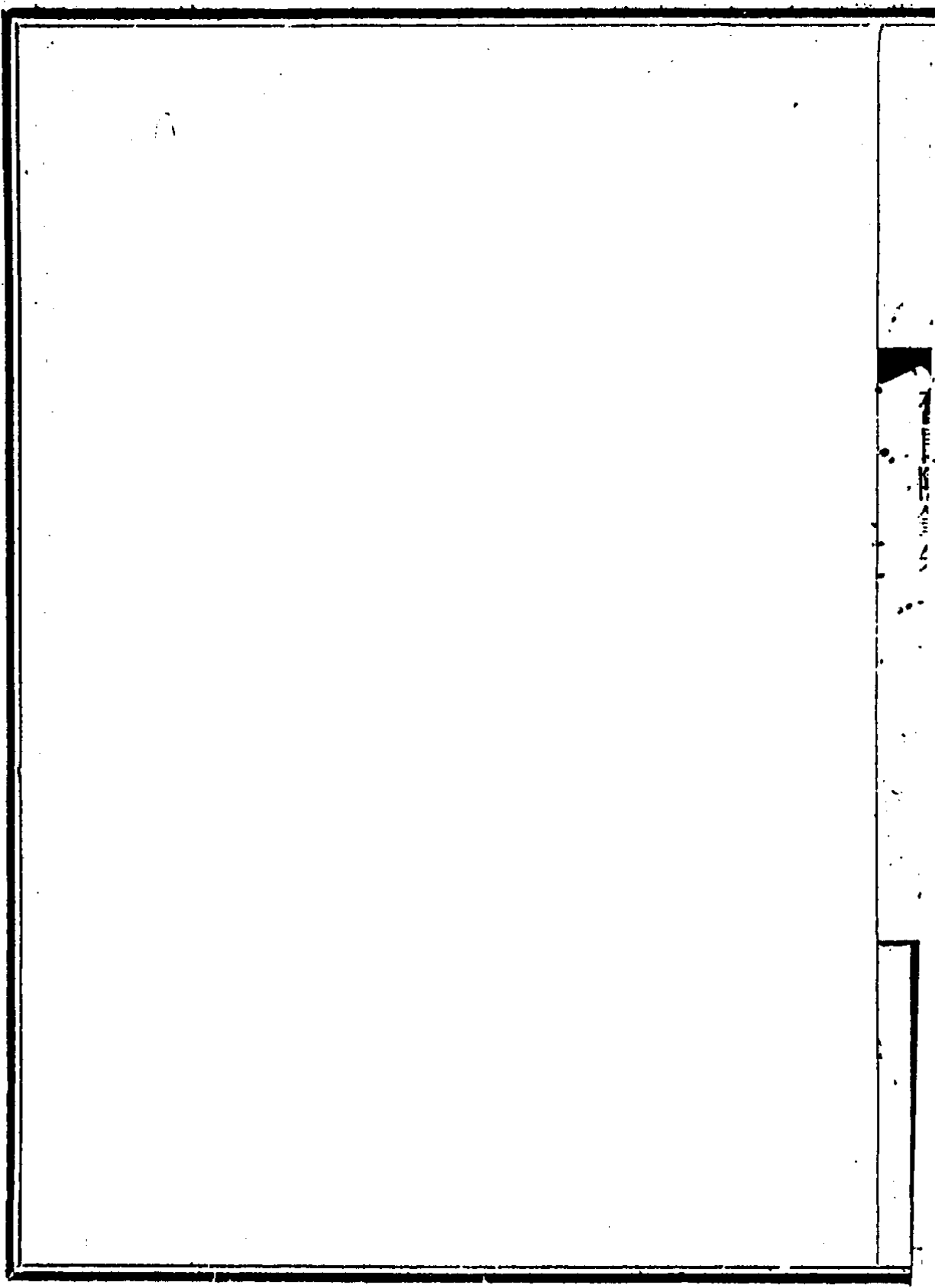
### 沈房仲先生

仁和沈房仲先生心椒園廉訪廷之兄也於海甯查他山慎行爲彌甥而他山又以孫女爲之繼室椒園居官有聲績先生以諸生終著有孤石山房詩集六卷四庫全書存目光緒中族裔祖緜求之不獲後得於京師冷攤中僅兩卷旋有王清臣者自濟南來京師攜有新城陳氏鈔本房仲詩選篇目相同據魯山木跋士語知爲吾家惜抱公所評定乃刊行之其詩長於近體如喜椒園歸家五律云犬吠夜初靜何來鴨嘴船得歸偕對月惜別恰經年詞賦非長策江湖嘆旅緣涼生茅屋底大被喜同眠詞意頗真朴至絕句如江行云高枕看山不計程陰陰綠樹畫眉

聲片雲欲雨猶未雨天外一峯忽晚晴和椒園春日郊居云野岸春蕪綠漸平  
絲新柳弄新晴鷓鴣小艇晚來出門外碧波如鏡明蓮塘云竹外連坡矮屋欹平  
沙水漲浸疎籬幾多烟景閒村落好在青山欲暮時白衲菴云殘桂香中一鳥鳴  
石樓曾此話無生看雲重向松根坐秋氣襲人衣袂清亦有唐人風味

黃仲則先生

武進黃仲則先生仁景平生落拓不遇獨以詩爲世所重嘗游京師大興朱竹君學  
士方謫官翰林竟力任先生全家食指時鎮洋畢秋帆尙書沅於客坐看所作知  
其貧也卽日贈以千金後畢公在陝西先生往謁復贈以二千金士大夫好士如  
此其風義亦可仰也



舊聞隨筆卷二

桐城姚永樸仲實

松文清公

蒙古松文清公<sub>錫</sub>在西域時以廉正率下科布多哈薩克諸部遣人來必見於內齋犒以酒食給以綸布且語之曰我大清所以立國者惟在忠孝二字汝輩慎勿忘用是邊人無不愛之其在西藏亦然 公篤於故舊與吾家惜抱公善先大父按察公少客粵東公一見歎爲國士及先曾祖醒庵公<sub>諱</sub>北歸贈金四百助行費其生平解囊於傾蓋不可勝舉嘗由外任入都大學士和珅因其貂裘做更製新者贈之明日仍著故裘詢之則以拯窮交又付質庫矣和珅不覺爲之歎息 公叔父性嚴厲客至輒奴使之時公已居九列矣來者惶悚不安公顧怡然趨走於前或爲之不平公曰子無然叔父如父倫常所在何可違也 公善爲擘窠書尤好作大虎字一筆寫成有疇瘡者懸之輒瘥故世謂能驅瘡鬼焉

錢南園通副

昆明錢南園通副以劾大學士和珅直聲震天下其內行尤篤有弟三季早世恤其婦惟恐不得所得俸與諸弟共之終身無一錢之私公督學湖南每按臨各郡縣試畢必進諸生告以經義及詩文佳劣有字體謬誤及音韻失諧者輒面斥或親責其掌然獎勵亦至嘗一見武陵趙文恪公歎爲人英見安化陶文毅公亦然故興起者衆士皆畏而愛之公在湖南吳江陸朗夫中丞以薦雨得熱疾卒代者至值生日將舉觴聞者請餽公曰前巡撫方以死勤事今遽稱慶邪令餽燭二椀菹數斤代者懼而止公詩文蒼古書法肖顏魯公善畫馬風鬃霧鬣筋骨顯露望而知爲嚴凝之氣所特鍾云

### 董文恭公

嘉慶初仁宗受內禪而高宗猶訓政嘗欲召大興朱文正公入相仁宗因舊學賀以詩和珅竊藁呈高宗以爲市恩也高宗不悅語富陽董文恭公公叩頭曰願大上皇帝慎密無洩此言於左右高宗大悟徐曰嗣皇帝仁孝得卿輔之朕復何憂故當時雖停朱公內召之命而兩宮得無猜嫌者公調護之力也林清之變

仁宗方往熱河途次聞警遲回之敢歸以公力請乃返都人心大定事平命公治餘黨公曰燒香祈福愚民無知事所常有惟從逆者不可貸上然之所全活甚衆公丁邴太夫人憂已六旬矣扶櫬歸日行數十里未嘗以輿馬代步既守制在籍一日有巨紳來謁亦以憂歸者車馬僕從甚盛道遇二人昇肩輿一老僕從之詢之卽公也大慚以漸斥儀從去及公門無幾存者 公同郡陳戶部本病革託遺孤甫數齡公爲延師教之既長復爲婚娶有鄭比部者嘗同朝既卒其子踵門求助言公會受業於比部公曰我無此事然鄭公亦鄉先輩也其子可不恤乎厚贈之去 公繼娶秦夫人父雄褒爲禮部郎綠事遣戍及秦夫人卒高宗以公故釋歸雄褒詣公謝公曰此恩出自上且上命回籍入都何爲竟不見其謹如此

### 王文端公

韓城王文端公杰爲軍機大臣時和珅勢方薰灼公坐必與之遠和珅就而與之言亦漫應之一日和珅執公手歎其紋佳公徐笑曰王杰手雖好但不會耍錢耳和珅赧然退海寧陳宛青漢公門下士也夙精醫和珅有疾召之因咨於公公曰



此奸人也汝往必藥殺之不然勿見我陳遂謝不往和珅銜之緣事竟貶陳官

公託友爲女相攸其人曰今有一人遲將爲他人所得公問爲誰曰朱石君之子斷絃矣公曰石君前輩有盛德後必昌君其爲我謀之其人果言於文正文正以議之驟也大奇之既聞出公意頗感相知之雅曰姑俟期年後可也明年遂問名焉公致政歸仁宗賜詩有直道一身立廊廟清風兩袖返韓城之句世多誦之然考朱文正公薨上輓以詩云半生惟獨宿一世不談錢董文恭公薨亦輓以詩云但有詩書宜子弟絕無計畫到田園當時士大夫清風亮節讀宸章可想見也又武進劉文定公給官至大學士子青垣字繼爲卿貳而家無餘貲其鄉人洪稚存編修寄以詩云卿相兩傳久田廬一寸無

### 朱文正公

大興朱文正公珪與獻縣紀文達公同乾隆十二年鄉試榜主試爲阿文勤劉文正兩公初擬公首卷既因文達二場文較麗定爲第一置公第六明年公捷南宮文達遲至十九年復與公兄竹君學士同榜然文達殊輕公不爲之下後公臥病

文達來視見所爲文大服以爲向不知君吾誤矣自是交益親嘗謂公曰吾今而後心悅誠服雖背君不肯道一不字公笑曰何前疑而後然邪 公於嘉慶初以和珅讒於高宗停入相之召旋復由粵督降補皖撫或與公談及之公曰彼愚極矣曰在禍中而不知若吾居內或猶可未減耳及仁宗親政和珅賜自盡而召公入都公見上謂和珅死國法已伸人心已鑒宜體孔子無改之意稍宏文王不孥之恩於是詔和珅家產應歸和孝公主者皆給還待額駙如舊或曰公非以德報怨乎公曰彼之死宜也然上皇新棄羣臣上待公主從厚亦宜也吾惟引上酌情理之平耳他何容心焉 公在戶部凡遇外省議加耗米加鹽價輒予駁斥或曰如國用不足何公曰吾昔聞湯文正公撫吳有司報湖蕩蕩芟欲徵稅公駁還吏曰此例也公曰例自人作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惠且蕩芟不歲熟一報部卽爲永額欲去之得乎常歎其心爲至仁夫稅薄則人安人安則事簡事簡則費寡易言損上益下民說無疆書言民爲邦本本固邦寧義正如此奈何自我行苛政乎公承宣數省凡平餘銀悉不取撫安徽裁蕪湖南關陋規閩省洋關陋規事發

欽使泄治惟公未受一錢及位登台輔天下益仰其清德薨之日臥處僅一布被  
布褥其別舍殘書數篋而已 公典會試所取如蕭山湯文端高郵王文簡金匱  
孫文靖爾歸安姚文僖文田歙縣鮑侍郎桂星樓霞郝蘭峯懿武進張皋聞輩皆知名  
之士嘗夜半得全椒吳山尊學士孫卷披讀久之曰吾知其人矣阮文達時爲副  
總裁公往叩其扉秉燭共閱曰其佳在某處老夫眼力倦君代爲書此必山尊文  
也撒彌對果然 公寡嗜欲終身無姬侍晚讀道書號盤陀居士吾家惜抱公戲  
貽以書曰爾佞佛公好道殆各占其一邪

### 劉文清公

諸城劉文清公塋文正公之子也初爲外吏聽斷明審人以此包龍圖及登台輔  
值和珅當國以奢華導後生凡翰苑部曹莫不以與服美麗自喜公故著敝衣衾  
袵班聯中曰吾自視無一宜於時者乃能備位政府不致隕越者何也寄語郎署  
諸公亦可以悟矣於是風氣稍變 禮親王昭璉嘗舉諸書中隱僻事問朱文正  
公文正不答已而告公公曰君爲宗藩宜留心朝廷典章及時務所急以備諮詢

何必以淹博爲豪宜朱公之不答也禮邸退而歎曰此真老成之言 公少喜作字父文正公嘗以筆法自詡嘉興錢文端公稟謂曰君無然會看賢郎跨竈耳後公書名果滿天下

### 翁覃溪學士

大興翁覃溪學士方長於書法而小字尤工明萬歷中龍溪李羲民必嘗縮臨褚本蘭亭序細若蠅頭勒石萬松山房公取定武落水本審定四十餘處更書之風神不失毫釐世傳公於每歲元旦必用西瓜子仁書四楷字五十後曰萬壽無疆六十後曰天子萬年七十後曰天下太平或曰公每於一粒胡麻上作一片冰心在玉壺七字可謂神技矣 曹文正公嘗以詩就正於公公因其但館閣體未爲佳塗改不稍恕俟別錄出始加墨焉時文正已大貴矣人謂公與人之忠文正虛心服善皆不可及

### 紀文達公

獻縣紀文達公平生未嘗著書或以爲言公曰吾自校理秘書縱觀古今著述

知作者固已大備後之人竭其心思才力要不出古人之範圍其自謂過之者皆不知量之甚者也 公善解紛仁宗嘗以實錄館甄叙過優詢之公徐曰臣服官數十年無敢以苞苴進者惟戚友情臣爲其先人題主或銘墓雖厚幣必受上輒然曰然則朕爲先帝推恩有何不可又以考試差有宣布前列詩句姓名者見詢公頓首曰如臣卽洩漏者問何故曰書生習氣見佳作必吟哦或記其句出而欲訪爲何人手筆卽不免洩漏矣上含笑事遂寢 公以扈從道出古北口見旅店題壁一詩有句云一水漲喧人語外萬山青到馬蹏前奇賞之後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得遼東朱子穎純孝既來謁投詩爲贊是聯在焉及公出督岡學嚴江舟中賦詩云山色空濛淡似煙參差綠到大江邊斜陽流水推篷望處處隨人欲上船語子穎曰此首實從萬山句脫胎也先輩虛心不沒人之長如此 公嘗作一聯自詠云浮沈宦海如鷗鳥生死書叢似蠹魚因在直廬語同官曰吾身後諸公以此見輓何如劉文清公曰上句殊不類君若以輓陸耳山錫乃確當耳越三日而陸訃音至人咸奇之

阮文達公

儀徵阮文達公元在翰林日會高宗太考翰詹詩題爲眼鏡公有句云眸瞭何須此瞳重豈賴他縱教千里澈終覺一層多上大賞之親擢第一授少詹事受知由此始公督學山東以新城王文簡公墓無神道碑爲書而立之移任浙江以秀水朱竹垞檢討休曝書亭廢爲之重建舊有嚴太史孫扁仍懸於中其江都汪檢討楫所書竹垞集杜句楹帖云會須上番看成竹何處老翁來賦詩聯木已無更書柱間范氏天一閣藏書龐雜無序公手訂體例遴范氏子弟能文者分日編成書目屬鄞縣令給筆札焉公督浙學關請經精舍於孤山釐集通經學古者肄業兼使輯經籍纂請以武進臧在東堂和貴堂總其事時有購說文於蘇州者不可得詢之賈人則曰悉販往浙江矣公求精天文算法之士得臨海洪頤煊震煊兄弟歸安丁傳經授經兄弟錢塘范景福海鹽陳春華而以臨海周治平爲最治平拙於時藝久屈童子試公特拔入學有詩云中法原居四法先何人能測九重天誰知處士巾山下獨閉空齋畫大園公巡撫浙江剋寇海上而金華衢州嚴

州三府遭水患急請帑以賑作詩云金穀三十萬胥吏伺爲奸察之苟不密何異  
官貪頑既而水退民補栽禾大熟有一莖三四穗者衆請入奏不許旋復請帑賑  
杭州嘉興湖州水患杭州關吏暴甚商旅苦之公出示嚴禁浙江貢院公題聯云  
下筆千言正桂子香時槐花黃後出門一笑看西湖月滿東海潮來及鄉試日爲  
監臨搜檢官以士子懷挾文字進公取視之曰此舊帳簿也安所用之其人退公  
謂寮屬曰士子入闈能帶文字不能帶福命國家功令不得不嚴吾輩當體聖主  
作人之意以愛養爲先何可苛求邪 公創辦學海堂於粵東止設學長不延院  
長學長缺則擇諸生學優者補之歲費除購書外不過數百金故不獨可杜要津  
挾薦游客請託且來肄業者大抵皆苦志之士也 公節制兩粵以生辰避客山  
寺見南海譚玉生題壁詩奇之時玉生方應童子試公歸告南海令曰君治下  
有譚姓童子詩文甚佳能高列否令請名公曰我告汝是爲人關說也汝自捫索  
可耳令乃盡取譚姓試卷閱之果得玉生遂以縣試第一入泮公課之學海堂後  
以舉人官教授爲士矜式者數十年 我朝當順治康熙中詆毀理學者有二派

一爲蕭山毛大可奇吳江朱愚庵始陳長發源以考誦鳴者也一爲博野顏習齋

元蠡縣李剛主珠以道術鳴者也幸聖祖尊崇朱子羣論始戢及乾隆嘉慶中考

據之風彌盛就其中善者頗能爲宋賢拾遺補闕而破碎害道者多時以公及紀文達公爲之魁紀承修四庫全書提要於中曲加詆排公編皇清經解凡本宋學爲說者一字不錄故香山朱子勦譏其偏謂紀文達漢學之前茅阮文達則後勁也百年以來聰明魁異之士多錮於斯矣嗚呼此天下所以罕人才也然公持論較紀稍平吾邑方植之先生東在幕中著漢學商兌力言專談考據之非公見之曰此書足信今傳後初不以異趣爲忤也考江慎修嘗注近思錄汪雙池亦有讀近思錄一卷翁覃溪每見後進必使看近思錄上海陸耳山與紀同爲四庫提要總纂晚年臥病有訪之者見枕畔惟近思錄一冊因詢之陸曰吾自讀此書乃知天壤間自有正路也悔之晚矣漢陽劉椒雲傳臨卒以近思錄寄門人曰此入聖階梯也無錫秦璞刻九經嘗有見武進莊氏所藏原本者言未附朱子小學高郵王懷祖承父文肅公安之教束身規矩中其教子必先使讀小學長乃授以經義



金壇段茂堂之父莘得明經世教子亦有義方茂堂復受知學使博野尹元孚  
尹授以無錫高紫超志所注小學遂究心焉嘗曰漢儒小學六藝之一也朱子小  
學蒙養之全功也嘉興錢警石吉自其曾祖文端公以來世重倫紀警石與從兄  
衍石儀齊名亦嘗曰字體訓詁者漢儒之小學也曲禮少儀者宋儒之小學也一  
爲文之原一爲人之本皆該於古人小學中而宋儒所守於道爲尊惟戴東原生  
朱子之鄉而詆朱子至取孔孟書中心性仁義之文一切變更舊訓以難之然晚  
年病中自悔謂平生所記皆茫如隔世今而後知義理之學可以養心綜而觀之  
可見濂洛關閩之學實本諸人心之所同然而未可遽易矣

### 程春海侍郎

歙縣程春海侍郎

恩

以父蘭翹學士

恩

喜藏書故少即博覽詳記且精術數嘗言

道光十五年木火同度當有火災其典試粵東也事竣諸名士餞於白雲山雲泉  
仙館酒酣公慨然曰國家今日盛極矣然二十年後當有亂且徧天下時曾拔貢  
劉聞之不覺鬱抑公笑曰子無爲杞人憂吾與子不及見矣隨諦祝坐中人曰及

見者其惟譚玉生乎後言皆驗 遵義鄭子尹公門下士也公嘗詔之曰爲學不先識字何以讀三代秦漢之書乎子尹究心聲音訓詁此言實啟之然公雖博覽載籍而持身極嚴上元梅伯言嘗爲人有所屬託公覆書曰吾子而有是言豈恩澤生平有不見信於深友者乎不然則子受給也伯言每述於人以爲公之異於人不獨在文學云

### 戴文端公

我朝初沿明制機務出納由內閣其尤重大者下議政大臣雍正七年世宗以內閣在太和門外曝值者多虞洩漏始設軍機處於隆宗門內以鄂文端公張文和公爲軍機大臣職掌在擬諭旨凡明發諭旨皆下內閣以次及於部科若指授兵略誥誡臣工及查核刑政之失當者爲寄信上諭謂之廷寄密封交兵部馳遞自立軍機處內閣任遂輕必大學士兼領軍機乃可謂之當國若大庾戴文端公字衛以內閣中書入直軍機處授修撰後仍留游擢尙書入閣充軍機大臣在樞廷凡三十餘年尤前此所未有也及咸豐十年英法聯軍入都旣議款文文忠公奏設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軍機之權始分光緒三十二年拳匪滋事各國兵復入都既議款預備立憲更定官制以外務部代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然軍機處猶存至宣統三年組織新內閣設總理大臣乃裁 公朝退四坐皆士大夫言人人殊公不置可否而朝廷設施有見之數月數歲後者大抵採諸人所論議也 公季父可亭相國均通籍在公前而柄政在公後公之奉命審度河工也可亭相國方以疾家居仁宗諭使事畢可一歸省叔父故公紀恩詩有句云此去竹林勤問訊親傳天語到柴門及公薨上復給可亭相國假一月爲治喪焉

### 額忠毅公

嘉慶初川陝湖教匪之平以長白忠毅公額勒登保壯果公德楞泰之力忠毅嘗言我兵條條生路惟拚命進戰是一死路賊條條死路惟拚命進戰是一生路欲以我之長攻彼之短惟有出其不意攻其不備之一法真討寇名言也忠毅操守廉行軍亦有紀律顧殺戮慘於壯果壯果除臨陣外輒戒妄殺脅從者多宥之嘗曰皇上命我等帶兵來以救民也苟非真賊可恣意誅之邪忠毅無子而壯果後

嗣昌盛蓋有由來矣

楊忠武公

崇慶楊忠武公春遇髯長尺餘臨陣結爲辮提刀陷陣入所向披靡故時以髯稱公後陞見宣宗聞其述戰時鎗礮碎翎頂或穿袍袴而未嘗受絲毫傷命至座旁以手拂其髯歎爲福將公總督陝甘時語監司曰吾武人上遣之來爲練兵計耳公等於吏治民生宜加意庶幾匡我不逮一日赴某監司宴笑曰吾與君等食殊不快試取一盃來納肴於中須臾而盡復笑曰得無以我爲饕餮邪公所至必以訓練爲急將弁或苦之公諭曰我馳驅數十年豈不欲暫就逸豫但久歷戰陣見技藝嫻熟者便殺賊立功致身通顯生疏者徒殞軀命今日勤勞正爲汝等異日計也衆乃悅凡公麾下兵多成勁旅以此公自回疆凱旋兵初過州縣橫甚有毆知事者公聞之親坐堂皇捫責帶兵官各四十斬毆官者以徇兵後無敢譁伊薩克素強以助平張格爾功加郡王銜道光十一年入朝從行者衆所經回疆諸伯克供張甚盛比入關各府縣白公將迎諸郊公曰無庸俟至蘭州以令箭

招之乃單騎從數人來公召入署而身坐齋中伊薩克及門雙足跪摘冠叩頭公扶之起命坐語移時忽掀髯曰吾老矣較在回疆時奚若曰更健公曰汝亦鬚髮加白吾輩受太皇帝厚恩當及時力圖報稱伊薩克叩頭曰謹受教公又曰大皇帝念汝宜速行伊薩克出汗流浹體公命布政使以外藩禮禮之明日竟滅騶從去

### 楊勤勇公

松桃楊勤勇公考嘗曰行軍以愛民爲上殺敵次之蓋吾之所以殺敵者以虐民耳若吾先虐民是亦民敵矣何取於殺敵况不能殺敵而徒虐民是使民進受敵之虐退復爲吾所虐也民何能堪哉時服其論

### 羅壯勇公

東鄉羅壯勇公舉以鄉兵討川陝湖教匪屢立功其後與湖廣總督盧敏肅公坤同勦永州苗趙金瓏將就擒矣會宣宗以尙書宗室禧恩爲大臣督師未至衆議待之公曰圍久師怠賊必遁不聽一戰殲賊禧恩至大怒公面折之曰諸公貴人

多顧忌思舉一無賴耳受國厚恩至提督惟以死報不知其他其剛毅不撓如此公於仁宗時入覲上問兵何由精對曰將良兵自精及宣宗時復入覲上問賞罰何由明對曰進一步卽賞退一步卽誅皆稱旨

孫淵如先生

陽湖孫淵如先生

星衍

與同邑洪稚存爲總角交乾隆中相繼以一甲二名成進士

時和珅當國士多出其門兩人獨不與往來會先生散館賦中用史記匆匆如畏語和珅指爲別字抑置二等舊例鼎甲改部可奏請留館否則亦得員外郎和珅欲先生面謁竟不往遂以主事分刑部出爲兗沂曹濟道而歸稚存留館後嘉慶中以言事謫戍伊犁踰年放還當稚存上書成親王也語稍激切或謂時政得失無與詞臣事吾家惜抱公深不以爲然文集中翰林論蓋爲稚存作也

段茂堂先生

金壇段茂堂先生

五親

以經術說文爲世所推據其外孫龔定庵自珍集稱先生年七

十喪親哀慕如孺子八十祭先未嘗不哭泣平生讀書必危坐凡坐臥有尺寸無

或失焉則天姓之篤操行之嚴亦過人遠矣又武進臧和貴爲玉林先生琳之孫持父喪白衣冠而處不與人見

### 王懷祖先生

高郵王懷祖先生念孫愛士若渴由永定河道罷歸晚歲子文簡公貴迎居京邸一日長洲陳碩甫奕來謁時先生病臥不與世周旋久矣見其刺瞿然曰是吾友段君高足也急令僕扶之起由內寢至堂未覩其面卽大呼陳先生且曰自茂堂亡天下讀書種子幾絕幸君繼起如見故友願訂忘年交談論良久乃聽之去自是碩甫每至先生所徑入臥室喬樞著術如家人然

### 張皋聞先生

嘉慶中朱文正公爲相嘗言天子當以寬大得民武進張皋聞先生惠時爲編修爭之曰國家承平百餘年吏民習於寬大故奸孽萌芽其間宜大伸賞罰以肅內外之政文正言天子當優容大臣先生曰當進內治官府外治疆場者先生固文正門下士也先生初喜爲駢體文後與吾邑王悔生先生灼交悔生見其黃山

賦而善之因告以劉海峯先生之說先生從事古文由此始

### 曹文正公

歙縣曹文正公以在宣宗朝受知最深曹氏故以鹽莢起家至是業未廢兩江總督陶文毅公欲行淮北票以公爲座師改票後舊商首受損用此遲疑乃致啟探其意公復書曰淮北鹽務之做極矣吾子有所見何不急行之如有困難老夫當從中主持老夫行年七十何能更爲子孫作家計且天下寧有餓死之宰相家乎陶公得書意乃決其後中外沮撓上意卒不動公之力爲多 宣宗嘗大考翰詹以左思詠史詩巢林棲一枝命題衆多不得解上閱之不快曰詞臣何不學乃爾公時在側上曰若知之乎對曰不知也上曰若尙不知於彼何尤遂不加譴責公出語同官並誦原詩不譌一字或問何以在上前言不知公笑曰知此何足道不知亦無大失炫已損人吾不爲也

### 汪文端公

山陽汪文端公珍爲督學日嘗臥病或省之見室惟一榻帷帳蕭然因曰君不虞



布被之譏乎公樊曰公孫氏之失在排董江都耳今但當以妨賢爲戒奈何避布被之嫌而自陷於奢侈耶 公於學無所不窺十三經注疏皆能闡誦阮文達嘗勸之著書公曰六經之奧昔人已先我言之豈敢復以長語相溷哉但讀書所以析義要歸於中有所主而已 公歷任江蘇安徽江西諸省學政訓士云古人言士者事也任事之稱也又曰通古今辨然否謂之士惟然故爲四民首今自公卿至一命皆以讀書人爲之若不以有體有用之學自勵何以符其實 公嘗言省事寧人乃爲治第一義然苟且縱弛以釀禍端與愷悌優游以養元氣實有毫釐千里之分此不可不深察而明辨之也

### 王文簡公

高郵王文簡公之引迎養父懷祖先生於京邸以考訂經義承歡懷祖先生重宴鹿鳴公撰杖侍側都人士豔稱之年近七十爲禮部尙書懷祖先生猶在及丁憂服闋再長工部未久而公亦薨矣故終身皆爲子之年 公視學河南捐俸購十三經注疏百餘部分貯各屬學宮以教士其平居訓子弟常使觀陳文恭公五種遺

規

董文恪公

上元董文恪公增教為四川布政使時以俗侈力矯之務為儉約每公宴誠不用優伶總督勒文襄公保招公飲至門已通刺矣聞音樂聲即返勒公為撤樂乃復至飲盡歡風尚為一變 公嘗言人不可作無益事不可為無益語不可用無益錢又曰刻於己為儉儉於人為刻人知儉與刻之分庶可以无咎矣

趙文恪公

武陵趙文恪公慎母王太夫人喜施與公在京師遇天寒雨雪必攜錢若干緡出散給貧民既盡而歸述於太夫人前以為樂太夫人逢歉歲輒糶曰吾幸衣食粗足如飢者何故公撫粵西創預備倉捐銀萬二千令買穀積貯又以千金發典生息為倉歲費其於本邑亦為籌款建倉皆承太夫人志也 廣西梧潯二關羨餘舊許巡撫動用公至歎曰吾家賴慈母悌弟經營先人餘業子孫不乏衣食身為大臣復取盈焉將安用之以其歎悉充地方公用 公官終雲貴總督所至有

惠政顧不自滿假顏其室曰省愆佩一玉章曰養心戒性

戴紫垣尙書

大興戴紫垣尙書聯自少未嘗衣綺貴後燕居乃一縑袍曰秀才時服不可棄每食盤蔬箸肉或疑其矯公曰仕宦者莫不欲有守而或改操華靡累之也惟不受華靡之樂乃不覺淡薄之苦以存吾廉不亦可乎

蔣礪堂相國

襄平蔣礪堂相國鉅喜汲引賢才所薦達者如善化唐公仲冕淑浦嚴公如煜廣順劉公清及趙文恪陶文毅林文忠鄧制軍其尤著者也故文忠論嘉慶道光中名臣各有褒貶獨於公推服甚至謂以人事君之美已弗能及焉 公熟於春秋左傳凡卿大夫氏族源流分合能條舉無譌與人一面或曾接一言無問貴賤隔數十年記憶不爽人寄書牘過目不忘 公嘗言入人家觀几榻位置可驗興衰又言兄弟間恩重望奢使榮悴不同更易生隙况妻子媼姪奴僕復從而搆之乎是在處悴者知人生各有定分近者吾妒之遠者能悉妒之邪處榮者又須知祖

考積德累功已受其報烏忍使同氣向隅如此則和氣集乖氣自消而爲人私戚者亦必導姑姊妹女子子以大義庶幾愛之有道不致抱薪救火坐視其燎原也

### 陶文毅公

安化陶文毅公潛爲諸生日喜讀經世之書或曰君不治舉業一身凍餒不足惜如蒼生何公曰所貴於士者在能轉移世運耳試觀西漢末以符命頌新莽者衆矣迨東漢崇尚氣節而一變五季倫紀尤蕩然迨宋儒砥行立名而又一變其始倡之者不過一二人而和者徧於函夏故風俗之美惡悉視吾輩少年之趨向何如在朝在野各盡覺世牖民之責固無俟策仕而後可以有爲也後公通籍歷任封圻而勲業之成實基於此 公所居庭前有石方且平出入履之常惕然自省曰安得使我心如石邪夫修身治事果能以平正爲權衡則宰天下不難矣因署其室曰印心石屋及督兩江時陛見宣宗與語奏及之上書額以賜故後公以修墓乞假歸道出醴陵左文襄公方爲山長爲邑令書聯行臺云春殿語從容萬里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千子弟翹首公歸公見之驚異既知出文襄筆延

與相見歎曰子他日必爲國柱石竟折行輩與結姻且託以子焉 公爲安徽布政使以事陞見論某官不法事聲色俱厲鬚髯翕張宣宗疑之時金匱孫文靖公準爲安徽巡撫上密諭察公爲人且戒以勿爲所愚文靖具疏力言公賢上意乃解公獲展所學實文靖扶植之力也 安徽故無通志國初江南左布政使寄治江寧安徽巡撫以操江駐節池州安慶不爲行省康熙中始移鎮安慶左布政使亦改爲安徽布政使而使司猶在江寧乾隆中始移安慶故雍正七年詔各行省纂修通志而安徽猶統於江南不別爲志道光初公撫皖乃創爲之 公爲督撫所踐皆煩劇之區於事必親決自章奏以至簡牘不以屬人人亦無能代爲之者有暇作字片刻十餘幅曰吾豈欲名一藝聊以習勤耳

### 林文忠公

侯官林文忠公徐少計偕入都取道潞河問漕船到者已幾號或以爲非應試者所急公歎曰士人何事不常留心豈可以無其責而漠然置之邪 公有手書巡河日記十餘紙蓋爲江蘇巡撫時微行至鹽城查皮岔河所錄也不特於河務考

纂詳而凡官吏之賢否民生之苦樂無不從田夫野老切實諮詢且不肯偏信一人之言每問必至再三昔程春海侍郎贈公楹帖曰爲政如作真書綿密無間愛人若保赤子體會入微卽此可見矣 公以禁鴉片煙事爲大學士穆彰阿所排遣戍伊犁王文恪公方因河決開封出視工疏留公督辦歲暮而龍未合販糶料者昂其價至斤三百餘文時國用方絀公爲畫策出示停工不買糶越旬日復示以販者淹留良苦許別開子廠收儲備來春用於是糶價斗跌至斤十六文省帑金無算工乃得竣 公之督滇也值回民與漢民搆釁先是漢民恃官吏常虐回民回民不勝其忿遂殺漢民爲亂迨大兵至回民復被屠戮仇愈結而怨愈深及公治其事以只分良莠不分漢回爲宗旨回民讀告示皆流涕亂遂平將歸告僚屬曰馭邊者公勤仁明威少一不可守令能公勤則小釁可弭大吏能仁明威則衆必自服經此次創艾不過維持十年過此非所知矣迨咸豐七八年滇患復熾悉如所料 自明以來泰西人入吾國或談其疆域風俗乾隆中雖著錄四庫然不過視若鄒衍之談海外而已及公在粵乃購諸國新聞紙並其紀載譯爲四洲

志其後海國圖志寰瀛志略等書繼出迄於今諸使臣及游學者所記益翔實矣而啟之者公也 公在西域嘗自誦曰苟利社稷生死以豈因禍福趨避之又嘗書聯語於座側曰坦白須慎密明敏戒鋒鋷 公晚年爲三子析產各得錢六千串以當時銀價折算尙不及萬金曾文正公嘗告其弟謂作督撫二十年所餘僅此真不易及

### 湯文端公

蕭山湯文端公金天性純孝年五十封翁猶命同牀臥起曰吾以爲十歲兒也公以薦林文忠公忤宣宗旨由協揆降補光祿寺卿旋致仕閉門鈔經每日以二百字爲率凡鈔論語大學中庸爾雅禮記毛詩尙書周易孝經孟子左氏傳尤好抑戒之詩寫至數百過疾作乃止

### 王文恪公

蒲城王文恪公之暴薨也以大學士穆彰阿排林文忠公致海氛益熾懷劾疏衣中冀以尸諫爲穆黨所覺以危言恐其子竟易疏以聞然公固爲宣宗所重既詔

入賢良祠及本籍以祀鄉賢請上不下其疏於禮部特旨允之曰如王鼎者何待  
議邪 道光二十一年公督辦河工初至司供給者以燕窩進公曰飢取充腹食  
此何爲無怪人言河員之侈也時方冬令諸視工者皆服紫貂捨猴公年逾七十  
羊裘而已每日辰初卽至河干坐胡牀督工申刻見火歸寓非粗糲不食或曰何  
過自苦公歎曰我輩坐而督工視彼力作者勞逸已有霄壤之判裘衣而肉食烏  
可言苦且外國方陵我天子听夕憂勤豈大臣安逸之時邪役夫聞之皆感動趨  
事竟如期合龍

### 鄧澥筠制軍

江寧鄧澥筠制軍楨受命總制兩廣自安徽入覲時同鄉官京師者幾二十人公  
未明趨朝出答賓客之造請及暮歸寓館與鄉人商論經史辨訓誥音聲於三百  
五篇刺取聲韻雙疊者左右逢原如取物筐篋中人日聞所未聞臨別爲繪宣南  
夜話圖以紀其事 公自侍從歷封疆四十年有及見其少年者皆曰如諸生時  
嘗閱兵當塗或問今日廚傳費幾何曰二十千聞者以爲難 先十五世祖編修



公範諱及其弟之子惜抱公同時祀於鄉會公撫皖得俞旨後特減闕從來吾邑送兩世神牌入祠成禮而後去新城陳石士侍郎用又爲惜抱公買祭田若干畝兩公皆惜抱門人也先輩惓惓於師門久而不息如此可以風矣公在安徽巡撫任十年每辰已時見屬吏議事畢會食八箴堂時管異之同梅伯言輩俱在坐方植之亦時來和章聯句談調問作午過入齋閣治文書日晡後會食漏一下各散去日以爲常其後總督兩廣閩浙巡撫陝西皆不能如安徽久且多暇焉

### 俞陶泉都轉

平羅俞陶泉都轉德淵爲兩淮鹽運使每有贏利盡以充庫所入雖少必別貯之曰此官銀也吾囊中可容杪忽邪當塗黃左田尙書鉅家居有子中民爲場大使陶文毅公方以兩江總督兼鹽政屬與優差公曰優差待有功中民無功不可得文毅曰吾許之矣公曰以德淵辭可也堅不予陶公益賢之公爲知府時陶文毅文忠兩公皆爲大吏有疑事必諮之或議論未決者待一言而定他人有所陳則曰俟與俞君商之後官運司文毅以制軍兼鹽政每與面議多齟齬不合文毅

抗聲爭之侍者變色窗紙皆震公從容辨說卒如所言及卒文毅哭之失聲曰喪  
余右臂矣方公疾篤時文毅入覲數稱公賢曰俞德淵所至有績儼俛盡其所長  
必能報効朝廷若論鹽務特餘事耳宣宗爲之改容異日上詔文毅曰運司好官  
因其善理鹽務轉羈留之未可也俟有可代者當更擢用之公雖不及待而蒙恩  
眷固如此 公自束髮受書以至通籍無一日不在貧窶中故於物力之艱難世  
情之曖昧知之最悉及改外任廣求有用之書有暇則讀之曰吾一日不展卷此  
心便覺昏惰

### 周文忠公

東阿周文忠公母天舉於鄉以貧不能赴禮部試乃爲他試者將車至都入關其人  
遇之驚曰汝何爲在此公笑曰君能來我豈不能來邪是科同中式人以爲美談  
公爲廣西巡撫罷歸囊無一金日與其子磨麥作餅以度朝夕旣而以侍郎勅  
捻安徽盡瘁以沒文宗命閣臣擬諡以清端忠介等字進上特改文忠舊制非嘗  
與館選者不得諡文蓋異數也

俞理初先生

黟縣俞理初先生正應禮部試總裁爲曹文正阮文達兩公文達夙慕先生名必欲得之每遇第三場五策詳贖者以爲必理初也及榜發不見名徧搜落卷亦不得甚訝之文正徐取一卷出曰此殆君所云佳士乎吾平生最惡此瑣瑣者已擯之矣驗之良然先生嗜書若渴黟有富人孫姓築宅於鄉名居敬堂蓄書萬卷先生歸輒詣觀孫爲授粲一日入城見衙役葺一新宅供張頗盛詢之則曰孫某富人令兄弟析產將訟於官此吾輩獲利時也先生戚然急驅馬歸告孫力止之事得罷

李鳳岡先生

龍溪李鳳岡先生威少講考據之學晚乃精研內典自廉州守罷歸居京師顏所居曰海藏書屋取東坡詩萬人如海一身藏之意既老步履彌健登山若飛著有嶺雲軒瑣記論者謂心得處在陸王之下慈湖龍溪之間先生嘗論養生之道有四曰不動分外心不爲過頭事不食生冷物不交炎熱人又曰今人事事只圖

好看曾不旋踵而不好看者來並前之好看授人以口實不若未經好看者之不覺其有不好看也卽時至而不能自晦亦無庸過費心力以張之可矣又曰谿刻爲心錙銖必較視寬宏者物我兩忘所爭能得幾何一生貧富未必卽判於此也徒令人見之而側目蒙之以惡聲便宜乎吃虧乎又曰宋沈慶之語人云吾與諸公並出貧賤因時際會榮貴至此惟當共思挹損之事老子八十之年目見成敗已多諸公炫此車服欲何爲乎斯言也誦之如冷水澆背足以喚醒癡迷又曰知有官者不知有身蜀漢張裔以職事謁諸葛武侯軍中送迎者塞道裔寄書於家云人自敬丞相長史耳男子張君嗣附之疲倦欲死此知有身者矣仕宦中人知此意者當黯然而自傷啞然而自笑又曰厚積貲財用不盡攜不去何得據爲己有曰將以貽子孫也使子孫果得之如甘露以養以生則亦善矣若以之荒心志造惡業則是遺之以禍耳奈何止算得一邊吾恐過求無益故弗爲也又曰林放問禮之本孔子大之後世講學者失求道之本著書者失垂教之本作詩者失言志之本以故文字語言若恆河沙數災梨禍棗止向一個虛名上結穴其可存者

不過十一耳聖道何由明人心何由正乎又曰世之人平日不知存心養性以裕幹濟之原又不肯模範古人加之服習一旦臨大事豪無把握出其智則不及中材問其心則惟期苟免以此而居要地安得不爲世道之憂冷眼一觀良用浩歎

路閨生先生

整屋路閨生先生 中歲官部曹目忽盲時母與兄皆老諸子未成立默念擔荷至重不覺風火上攻病轉劇乃翻然改曰吾年方壯何事不可爲豈必仗兩眸子討生活况盲人自有盲人之孝弟又何必與有目者絮長較短邪靜攝三年始焉病減繼而大減終則能開卷且拈筆矣蓋先生用心於內嘗曰素疾病行乎疾病凡力所難爲者概不涉想視一切身外之物皆可無可得可失可成可虧其時酬應稀每日以半日訓徒半日靜坐從容自得忘所困苦久之病魔乃漸引去自是奉親不復出嘗作楹聯曰一日爲人人間事業終須做大家是夢夢裏悲歡莫認真

李申耆先生

陽湖李申耆先生洛童時應試縣令陳君見其文大驚謂曰以文論非置子第一不可然以髫齡卽蓋合邑非吾所以期汝也子姑歸乎遂卽廳事書聯贈之曰他日定成名進士乃翁真有好兒郎先生後果連掇巍科由鳳臺令引疾歸主講江陰暨陽書院數十年先大父按察公嘗言當時東南講席無愧師道者惟李君一人而已懷寧鄧完白山人石如工書法既沒姓氏漸黯然適先生至皖首訪完白舊館挈其子守之密徧游浙粵與當代名卿碩儒往還而左文襄公以大小篆自重復私淑完白稱弟子由是完白學行益顯

### 魏默深先生

邵陽魏默深先生源學極淵博時人爲之語日記不清問默深記不全問魏源先生聞之笑曰此何敢當但予讀書稍洽熟亦有故焉凡人與新知見止片刻閱時既久恆不復識若常見則無不識者矣吾於書亦如交友耳仁和龔定庵喜議論人短長先生貽書規之曰吾與足下相愛不啻骨肉常恨足下有不擇言之病夫促膝之談與廣廷異良友之誚與酬酢異若不擇而施則於明哲保身之義恐

有悖不但德性之疵而已此須痛自懲創不然結習非一旦可改也

梅伯言先生

上元梅伯言先生亮曾少好爲駢體文同邑管異之語之曰人有哀樂者面也今以玉冠之雖美失其面矣此其失也先生曰誠有是然哀江南賦報楊遵彥書其意願不快邪異之曰彼其意固有限使有孟荀莊周司馬遷之意來如雲興聚如車屯雖百徐庾之詞不足以盡其一意先生遂改學古文詞 先生晚年在京師後進造訪無虛日有太監粗通文墨思執贊門下先生曰吾豈康對山海哉峻郤之

何子真先生

道州何子真先生紹於咸豐初過皖時粵匪方熾大吏觴之大觀亭酒半論世事謂目前諸公無足戡亂者或詢了此爲誰先生掀髯笑曰吾意中有三人胡潤芝曾滌生沈幼丹也 先生書法最工嘗手書一聯贈曾文正公云真宰相才葵向日大光明地月當門又至黃州吾邑徐勇烈公豐方爲守館之於雪堂因徧游西

山謔勝醉後書一聯云雪壁寫東坡大好江山天與此堂占卻芳樽開北海無邊  
風月我如孤鶴飛來自謂集爭坐位字爲聯有至二十七字者未嘗放筆直書爲  
恨勇烈裂帛請書之云行路有何難我嘗從天柱九疑三塗太白紫閣終南直到  
上京王者地得師真不易所願與高堂一戴安國子長相如正則同依東魯聖人  
家

### 邵位西先生

仁和邵位西先生辰嘗言經者天地之心史者天地間簿籍也必得木版之精善  
者而究心焉外此宋儒言理道之語亦天地之心所寄韓歐以來之述作乃釋經  
作史之準的也其書要不爲多惟近世掌故經濟之書不能不多備規軸焉大抵  
所守至精而用心不雜則清虛之地與天地精神相往來而古人之心亦時來會  
於吾心庶幾讀書不至於徒多而無益 吳縣潘文恭公恩之疏請起用林文忠  
公及先大父按察公也此外尙薦數人先生在其中當按察公在臺灣以英吉利  
人誣訴逮訊先生奔走營救坐立爲之不安曾文正公嘗歎其愛國之誠愛賢之



切爲不可及云 先按察公識先生因梅伯言郎中先生嘗非議陽明之學按察公曰陽明自有是處我輩不及陽明處多矣未可議之先生曰學者當先辨志按察公曰不學陽明卽辨志矣議論何益於事先生深避其言按察公嘗謂先生經史之功甚深志在力行爲當時學人所罕 先生於朋友箴規切至曾文正公有詩云吾愛邵夫子古之三益者齟齬攻我瑕不隨世人啞讀之可想見其風裁焉 益陽湯海秋侍御 論文章喜高語周秦時於廣座中山詆司馬子長韓退之一日謂先生曰子文筆天出慎無徇世所謂八家者先生徐謝曰生平但識歸熙甫方靈臯猶病未能况八家乎海秋不覺憮然

### 湯貞愍公

武進湯貞愍公 諡 當粵匪破金陵時殉節城北李氏園池賦絕命詞云死生轉一瞬忠義重千秋骨肉非甘棄兒孫好自謀故鄉魂可到絕筆淚難收槁葬無予痛平生積罪尤藹然儒者之言也或爲予誦苗浦霖題畫石詩其一云星精朗朗列三台淪落塵寰亦可哀知己縱邀顛米拜塵掌已屈補天才其二云位置豪家白

玉欄終嫌格調太孤寒不如飛去投榛莽留與將軍作虎看此則詞意非不倜儻然不免以盜終亦可於言外見之矣

### 文文端公

自咸豐後長白名相推文文端公慶文文忠公祥文端嘗密疏請文宗破除滿漢藩籬不拘資地用人曾文正公以鄉兵與粵賊戰初頗失利朝士多詆之文端獨謂其氣百折不回必能立功時左右焉他若胡文忠賂文忠袁端敏甲三皆經其保全文忠亦力薦李文忠沈文肅賊山是平

### 倭文端公

蒙古倭文端公仁當穆宗初典學時爲總師傅一日上有過諫之不聽乃上奏皇太后請加訓責方作草上大哭曰師傅饒過此次嗣後不敢公見悔意甚誠乃罷又嘗遇太監昇一箱入問何物答以梨園戲具公由皇上中齡豈宜以此導之卽上疏切諫兩宮嘉納命毀之時上所嚴憚惟公其後繼之者多依違不能盡職公在京師因俗尙侈靡本古人酸棗根之意與同志創喫糠會叢讀左文襄公

集載曾文正公之太公與文正書云汝此出非徒爲桑梓必須統籌全局儼戰死  
湖南境外乃爲得所若死於湖南吾不汝哭也今讀公集亦有與子福成書勉其  
臨難無苟免時福成爲江蘇鹽法道咸豐十年竟死於其職先輩家庭教育如此  
真足令人肅然起敬矣 曾文正公與沈文肅公嘗有違言公遺文正書曰如幼  
丹者在今日疆吏中何可多得願公擴其量而包容之勿因小事芥蒂文正因公  
言更交歡於文肅其後文肅任兩江總督文正薨已久以疏論鹽務盛稱文正謂  
每定一法必舉數十年利病如身入其中而通盤計之又左文襄公在賂文忠幕  
府以勇於任事爲怨家所控禍幾不測其同邑郭筠仙侍郎謫爲營救於尙書肅  
順肅順曰此事已有廷寄令查實卽就地正法必欲挽回非有大臣特保不可侍  
郎復求之吳縣潘文勤公謫文勤曰誰能擬疏者侍郎卽出諸袖中旣上肅順更  
爲言之事得解費二千金皆侍郎貸於人而胡文忠償之文忠旋與曾文正各具  
疏密薦文襄遂得大用及文襄討賊過粵侍郎時爲粵撫乃因事齟齬侍郎竟不  
安於位而去用是不能無憾於文襄然予嘗見其致合肥李勤恪公謫書云左帥

至粵橫絕一世得其咨函十餘惟聞詬詈之聲然居粵境兩月於各州縣無稍苛擾并犒軍銀二萬亦卻之而以其兵米之餘放嘉應州賑一千石鎮平八百五十石一切磊落出之真可謂豪傑吾且怨且感且敬之而尤愧之不以為忤也綜而觀之可見先輩相與雖意見不同未嘗不以公義相取蓋其心皆以國家為重故也

### 吳竹如侍郎

霍山吳竹如侍郎棟廷自其祖東安先生傑容於吾邑及考信泉先生淵正猶未歸故公母葉太夫人為桐城人公幼時四書皆太夫人所授嘗欲服新衣太夫人諭曰服美欲以悅於人也不知人以衣而愛敬汝是汝以衣重矣汝自己人品在何處將來得科名官爵人以科名官爵敬愛汝是汝以科名官爵重矣人品又在何處公平生不恥惡衣惡食於富貴澹然無所戀皆自此始公娶葉夫人太夫人之姪也與公終身無戲言亦無忤容每公退食輒相對端坐公每歎為益友焉公官部曹時堂官知其賢將保送優差顧欲其一言相託公若不知也者堂官異之

曰他人求者接踵而吳君獨不願何也或問公公曰堂官爲部拔才如某才堂官自用之如不才求亦無益堂官益異之公嘗言此日立身行己之道卽他日濟世澤物之本不可不慎分所當爲不可稍存畏難之隱而生諉謝之心分所不當爲更不可稍萌冒進之私而懷見長之意其於部事勤慎不懈曰當官宜盡心公事彼卑污者無論矣或耽志詩文或高談性命於公事不肯究心隨同畫諾謂之畫黑稿與尸位素餐何異邪 公爲河間府知府值粵賊北竄乘夜來撲公督兵民持火登埤賊見光射數里知有備乃退旋復來公預撤河橋賊阻水不得渡城賴以全 公陳臬直隸開藩山左每赴新任途中車馬皆自備禁州縣迎送家屬隨後往不令人知凡一日必了結一日應辦之事以故遇升擢降調被命卽行 公氣象簡重新繁嚴涓春中丞森嘗謁之出語人曰吾欲形容吳公德容惟子夏所謂君子三變或近之耳 公口不言人過疑易爲所給然勝克齋保早歲敢言衆咸稱之公獨謂不足恃及事敗或詢之公曰吾始見其好著華服一日必易數次世豈有沾沾於一身而志在天下者乎 公初在京師凡外官循例餽冰敬炭敬

皆卻之每日止食肉二兩晚年罷官居金陵尤清苦曾文正公嘗因中秋節過訪攜三百金將周之先詢近狀公曰貧吾素也何敢干人文正竟不敢出金而去公坐時肩背竦直雖踰時手足亦不妄移曾文正公嘗言在京師時與公對坐久頗覺倦而公神采方煥然因歎主敬之功之密云 公嘗撰聯語云要客氣消除得盡將身心整頓起來又云要鞭辟近裏著已毋苟且徇外爲人又有堂聯云君子道存居室正尊卑嚴內外敦敬讓崇勤儉祇造端夫婦家人誼重反身戒忿慾箴言行慎威儀節好惡庶式穀兒孫

### 何文貞公

師宗何文貞公桂珍少與同邑寶蘭泉侍御邦講程朱之學及官京師復交倭文端曾文正諸公以爲聖人無不可爲功無不可就獨患人不自克不能竭其心與力之所竟耳 公爲侍講時取柘城寶遜齋先生克所撰理學正宗續之手寫畢因旌德呂文節公賢進呈御覽或迂之公曰人主可使一日無敬畏之心邪啟沃之助舍先賢遺說更何求書既入文宗頗嘉納 公出爲徽寧池太廣道或以盜方

熾勸引疾勿往公歎曰食焉而避其難可乎流涕辭母與弟行既至院巡撫留使  
剗捻於江北未幾爲降賊李兆受所戕士論惜之

### 李文清公

河內李文清公堯少家貧每晨起就塾母姬太夫人以錢三文買麪包一枚使充

飢歲除封公憲皋先生慶冒風雪出貸米公隨太夫人忍飢以俟年十八吾家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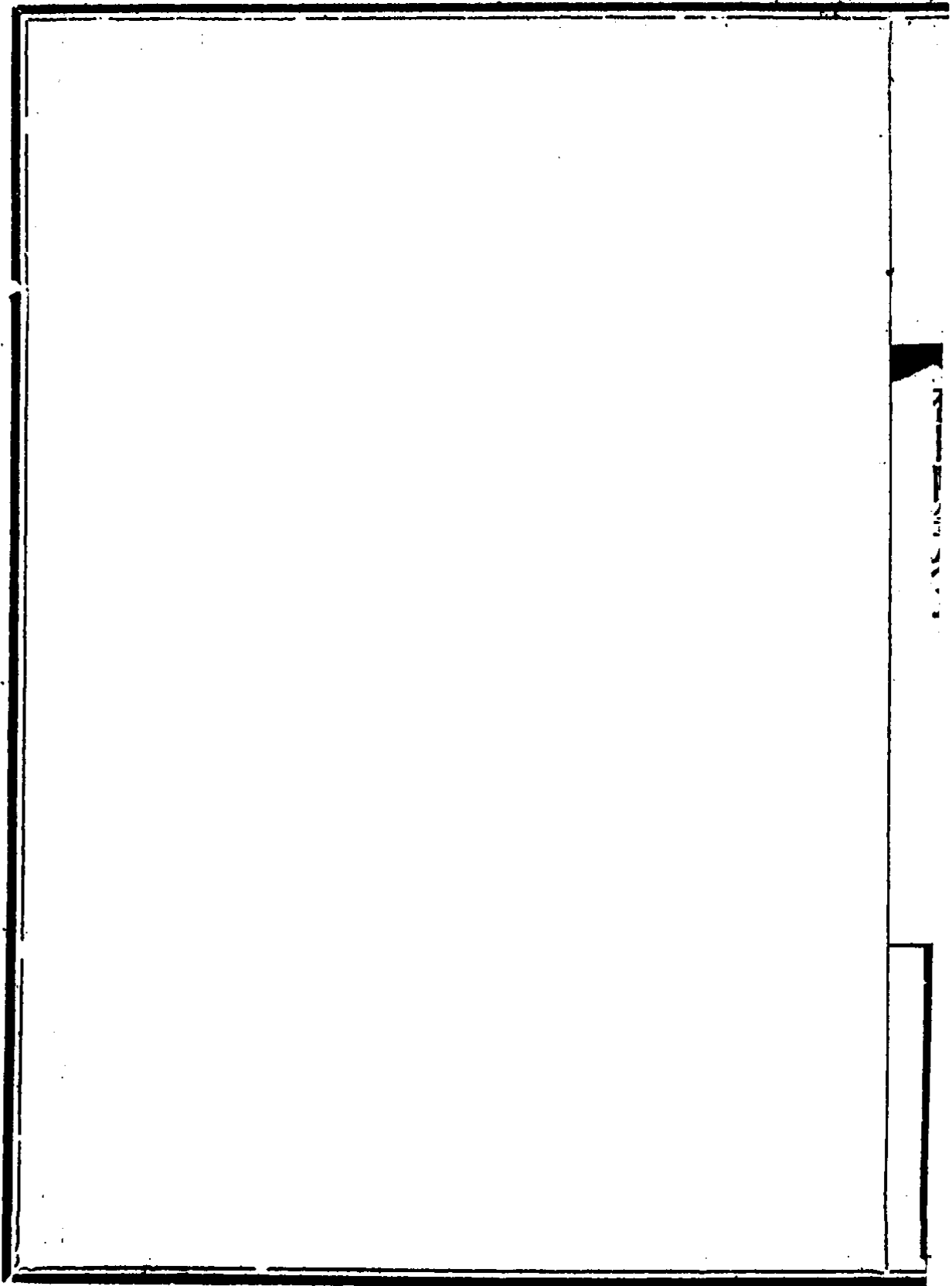
憲公諱元督學河南取入郡庠時吾邑左匡叔先生朝主講中州書院與之語深

推重及成進士游登華要而澣衣濯冠做車羸馬終身如一日俸餘則周族黨曰  
吾敢忘忍飢待米時邪 公官禮部尙書穆宗以其久病遣人視之因知屋宇衣  
服無異寒素爲之歎息公嘗手鈔湯文正公全書故其學於朱陸無所偏徇惟主  
於克己其言曰人當先看破利字勿爲所縛又曰無概以聖賢之道責人無甘以  
市井之人自待或問居官力拔流俗恐多掣肘公曰打破利害二字認真盡職便  
不慮此掣肘由己不由人也

### 寶文靖公

長白寶文靖公<sup>錕</sup>當咸豐十年文宗幸木蘭以內務府大臣留京辦戶部事行在提餉二十萬公以國用緊急尼之上聞大怒欲加重罪旋歎其忠 我朝自雍正中設軍機處以來大臣除和珅外未有敢受餽遺者如張文和鄂文端劉文正朱文正諸公無論矣當道光中寶華峪地宮滲水事發大庾戴公均元長白英公和家產皆籍沒戴公合計田宅衣飾才值萬緡英公累世通顯亦不過三萬餘金至公執政時猶然故當時有不植黨不贖貨之稱又宛平沈文定公<sup>桂芬</sup>濟寧孫文恪公<sup>毓斌</sup>皆未嘗以清節著然身後所遺皆不及萬金文定於門生故吏所獻皆發還惟有一人致金百兩蓋屢經其提拔者乃取票向銀號剖爲二受其半仍卻其半文恪汲引私交止數人且資格素優此可見當時士大夫猶畏清議也自諸公沒後秉鈞軸者乃或以賄聞矣 公休致後閉門以吟詠自娛予客天津嘗見其詩惟寄情於山水花竹無一怨誹語





舊聞隨筆卷三

桐城姚永樸仲實

江忠烈公

新寧江忠烈公源忠生而裕郎英時其封翁教子尤有義方公由舉人大挑得教諭知天下將亂家居時團結丁壯密繕兵仗雷再浩反有司檄遠近有能擒賊者予白金五百兩公應募率鄉兵縛再浩送官司取五百金歸爲封翁壽封翁曰長吏以賞罰驅民矯而不受是墮上不信也資人之力而專其利是利己之廉也信墮無以馭衆廉則無以立身二者有一將必不可吾邑城垣傾圮若捐此金興修當有感而輸財者城完民得安枕此十世勳也公遵命而上其議於是官紳感有所助凡兩年畢役由是盜不敢窺 公拜幫辦江南軍務之命時鳳陽南昌皆告急公以南昌禍急而事難遂赴之城得以全及授安徽巡撫詔留楚相機而動不必拘成命公曰吾前未援鳳陽以南昌急於鳳陽也今安徽事益急吾不遑往何以對父老子弟遂拜疏冒雨行達廬州而賊大至竟以糧竭兵單及於難 公初以

孝廉入都或短之於曾文正公未幾公來文正語其人曰此人他日當辦大事問  
何以知之曰凡人言行如青天白日毫無文飾者必大器也公旋別去文正目送  
之歎曰岷樵字公命世之才然當以節烈死時天下方無事羣訝言之不倫迨殉難  
後始服其有先見云 公計偕入都作詩題旅舍壁云勞生無計了情緣踏徧紅  
泥意黯然萬里關河魚腹紙五更風雪馬頭鞭浪游燕市悲前事小別章臺感隔  
年寂寂曉風殘月裏選詞誰唱柳屯田後在江西守城有感事詩云東望三城久  
未收又聞鼙鼓入中州孤城保障吾何敢大局艱難劇可憂前席每思廉李將中  
興誰是岳韓儔時危多病寧天意差幸甘霖兆有秋前篇風神婉約後篇則忠愛  
之忱溢於言表矣

### 胡文忠公

益陽胡文忠公林少頗不羈陶文毅公妻以女就婚江南時用財浩侈文毅悉如  
其意給之或以爲疑文毅曰此子橫海之鱗勺水豈足資其回旋邪既而設盛饌  
招飲座無他客席間暢談先輩立心制行不可及處公大感悟由是折節讀書及

後以編修典試江南緣事降級調用更納貲爲知府分發貴州益留心吏治民生  
豪華之習剷除殆盡在黎平日致書先按察公詢粵匪情形以圖防堵按察公深  
佩其能實心任事厥後曾文正與人書亦謂公進德甚猛云 粵匪之起武昌凡  
三陷迨公戡定擇吏治民乃得安堵如故更以兵餉協濟鄰省嘗曰鄰省不安武  
昌豈能獨全吾保鄰省正所以保湖北也 釐金起於雷副都御史以幫辦揚州  
軍務時江北大營都統琦善爲欽差大臣所支軍餉皆部撥省協雷部分撥甚寡  
歸安錢孝廉江爲設釐捐局抽收百貨奏明專供本軍行之反較大營支餉爲優  
金運使安繼之總理江北籌餉局爲法益密各省仿之然不免中飽公精思熟慮  
法劉晏理財用士人一語加以章程課法詳密周至遂立富強之效然當時諸公  
原奏及部議皆謂軍務竣卽停後竟不能如所議錢旋以恃功放恣爲雷所誅奏  
稱有逆志人雖寃之而亦以爲言利之報焉 公巡撫湖北日見僚屬必使人於  
屏後記所問答故一面之後其人之家世志業技能無不周知遇事卽用其所長  
嘗有親故來求差使公弗峻拒策曰此間事須人辦理但用人必如其才君自度

能辦何事以實見告吾當以君爲之設有不稱今日故人明日則巡撫劾屬吏耳  
用是闖茸者多不敢至其銳於自薦者必才異於衆者也當時人謂公可畏亦可  
感又云不敢欺亦不忍欺 公在鄂籌餉半與嚴公樹森計之當南北兩岸初復  
卽招徠墾種不使廢棄故始藉隣省之助後乃助他人矣 奉節鮑忠壯公超初  
統兵得城常大掠或告公公曰春霆鮑公 豪傑也吾自有法待之翌日忠壯來謁  
公自其爲偏裨時已愛之呼爲弟至是勞苦良久細詢其家月須用金若干爲之  
籌畫周摯且曰吾弟盡瘁王事豈可使有後顧憂哉因按月如數代寄歸由是忠  
壯感激不復如前所爲 寧鄉傅游擊文 少嘗隨李忠武公賓營三河之敗幾死  
既得脫偕潰卒至武昌值公出署聞之召而詢焉拊循周摯既而隸曾靖毅公貞  
營一日將遣之出征公親至營自統領以至末弁皆酌酒三杯勉以忠義衆頗感  
動時湘軍將校大低重性情不重勢分重功業不重財利哨官有餘金多存於營  
官所或不識字欲作家書卽請營官爲之若家人父子然大功之成在此 曾文  
正公之總督兩江也公遣以書曰吳督之任以包攬把持恢廓宏遠爲用今宜起

兩軍一出杭州一出淮揚請放膽爲之其後穆宗嗣服孝貞孝欽兩太后倚畀曾公甚專而曾公以江蘇委李文忠公以浙江委左文襄公所區畫皆如公指公治事必統籌全局而於用人理財二者罔不措置精密故其卒也曾文正公哭之曰赤心以憂國家小心以事友生苦心以調護諸將天下甯復有斯人者哉公在太湖軍中日與其同邑姚桂軒先生崇紹閱論語席地燒燭坐讀之有所見各書於冊姚說十之六七公說十之二三所發揮多援引史事最有助於政術兵事今所傳論語衍義是也至公所撰史事兵略大清一統輿圖則江寧汪梅村先生贊助之力爲多公嘗言國之需才如魚之需水鳥之需林人之需氣草木之需土得之則生不得則死才者無求於天下天下當自求之又曰兵之囂者無不罷將之貪者無不怯又曰吏治之不修兵禍之所由起也士氣之不振民心之所由變也故世愈亂而擇官禮賢二者愈不可緩公嘗批寮屬稟云官之自奉不能不仰給公家然總須立志不求溫飽試思我輩居鄉授徒無論若大本領每歲所入必不能及三百金官何負於我抑又何可多求公教人讀書自十三經二十四

史外凡十部曰資治通鑑曰近思錄曰日知錄曰五禮通考曰紀效新書曰農政全書曰行水金鑑曰讀史方輿紀要曰張太岳集曰皇廟經世文編

### 曾文正公

湘鄉曾文正公蘇國爲侍郎時嘗上疏敬陳聖德三端請預防流弊語過切直文宗怒捽其摺於地立召見軍機大臣欲罪之壽陽祁文端公蘇叩頭稱主聖臣直者再江陰季制軍昌芝公會試座師也亦爲請曰此臣門生素愚戇惟皇上寬而宥之於是上意解且優詔褒答焉 公奉旨辦團練長沙時粵氛正惡長洲朱鳳芭先生駿臥病黔縣山中聞之大喜曰太平有望矣或問何以知之先生曰吾昔以所著書呈御覽此公帶領引見吾觀其辦尋常事皆慎重周詳是以信其能辦大事也 咸豐十年江南大營再陷官軍悉潰蘇常相繼失守左文襄公聞而歎曰天下事其有轉機乎或問其故文襄曰大營將蹇兵罷非得此洗蕩何由措手又問誰可以善其後胡文忠曰朝廷若以東南事付曾公天下不足平也時物望咸屬公獨山莫子偲先生方在京與二三名流議江督非公不可而其時得君者爲尙

書肅順適湖口高碧洲心館其家遂往商焉高自於肅順肅順然之翌日下直徑至高館握手曰事成矣何以謝保人蓋已得俞旨也肅順後雖以驕縱敗然此事於大局實不無關繫云 公補江督後駐軍祁門議撤城之半爲礪以資守禦與情不協公批其牘曰撤盡東南城永遠發科名西北留一角科名永不絕衆乃翕然其以權濟事如此 公在祁門一日賊氛漸逼公謂銀錢所委員劉彤階世曰吾當效死勿去君有老親可自爲計但勿以營中一錢入吾家斯爲不負我是夕聞人聲鼎沸衆大驚已而知鮑忠壯公將五百人來援時鮑威名方盛兵雖少已恃若長城雖公亦喜形於色會左文襄公亦以兵至大營乃安 公移節東流常命營兵種菜分餉從軍諸人先考竹山公諱因撰屯圃頌持以呈公公謂之曰此時軍事雖得手然天下事成敗利鈍殊不可必可以由此太平亦即可立時決裂可畏之甚公之臨事而懼卽此可知矣 公出辦軍務有梗令者誅之不貸時稱爲曾雉頭及克安慶營官或罪可誅文書已定公持不發幕府請之乃歎曰吾誓自今不妄戮一人公意以初治兵非嚴不濟但事稍定卽當行以仁慈也 公



弟忠襄公克金陵擒李秀成盛儀衛召入迫使跪秀成瞋目大罵公來以告乃便服坐署齋召之至撫其背曰若亦人傑也不早遇知己乃如此可惜可惜言未畢秀成不覺膝至地痛哭失聲公命至廳事書供狀秀成乃草數萬言於湘軍戰績甚稱美焉 同治三年既克金陵疆吏士林稟牘馳賀皆以周召爲比公顧歉然以削平不早致文物蕩盡白骨如山引爲己罪既奏請蠲租減賦復令江南織工三年不稅米商木商自他省來者亦然故賈客雲集向之瓦礫場未久室廬皆楹比焉是冬舉行江南鄉試考官命題爲葉公問政兩章詩題爲桂樹冬榮蓋美新政也 金陵初克時藩司爲李雨亭宗江寧府知府爲涂朗軒宗皆有守者也一日以秦淮妓船漸多思逐之因借謁公曰日來河下甚熱鬧公聞之乎公知其意徐答曰信熱鬧邪不熱鬧大不好熱鬧大好君等第遣人彈壓無致滋事可矣二公乃默然而退公意以大亂初平金陵受禍尤烈今方拊循之不暇禁河下船豈所急哉 公任兼圻雖於幕府外設書局忠義採訪局以安置士之賢者而給俸僅足贍其家但隨人之才以成就之故歸之者如流水 公薦賢滿天下然於保

舉未嘗不慎如吳竹莊修坤嘗以方面自許公保之但曰堪勝藩司之任而已嘗曰如吳竹莊李雨亭其才但可勝藩司也 公知人之明最不易及其薦左文襄曰剛明耐苦曉暢戎機薦李文忠曰才大心細勁氣內歛薦彭剛直曰任事勇敢勵志清苦薦劉忠誠曰居心公正辦事精明論者謂皆足括其平生有故家子二人同時來謁公語人曰大者傲小者躁後果如所言然意量休休有容楊君某以理學名公招之至而行不掩言幕賓李鴻裔嘲之以詩云二八佳人側紅藍大頂旁此心都不動止怕見中堂公聞之召而字之曰眉生汝識名教二字乎李愕然公徐曰人以此爲名我卽以此爲教 舊例拔貢朝考得知縣以到省先後爲補缺之序故旣領憑未有不遄往者公爲侍郎時有兩門生皆得直隸知縣同時來謁公問行期其一人爲楊毓柵遽對曰已雇車卽行矣其一人則曰方待束裝公疑楊爲巧宦已而問先去者乃某也因歎曰人固難知哉楊向者之對正所以爲掘耳然某太巧到省必得意究難保無蹉跌如楊者必爲好官矣後頗遣書直隸大吏言其賢及楊復至公問相待如何楊曰上官待屬吏皆好待毓柵亦好公大笑

曰若真老實矣好好蓋公意使他人對未有不謝栽培者也楊後官至大名府知府某竟以事被劾如公言楊潛於宦情公督直隸欲委署道缺竟辭歸公送以聯云已喜聲華侔召杜更看仁讓式鄉園 公爲朝考閱卷大臣德清俞曲園樵作淡雲疏雨落花天詩有句云花落春仍在公賞之以爲意與將飛更作回風舞已落猶存半面妝相似曲園因以春在名其堂又祥符周昉景作山虛水深詩有句云鶴舞深崖月龍吟大海潮公歎曰此真詩人之作也拔置第一都下輿傳以爲藝林佳話 公於名流之後常加意教育邵位西先生殉難後公聞有遺孤屬李文忠公訪之既得給貲令至安慶公訓誨殷勤如子姪合肥徐毅甫子荅作撫孤行以美之朱鳳芭先生子仲武孔少寓黟縣貧不能自存一日遇某君蓋公所劾罷官歸者也告之曰子才甚美曾公方在皖與尊公有舊蓋往見之公愛才出天性必能振子仲武遂抱鳳芭遺書往公果留之幕中讀書且贈其家後仲武舉於鄉公已下世矣乃過公祠作百詠詩其末章云席帽黃塵似昔時青雲得路我遲遲清涼山下騎驢過一度槐花一拜祠先考竹山公以江西府經歷解軍械至

公祁門營手版甫入公卽遣人出詢家世及見謂之曰子非伺候奔走之才不如留予營讀書已而夏曦甫明府以竹山公感事詩呈公頗稱賞明年遂率以謁獨山莫子惲先生使受學焉公嘗稱竹山公爲有志之士又嘗命擬安撫流民告示批其後曰藹然仁者之言它日殆復爲循吏乎勉之及公卒竹山公客天津追思往事作新柳詩一章云尙記江南柳滿庭又來燕趙看娉婷摩挲樹老人頭白祇覺當年眼獨青 公官京師曰士大夫無不嗜烟者水旱外又有潮鼻大之號潮謂潮州烟鼻謂以鼻吸者大則雅片也一日有同鄉總角交李廣文至公以吸雅片也規之李曰吾所吸者一耳公水旱潮鼻四者具焉何也公乃瞿然曰繼自今請子戒其一我戒其四可乎旋李以事去及公辦軍務屢招之不至最後來謁公詢之李赧然曰自與公約聞公絕之久矣而我沈溺如故所不忍見公者以此耳公憫之親爲布榻坐烟具旁如平生已而歎曰君老矣不必官矣贈二千金而歸 咸豐以來統兵大員惟公平生未嘗臺坐其每見寮屬必臺坐者勝保也臺坐者舊制大員見小吏居中設獨坐而坐謁者於旁也公身名俱泰而勝保竟不獲

善終蓋滿招損謙受益理固然矣 公在祁門或以岳武穆朱紫陽字管夫人畫竹獻公知其爲真蹟竟卻之在安慶又有以宋世綵堂韓昌黎集贈者公曰此希世奇珍也命幕府傳觀三日以資眼福亦竟還之原主 公詩文冠一時臨終乃誠其子曰吾學未成凡生平所撰著但存以示子孫慎勿刊刻傳送 公讀古書有鈔撮秘冊題曰饋貧糧蓋本劉彥和文心雕龍神思篇博見爲饋貧之糧而名公在江南手書聯語懸於司道以下官廳云雖聖賢亦有過差願諸君謹論忠言勤攻吾短凡堂屬略如師弟必同僚行修名立乃盡我心 公嘗有言今之人才雖多然撥亂世反之正則所當從事者有三焉曰讀書曰知人曰曉事又言兵不多餉不足皆不足慮惟舉世但知有利不知有義人心如此直是無法可救又言辦事以求才爲急人才何常培養之如春雨之潤苗摧殘之如秋霜之彫物又言欲得人有四要曰廣收精取勤教嚴繩欲成事有四要曰經分綸合詳思約守 公嘗作伎求詩二首其一不伎章云善莫大於恕德莫凶於妬妬者妾婦行瑣瑣奚比數已拙忌人能已塞忌人遇已若無事功忌人得成務已若無黨援忌人得

多助勢位苟相敵畏懼又相惡已無好聞望忌人文名著已無賢子孫忌人後嗣  
裕爭名日夜奔爭利東西騫但期一身榮不惜他人污聞災或欣幸聞禍或悅豫  
問渠何以然不自知其故爾室神來格高明鬼所顧天道常好還嫉人還自誤幽  
明叢詬忌乖氣相回互重者災汝躬輕亦滅汝祚今我告後生悚然大覺悟終身  
讓人道曾不失寸步終身祝人善曾不損尺布消除嫉妬心普天零甘露家家獲  
吉祥我亦無恐怖其不求章云知足天地寬貪得宇宙隘豈無過人資多欲爲患  
害在約每思豐居困常求泰富求千乘車貴求萬釘帶未得求速償既得求勿壞  
芬馨比椒蘭馨固方泰岱求榮不知鑒志亢神愈怵歲燠有時寒月明有時晦時  
來多善緣運去生災怪諸福不可期百殃紛來會片言動招尤舉足便有礙戚戚  
抱殷憂精爽日凋瘵矯首望八荒乾坤一何大安榮無遽欣患難無遽愁君看十  
人中八九無倚賴人窮多過我我窮猶可耐而況處夷塗奚事生嗟愴於世少所  
求俯仰有餘快俟命堪終古曾不願乎外 公嘗詢門人吳攀甫給汝以英雄二字  
何解對曰不知也公曰凡見事能較人深數層者爲英任事能較人大數分者爲

雄又告舉甫羣經外爲七部書爲最要一說文二史記三漢書四通鑑五莊子六文選七韓昌黎集 公生平最愛金匱秦文恭公田五禮通考臨桂陳文恭公五種遺規吾邑張文端公聰訓齋語又謂方望溪姚惜抱兩家集讀之可以卻病延年

### 曾忠襄公

湘鄉曾忠襄公國少膽怯不能獨處一室兄文正公弗使人爲伴久之膽遂壯

公平生待族黨甚厚文正公嘗曰吾近友及姑姊妹得無匱乏之憂皆沅弟力也

公破金陵文正公預屬馳奏勿冗長愈簡愈妙蓋恐以勳高招忌也未幾公果

以事爲言官所糾因歎文正所見深遠焉 文正公於諸弟最契公嘗寄詩云辰

君平正午君奇屈指老沅真白眉白注曰澄侯國以庚辰生溫甫國以壬午

生也及公克金陵年甫四十有一文正於其初度日壽以七言絕句十三首其中

一章云河山策命冠時髦魯衛同封異數叨剖骨箭癡天鹽否可憐叔子獨賢勞

公嘗用曹武惠王誥刻印章云勾當江南公事回 公家居時有朱暎庵者流

寓長沙歲暮貧甚榜詩於門曰申椒零落菊英殘從古瀟湘作客難連日市門三尺雪更無人記問袁安公聞之歎曰此我輩之責也急造訪贈錢十萬

### 羅忠節公

湘鄉羅忠節公南澤貌清癯將兵不着戎衣而用儒服騎馬先士卒行所過不取民間寸草尺木其得巴圖魯號也作一詩云巴圖魯號錫神京伴食軍中浪得名夾道士民齊拍手馬頭原是一書生 李忠武公及其弟勇毅公宜續與公同邑少以賣布爲業日守肆中持書讀坐有常處端直不欹公屢過而異之因示爲學途轍二公執贄門下卒爲偉人

### 駱文忠公

花縣駱文忠公章乘於輿地之學最講求辦公事室中別有一案陳圖其上時時玩之後行軍竟得此圖之力 公薨時室中止一布帳籠存百金詢之司會計者乃知公廉俸所入多以周窮困之人嘗有廉吏罷官不能自存爲張羅千金羣不知所自來至是乃知皆出諸囊橐云 公薨於蜀民罷市縞素喪車所過哀音相屬



至有以如喪考妣四字榜於門者同官因語嫌國恤禁之民大呼曰使公等他日爲川督而死民必不爾其功德入人之深卽此可見矣 左文襄公平回疆後勳望益崇一日謂人曰君視我何如駱文忠其人對曰不如也文襄曰何以知之曰駱公幕府人才有公公幕府人才乃不復有公以此觀之殆不如也文襄大笑曰誠如子言誠如子言

### 左文襄公

湘陰左文襄公宗棠巡撫浙江初駐嚴州嚴當兵燹後民無所得食公於賑濟外發銀萬兩買茶符俾民採擷於山谷以爲資茶符製成札發寧波變價歸正欸外得現金數千飭於寧波設局刊刻四書五經嗣杭州克復設局辦理其後蘇州金陵江西湖北繼之公實爲之倡云 公取財廉而律人恕寧波海關有巡撫平餘銀八千兩循例解至公曰我無需此欸本可裁汰然恐後任不給於用不可以我獨擅清名而致他人於困境遂受之轉給賑局 公在新疆以地寒日擁緇布裘據案披圖籍口授方略雖裨校來牘必手批答我朝自康熙以後平青海平準部回

皆設站臺以大臣總理其事用是轉運捷而軍無後顧憂公熟於國故仿而行之時伊犁各城南至嘉峪關計程近二萬里旅行者不持尺兵非獨濟餉而民且資保衛焉 公待幕友甚厚吾邑方劍華嘗爲所羅致爲予述公喜談左傳及歷朝史事雜以談諧嘗燒豕餉友語之曰近來士大夫食此惟啖皮數片而已不免暴殄天物我必全食之因取肝腸徧致諸客曰盡心焉耳矣既食從者以鹽漬蔓菁進曰此諸葛菜也蓋隱以自況云一日劍華辭歸公留之暢飲因言儒生眼界不可不寬勿謂今人不如古人如我經營陝西甘肅新疆數省始固不敢必功之成乃數年間竟酬所志言及此忽掀髯笑曰衛霍不足侔也因又言從古籌邊者皆以屯田爲至計我何獨不然第我未嘗以此見於奏疏文告者蓋一明言則自部臣以下必以其事爲重大而難之故吾但盡吾心力所得爲者而已不必張皇也蓋公在西陲凡駐營之處必督兵開荒地一以習勞一以積穀故公所在米價皆賤及撤營後以其地付地方官撥給貧民 咸豐同治間泰西諸國勢益盛曾文正文忠兩公議外交皆主和平公則鋒穎稟稟向敵自新疆還朝會各國使

館曾築高樓內廷可俯而窺也公爲軍機大臣移文令改爲原式且曰如不撤吾當代撤之各公使懼竟如命公於諸將弁皆以誠信感之不尙權術故無不用命者有副將某爲江西索去旋死於法公聞之歎曰若隸我何致喪其頭顱邪

公始與曾文正公相友善既而緣事頗不合然文正嘗語人曰我輩自粵匪平精

力已盡惟左季高下文方長耳汝陽湖呂庭祉斗自甘肅來謁文正詢公設施呂

歷述公處事之精詳律身之艱苦體國之公忠謂朝端無兩文正擊案曰誠然此

時西陲若無季高無論我不足當此任卽起胡文忠於九原亦未知何如君言朝

端無兩我以爲天下一人耳文正既薨公輓以聯云謀國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

如元輔同心若金攻錯若石相期無負生平並寄其子書云吾昔與曾公齟齬彼

此皆爲國家非薄其爲人也今以聯輓之若柩歸汝曹更撰一誄庶於情義更協

又上疏表揚曾公以人事君之美略言臣素服曾國藩之知人其晚年識劉松山

於偏裨之中尤可謂巨眼應請宣示中外以爲疆吏有用人之責者勸其相推崇

亦云至矣公長女適陶文毅子槐文毅薨槐幼因爲主持家計歲修三百金其

後出入將相歲寄家用仍如此數語諸子曰吾昔受人重寄歲入止此今汝輩安坐享之何厚乎酣周夫人嘗爲舊僕乞補兵額期以一年公不許未幾夫人卒公憶前事乃於養廉內按兩年數給之

### 劉襄勤公

湘鄉劉襄勤公錦棠忠壯公猶子也忠壯傷亡後接統其軍亦有權略嘗與將軍金順等擇地度歲歌舞酣宴甚樂而密使偵賊所至元夕後謂將軍曰吾輩樂亦足矣曷一出勦賊率師即日行不數日大捷聞矣而將軍等方率麾下議論未定也其後新疆改建行省大政雖立於左文襄公而實成於公手 公巡撫新疆每食必無幕友借欲辦一事輒自挾文牘就友商推有袁垚齡者因公將出奏某事乃曰此公職所應爲者何必入告公曰欲稍露臉耳袁曰吾向謂公貪觀此益信復顧他友曰凡貪不必愛錢卽好名亦爲貪他友有初至者竊議其慙而公受之不愧也

### 沈文肅公

侯官沈文肅常稜將閱兵先期告各屬勿辦差既出而屬吏猶循例供張公立予  
撤任自是所至寂然迨歸乃懸牌俾撤者復任胡文忠公每至一地但使地方官  
獻八簋實以尋常魚肉蔬菜以爲勝於滿漢全席云 何公環總督兩江時有以  
知縣得差使至直隸者乞書於李文忠公歸得署理銅山後公爲兩江總督而其  
人復往乞書文忠笑曰若又欲得銅山耶沈幼丹豈比何小宋因以手作六字勢  
曰此人尙不敢干之何況於我六者謂恭忠親王奕於行次爲六也嘗有屬吏因  
命案界於兩縣遂彼此推諉不往驗屍公兩劾之後其人有訴冤者言及生平志  
操公答之曰君學派甚正居官聲明亦好止欠一點良心耳 公在本籍辦船政  
時嘗遣差官至藩署領欸書吏索費縉不肯發公大怒呼之至將斬之其家惶恐  
乞得封翁手書爲免死計公起立受之置諸案俟斬訖乃啟封初蒞江南總督任  
或問此行何以爲政曰遵典而已值元旦詣萬壽宮行禮有干總操刀與某游擊  
鬪聲達於內公立命縛出藩司以下皆爲乞恩公提筆書云萬壽宮何地元旦之  
日操刀何意是可爲孰不可爲促使正法故一時行伍整肅僉以爲有李臨淮之

風嘗曰吾所殺者乃國人皆曰可殺者也陽律陰譴本部堂一人當之 當道光後疆吏辦事多遲緩獨公不然吾邑徐椒岑先生<sup>亮宗</sup>以厥考勇烈公建祠事謁公求其咨部定祭日刺甫入卽延見言次卽詰私念必經月始可辦乃次晨已聞發驛矣卽此一事可例其餘 樂平向有豪民攔河私徵商稅會有婺源諸生附舟應試爲所困既至金陵乃稟訴焉公覽之歎曰吾昔巡撫江西曾飭九江道密查既而以無其事復今乃知爲所誑也立命嚴禁於時爲九江道者猶以諸生爲多事行文婺源促使就質諸生復上言生等以授徒爲業若遵命往徵論無此旅費奈曠職何公得稟大怒立記九江道大過且詰之曰此事已屬實卽當按律懲辦何以遠拘寒士使受羈旅之苦爲政如此是誠何心由是抵豪民於法勒石永禁人心大快

### 劉武愼公

新寧劉文愼公<sup>長佑</sup>以拔貢生入都朝考時曾文正公已貴有閱卷大臣之望索公楷書欲預識字體公固不與其後公爲直隸總督捻勢方熾文正主分堵公主合

劾作疏將上之或曰如曾公意不同何公曰顧事理何如耳其他何足卹邪曾公旋見疏甚以爲然公謂幕友曰滌生於此乃毫無芥蒂良由做過聖賢工夫來也公歷官至兩廣直隸雲貴總督連章乞休不允最後請入觀察看情形乃奉俞旨及至都兩宮慰勞殷勤時以雲南報銷被劾而竟未提及數月後堅乞歸途中忽奉降二級另候簡用之命蓋公在官不名一錢於內廷毫無餽贈不悅者多當時疆臣多承恩眷如賞宮保穿黃馬褂紫禁城騎馬之類不一而足公則無有在雲貴已六旬矣亦未蒙賜壽公嘗戲言己爲白身督撫及薨遺疏上始開復任內一切處分賜祭葬予諡備極哀榮焉公在官惟封印後乃宿於內室平時寢食不離簽押房每五日一入內與夫人談家事少頃卽出其子婦嘗因公望孫切白請爲夫納妾公嘉其不妒忌允之既而其妾覲公迨夜公就寢偶思及舊俗子之妻若妾初見必賚錢物命僕告司會計者循例給之旋自語曰誤矣蓋公意以爲方就寢不應思及子之妾也其省克於念慮之微如此可謂眞理學矣

岑襄勤公

西林岑襄勤公英本士司親屬以訟累避至雲南山縣承積功而躡封圻狀貌雄傑其治軍與士卒共甘苦食不兼味終日赤足芒鞋履山險如平地臥木榻不用襯褥爲滇撫日所用帑項不及二百萬而全省肅清亦奇才也公以臨桂陳文恭公子孫式微乃親謁其祠爲之修葺且置祭田若干畝公與劉武慎公同官雲南敬禮之甚至嘗欲與聯姻武慎以子亡女嫁辭公曰非此之謂也問公多孫吾欲以小女字之耳武慎曰吾與君爲平交若折行輩與吾孫爲翁壻此何敢當公固請不已乃允之公嘗稱武慎官至一品而終身不貳色可謂偉丈夫武慎之罷官也囊無餘貲公贈以千金而乞其所乘輿皮之以誌景仰焉

### 彭剛直公

衡陽彭剛直公玉巡閱長江墨吏姦民望風震慄曰彭宮保來矣安徽城隍廟楹聯相傳左出公筆右出吳竹莊方伯各肖其人左云任憑你無法無天到此孽鏡懸時還有膽否右云須知我能寬能恕且把屠刀放下回轉頭來公在廣東籌禦法蘭西之師時客兵腐至與土兵相齟齬公使土兵居內客兵居外獨當其難



羣情乃悅 公克復小孤山磨崖題句云書生指揮戰船來江上旌旗一色開十  
萬雄師齊奏凱彭郎奪得小孤回讀之興會颺舉其宿莫愁湖詩云石澗泉深瀑  
布流萬竿修竹擁僧樓我來睡入雲窩裏曉起推窗白滿頭吐屬名雋尤有雅人  
深致

### 李文忠公

合肥李文忠公諱初以翰林院編修在籍治團練過巢縣明光店題七律二首其  
一云四年牛馬走風塵浩劫茫茫剩此身杯酒難澆胸磊塊枕戈試放膽輪困愁  
彈短缺成何事力挽狂瀾定有人絲髮漸凋旄節落關河徙倚獨傷神其二云巢  
湖看盡又洪湖樂土東南此一隅我是無家失羣鴈誰能有屋隱棲烏袖攜淮海  
新詩本歸訪煙波舊釣徒徧地橋苗待霖雨閒雲欲去尙踟躕 公在軍中每日  
臨蘭亭序百餘字以定心氣後將畿輔清晨閱公牘雖多必盡視之目力極速故  
無留事每日見客必有常期猶是曾文正公遺法云 吳中賦額之重由於宋代  
籍韓侂胄等田爲官田又賈似道廣買公田元緒加官田明太祖平張士誠復入

諸豪族田皆據租簿收糧宣德中巡撫周忱知府况鍾嘗奏減蘇松百萬石我朝  
雍正三年世宗復從怡賢親王胤祥言免蘇州銀三十萬兩松江銀十五萬兩五年  
又推及浙江嘉興免銀四萬七千二百餘兩湖州三萬九千九百餘兩然困猶未  
蘇及同治二年公巡撫江蘇駐師滬上時蘇常尙爲賊據公因輿情呼籲以爲惟  
減浮糧可以得民心培元氣遂與總督曾文正公會疏上請有旨下戶部議尋議  
再加裁汰凡蘇松汰減三之一常鎮減十之一並及浙江之杭嘉湖三府亦與常  
鎮同民間歡聲雷動自是奠定三吳肅清兩浙殘黎得休養生息皆公之力也  
蘇州諸賊掠婦女甚衆公克城後手諭將弁士卒無得侵犯出示各家屬領歸其  
無來領者乃於各將弁中無家室者分別給配時稱盛德焉 公既克蘇常而江  
寧猶未下廷議命公會師往攻公念城垂破何必分人之功遂遲回不前而曾忠  
襄功果告成此異於魏之鄧艾鍾會晉之王渾王潛隋之韓擒虎賀若弼矣 公  
之受命勦捻匪也由徐溝喬勤恪公年松有密疏略云曾國藩久治軍旅氣體較遜  
於前馳逐鞍馬難勝其勞蘇撫李鴻章才識足爲國藩之亞而年力正強能耐勞

劇如以代辦山東軍務必能退奏蕩平朝議避之於是詔曾公回江督任其後捻匪果平於公手喬上此疏方爲安徽巡撫時在同治三年公克復常州時銳氣方新常著便服巡視營柵過賊壘談笑若無覩英將戈登深服其膽略而卒未受一矢之傷戎馬二十年轉於垂老馬關議約時爲刺客所乘致傷頰公嘗謂人曰吾不傷於戰而傷於和世猶有謂吾好和者何也公愛吾邑程忠烈公成迴異諸將忠烈攻嘉興受傷甚重靜養於營中文忠戒勿鳴鑼放礮懼驚之也及忠烈卒文忠輓以聯云堅城垂拔壯士先摧當時若失左右手百戰論功片言制敵如公可謂文武才公有雅量嘗勘黃河州縣供張或緩飢甚命買雞子數枚食之戒從者勿聲生平與左文襄意氣不甚洽及文襄薨其子往謁之相待極厚且薦之於朝嘗有御史數人先後劾之後改官於外輒爲之揄揚於本管大吏或曰公殆以德報怨乎公笑曰彼少年欲立名旣爲言官必擇一二有權力者見諸彈章其能舍我乎此勢所必爾何可挫其銳氣自光緒二十年北洋海陸軍敗於日本譏公於孝欽顯皇后者衆孝欽歎曰微論李鴻章前功足錄設一旦國家有緩

急畢竟此人尙可倚仗既而命往俄羅斯賀其君如冕公與櫬以行因歷聘德比和法英美諸國歸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旋因事退出總督兩廣拳匪之亂京朝官稍通知洋務者皆爲端郡王醇所殺而公以遠出竟得無恙義和團之變諸國聯軍入都兩宮西幸詔公議和有旋乾轉坤惟大學士是賴之語公電請派親王與偕於是命慶親王奕劻往諸國惟重公視慶邸蔑如每會議公聞王至必降階以迎甚恭謹由是外人亦加禮貌焉此不特存國體亦所以混猜嫌也及和議定而公疾篤臨終無他語但曰未知兩宮肯回鑾否遺疏略言今日中國譬如人有重病必靜養元氣始可漸復儼更跳跟大叫其斃也速矣蓋忠愛之忱始終不渝如此侯官嚴幾道復輓以聯云使當日盡用公言成功必不止此若晚節無以自見士論又當如何時頗傳誦公生於正月四日七十歲時常熟翁文恭公蘇詩以聯云壯猷爲國重元氣得春先以是年立春在五日也

### 多忠勇公

蒙古多忠勇公阿隆每戰必身先士卒嘗誡其下曰我輩受國厚恩若不滅賊何以

問心言次輒泣下臨敵短衣匹馬而必加冠於首曰戰勝攻取全仗朝廷威靈若  
去吾冠豈將爲逃死計耶其料敵如神軍所至賊輒望風遁後在陝西連戰皆捷  
忽爲礮子所傷卒於盤屋天下惜之 公取財廉時諸將帥統兵萬人者歲所入  
約二萬金公統數萬悉以犒士大學士官文恭公文郵寄三千金贍其家公知之  
遣騎追取爲戰士購征袍旣殞於軍家無餘蓄吾邑徐椒岑先生客黑龍江過其  
故宅僅老屋數椽蔽風雨而已 公駐軍吾邑久於民秋毫無犯見有結砦自保  
者必加撫循教以守禦之法或進酒食必辭曰無爲父老費也民爲設長生祿位  
牌於各土地廟中至今猶存

### 劉壯肅公

合肥劉壯肅公

傳銘

劉壯肅公 劉公時馬首已爲礮擊去而不及身巡撫臺灣法蘭西礮子至  
前竟不裂在淮軍可稱福將當法蘭西之攻雞籠也礮臺守兵五百見敵艘至卽  
遁公聞之大怒別選精銳百人語之曰若等往守之如退敵艘都司保副將兵保  
千總否則死之若父母妻子吾爲汝養之時有副將言兵少力單公叱之奮勇督

百人以登法蘭西兵乃退查守者惟斃七人耳公哭而瘞之且贖其家而奏保諸人如所言 公雖武人喜吟詠著有大潛山房詩集中有句云名士何妨茅屋小英雄總是布衣多

### 吳勤惠公

盱眙吳勤惠公 爲四川總督時聞皇太后有修宮殿之舉上疏切諫以爲天下元氣尙未復若汲汲於此遐邇聞之將議朝廷有逸樂心無憂勤意太后動容稱歎爲輟工焉 公待友厚嘗爲子延師至蜀途行頗滯其人私念館金不知由何月致送旣而以聘日爲始且別籌入款又千金其人甚感激初公子作文皆潤飾始呈公至是痛矯前弊公子學大進旋登賢書人以爲忠厚之報

### 劉忠誠公

新寧劉忠誠公 一坤當光緒戊戌變政時孝欽顯皇后因用康南海有梁新會啟之故怒德宗乃以端郡王之子溥儒爲穆宗嗣子令榮文忠公蘇電告各省督撫公方督兩江覆電中有上下之分已定中外之口宜防坤一所以報國者在此所以

報公者亦在此數語大位始不致搖動及義和團變起端邸謂爲義民矯詔令天下無得剽捕時東南將帥徬徨無策乃電詢李文忠公於粵文忠覆電云此亂民也不敢奉詔公意與合因電告各省設法保全東南於是與外國定約勿以兵艘來凡在東南洋商教堂一切歸地方保護乃得安堵無恐 曾忠襄公嘗委東湖王鼎承觀察定安修兩淮鹽法志已而部駁數千條光緒二十一年王君在鳳穎道任延予及朱仲武重修踰年王君卒予偕仲武至江寧謁公更以某道員爲總辦某估費五萬金公詢仲武以五千對公立撤某以事屬仲武與予書旋告成此雖一端亦可見公辦事覈實且能信用士流也

### 鄭子尹先生

溥義鄭子尹先生珍從獨山莫猶人與游子偲先生父也其學兼綜漢宋嘗撰聯云六經宗許鄭百行法程朱先生術之有詩云程朱應運生力能開其孕格致豈冥悟祖周實郊鄭又云上稱宣尼說下稱程朱話又云人生卽不爲大儒豈可案上無程朱時番禺陳蘭甫論學略同乾嘉諸老墨守漢京之風至是蓋一變矣又

先生詩云言必我所言字是古人字知文者皆以爲然

### 莫子偲先生

獨山莫子偲先生友精許書工篆隸詩亦古樸有味嘗與曾文正公訂交於京師琉璃廠書肆中文正贈詩云黔南莫夫子志事無匹雙萬書薄其腹廿載窮幽鄉今年偶作劇射策來都堂青鞵側破帽日繹書賈坊邂逅一相見揖我謂我臧卽指其事也後復遺以書云足下與鄭先生游六合之奇覽之於一匊千秋之業信之於寸心其傾倒可謂至矣屢欲官先生不可得而先生顧乞文正檄徧訪江南遺書凡平生所見奇書古碑輒以類記之爲經眼錄若干卷

### 萬清軒先生

興國萬清軒先生泉居山中粵賊至不可避則斂襟危坐讀書賊以刃脅之不爲動賊異而釋之胡文忠公旣戡定湖北以先生砥礪廉隅不求聞達奏請獎勵詔給七品冠服自是主講湖北江蘇各書院其在上海龍門書院也教士以躬行旣而興化劉融齋繼之士多興起及融齋去此席爲疆吏退休者所據規矩遂墮



汪梅村先生

江寧汪梅村先生士晚居金陵倉巷署門聯云庸保雜作閭井浮沈又云拙甘抱甕老倦捶鉤平生惟胡文忠公會文正公周以財不肯峻却他人雖固與不受自文正督兩江時命江寧守日送雨花臺水二石自是沿以爲例所受於江南大吏者惟此而已文正贈聯云芳潔欲師陶靖節湛冥略似蜀君平

李小湖先生

臨川李小湖先生珍以大理寺卿提學江蘇任滿辭職歸曾文正公延主江寧鍾山書院先生以爲虛抱經文姚惜抱都講地恐愧前哲教士彌勤嘗閱諸生賦有寺火二字爲檢各書數日不得乃敢信爲寺人之譌又語長洲朱仲武曰凡作文援引古籍必檢原書不可徒恃記憶力庶無差謬

劉融齋先生

興化劉融齋先生熙學極淵博而接人語言木納誠意盎然或有所詢儼未記則直答曰不知徐入內檢平時鈔撮諸冊出示云頃所問乃如此 先生主講上海

龍門書院有服敝衣冠來受業者察之非貧者也叩其學則所宗爲王陽明數日後先生徐告之曰學陽明乃在做衣冠乎其人悚然由是漸知爲學之要先生爲詞林在上書房行走一日太監至其宅有所餽大呼門者乃無一人至廳事後見一持斧劈柴者則先生也因獻所持物且曰公放廣東學政矣意在打抽豐也先生固辭不受太監不得已去中途遇續來者亟搖手曰慎無往往沒趣矣先生論學嘗言眞博必約眞約必博

### 朱子勲先生

香山朱子勲先生琦次嘗爲縣令任滿歸囊粟蕭然授徒自給居九江香山巨鎮也宗嗣旁有屋可容四十人有來受業者以屋爲限不謹者必卻之九江數千戶皆薰其德而善良粵東賭風盛行終先生世九江無一博奕者四方之士來訪至其地問渡掌渡者知往先生家皆不索錢先生嘗告學者曰漢之學鄭康成集之宋之學朱子集之朱子又卽漢學而稽之者也會同六經權衡四書使孔孟之道大著於天下宋末以來殺身成仁之士遠軼前古皆朱子力也朱子百世之師也

事師無犯無隱之者也然而攻之者互起姚江攻朱子之格物乾嘉中葉至於今日多宗漢而退宋攻朱子爲空疏一朱子也而攻之者乃相矛盾乎學術之變古未有其變也何天下之不幸也吾今爲二三子告斬至於古之實學而已矣學孔子之學無漢學無宋學也修身讀書此其實也修身之實有四曰惇行孝弟崇尙名節變化氣質檢攝威儀讀書之實五曰經學史學掌故之學性理之學詞章之學

張廉卿先生

武昌張廉卿先生劍訓後進爲詩古文必使自吾邑諸老入手嘗曰桐城諸老與

唐宋八家一鼻孔出氣又曰學文不信桐城諸老緒論必墮龐雜叫囂之習 先生工書取法北魏而隸於漢篆於秦以上契乎取象造體之旨嘗語武強賀松坡比部語曰吾文不逮古人十一而所書則獨與古會非唐以後諸家所能到云

薛雲階尙書

長安薛雲階尙書允治律最熟與人談輒連舉數十句如童子誦經然自嘉慶以

來惟戴簡恪公長於讀律老吏莫能欺至公乃繼其躅初在刑曹已有名及長秋官因太監在戲園持刀鬪毆力主嚴辦雖所議得伸而與總管太監李蓮英忤竟不安於位而去比再出兩宮方駐蹕西安公一年中清釐各省積案幾盡隨扈至河南卒於旅次論者謂當時公卿勤於其職蓋未能或之先也

### 閻文介公

朝邑閻文介公銘敬卸巡撫任歸貧甚非授徒不能具饗殮嘗曰必廉乃能勤必儉乃能廉吾以此相士百不失一胡文忠公亦言咸豐八年駐軍英山有薦奇才者至則所服光采動人與之宴無可下箸者予歎曰噫是恥惡衣惡食者也不足與議道安足與議兵因謝絕之後其人卒無所表見合而觀之可以得取人之法矣

### 孫文正公

壽州孫文正公家貴後歸里訪族戚必步行不攜僕從或啟中門迓之輒逡巡從旁入薨後遺金少疾篤取六十金付妾妾不受公曰豈少之邪若年亦老所需幾何及薨妾日誦佛或問曰爲他生祈福邪對曰非也欲死後仍侍主人耳公之介

與其妾之貞並可風世也

### 張文襄公

南皮張文襄公洞之督學四川日作輜軒語訓士時譽翕然曾文正公見放試差者必援以相勉成都武抑齋孝廉謙游公門嘗問治說文如何致力公告以入門之法曰試先取許君五百四十字部首記其形體審其音讀究其訓解殫數十日之力往復熟習必期一睹其字即能讀爲何音辨爲何義並閉目而能默寫其字體一一無謬再與言第二事 公督兩廣修三君祠三君者虞仲翔韓退之蘇子瞻皆以直言謫居嶺表者也題以聯云江湖忠悃三仙客嶺海人文百世師又題武昌織布局門云布衣興國藍縷開疆題銀元局門云楚國以爲寶天用莫如龍公爲總督嘗於除日以衣裘送胥庫供用或戲之曰公與名士爭名又將與寒士爭寒邪然公薨後弔客歸皆言橐金實不多云

### 張劭予侍郎

固始張劭予侍郎仁嘗奉命督治河工事歲有司以節省金進公卻之同朝兇懼

以爲將興大獄公聞之亟索其金衆始安然頗詫公之失操也既而河南巡撫奏言紳士有捐學校金若干不受獎敘者數與公前所受合朝士由是益服公之善於兩全 公奉命治團有小吏暴疾卒質衣物贖以百金或疑傷惠公曰吾敬此君廉且非此無以歸骨也後貳兵部時相因生日受貲鉅萬公止饋酒果或問何以獨薄曰京官例如此吾力不能更厚耳 辛丑和約償金四萬萬廷臣有議稅丁口者公適起服抵行在因奏國家今日危弱極矣而人心未去良由順治初除明季三餉康熙五十一年又特詔丁口以五十年爲定額嗣後所生謂之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深仁厚澤洽髓淪肌今若更加丁稅既違祖制又拂輿情必不可兩宮然之事遂罷

強賡廷先生

溧陽強賡廷先生<sup>詞</sup>精春秋之學所著大學衍義續論者謂過於邱瓊山<sup>心</sup>之行義補光緒中江南大吏延之入書局自始至一謁當事遂閉戶籬校於餘力則讀書凡十餘年俸不加於舊布衣疏食宴如也或嘉其守欲更請辦牙釐局先生曰

此豈儒生所諳邪卒不往

鄒沅帆徵君

新化鄒沅帆徵君<sub>代</sub>叔劼先生<sub>漢</sub>孫也精史學尤長於測繪地圖由諸生保縣丞從貴池劉公瑞恭使英俄二國歸而學益進迨廷議設學部上書言當此新舊交接之際誠恐新學未得而舊學已荒爲害甚大宜統各省籌之以舊學爲體新學爲用庶無奇邪偏宕之弊德宗開經濟特科劉忠誠張文襄兩公以其名應詔不赴學部設後以爲員外郎亦以疾辭既卒或擬撰事略檢仕履於故紙中出歷次行知皆封識如初無啟視者其高尚如此

鄭東甫比部

遷安鄭東甫<sub>呆</sub>爲部曹二十餘年足迹不至達官門賀松坡嘗語人曰吾觀居京師者皆以治生爲主讀書特其餘事反是者惟鄭君耳東甫事母李恭人孝撫孤姪與甥曲盡恩誼光緒間予兄弟及姊夫馬通伯<sub>北</sub>在京師日與相見東甫邃於經兼得詞章家奧蘊於世事亦通曉在朋儕中罕覩其匹

潘允升茂才

昭文潘允升欲勵志程朱氏之學光緒己卯予應江南鄉試允升亦來接其貌溫然而恭語不妄發架上無一舉業書自性理外惟有馬氏文獻通考蠅頭細書於簡端無一草字予心敬之既歸貽以書則已下世矣蓋年甫二十餘耳 允升嘗爲人治喪儀節倣儀禮而稍變通焉有少年於喪側嬉笑允升撤其坐以警之其嚴毅不徇俗如此

范肯堂明經

通州范肯堂雷予妹夫也性孝友弟仲林錫秋門鏡皆經其教育而成才嘗言兄弟一體也奈何畫爲數域友人秦興朱曼君錫卒收養其寡妾孤子於家好獎拔後進至典衣賣宅資寒士渡海求學其詩文並美詩尤高出於人吾邑吳摯甫先生稱爲海內無對既卒會葬傾東南義寧陳伯嚴吏部三立賦詩云原路一棺寒雨外衣冠數郡仰天時蓋紀其事也

周懋慎公



建德周懋慎公益由兩廣總督致仕僑居天津鼎移後杜門讀易以終亦喜吟詠  
嘗深夜披覽不休諸子以早寢諫公徐舉程子語曉之曰不學便老而衰此足爲  
後生之鑑矣公撫山東嘗勘黃河吾族父星五觀察奎聯方以州牧爲河工提調  
值總辦他往乃獨謁公公詢狗狀以實對公曰吾向在直隸觀水性不如若所言  
星五曰河形隨地而變豈能使山東如直隸邪公知其有閱歷因細詢之翌日告  
總辦曰姚提調所言甚當我不及凡事宜與商量其虛懷納善如此予嘗謁公  
於山東公詢讀何書以經史性理對公曰古人韋弦之佩不同如苛細者宜崇寬  
大因循者宜求振厲餘以此推之可也

### 孫佩南大令

榮成孫佩南田蔡爲合肥令秉直而行於豪家無所屈及去民泣送境外有愛民如  
子疾惡如讎之頌光緒乙未予客鳳陽過合肥詢父老若縣有好官乎僉曰孫公  
其人也予曰彼爲政如何曰他令來者皆爲巨紳作奴耳惟孫公爲吾窮民作官  
君不聞民謠乎包公雖清還不如老孫孝肅合肥人故以爲况佩南善爲古文

無仕宦習舊制知縣秩七品而皆加銜用五品儀獨君仍金頂藍傘嘗至院吾弟  
叔節永遇諸塗君方著公服急下輿携手步行談笑至寓市人爲之驚異而君灑  
然也 佩南在合肥撰楹聯云合則留不合則去肥吾民勿肥吾身及官罷寓皖  
撰聯榜於門曰斯是陋室臣本布衣晚歲主講河南聞又撰聯云浮生止爲虛名  
累垂老方知寡過難前兩聯丰裁嚴峻後聯客氣全消幾於道矣

### 孫紹鼎比部

壽州孫紹鼎爽傳論學惟主力行或舉張楊園陸稼書之書問之君歛容對曰吾師  
也又問王陽明之書對亦然或曰兩派不相容如水火而子皆以爲師奈何君曰  
只除去兩派相攻擊語餘皆佳吾但求藥吾病而已他何知焉

### 喬茂護部丞

華陽喬茂護樹宣統中官學部左丞兼法政學堂監督朔望率諸生謁孔子畢必  
進而告以顧亭林所舉論語博學於文行已有恥二句遜位詔下辭職僑居京師  
孝定景皇后崩舊制據會典皇太后初喪三日內王以下入八分公以上內大臣

大學士等及外蕃王以下公以上至戚台吉等禮部工部理藩院堂官入永康左門至慈寧門之內丹陛上排立哭臨未入八分公以下待位滿漢文武大小各官在永康左門外哭臨公主和碩妃等內務府命婦入慈寧門之內西傍哭臨世子妃以下奉恩將軍恭人及阿思哈尼哈番命婦以上在永康右門外哭臨至是漢臣已不成班因詢於世太保和太保歎曰今何時也有來者已爲難得何例可援耶君遵其言入宮隨內廷有差使諸臣哭臨後獨處法源寺兩年以疾返寓將卒招寺僧至謂曰少陪矣翌日儵然而逝

### 潘季約郎中

巴縣潘季約清宣統中官學部郎中辛亥冬遜位詔下賣屋載書歸吾弟叔節贈以詩曰西南迢遞計鄉程獨抱圖書別鳳城江闊豚魚休作浪春歸杜宇倍關情浮雲易逐驚塵起白日終依故國明早晚茅堂親檢校萬山深處嘯歌聲既歸兩年卒予爲銘其墓

舊聞隨筆卷四

桐城姚永樸仲實

鄉先輩遺事

吾邑方斷事法於明建文元年鄉試中式出天台方正學先生孝之門後爲四川斷事永樂初以不肯書名賀表被逮行次望江投水死作絕命詞二首其一云休嗟臣被逮是報主恩時不草歸降表聊吟絕命詞生當殉國難死豈論官卑千載波濤裏無漸正學師其二云聞道望江縣知爲故國濱衣冠拜邱隴爪髮寄家人魂定依高帝心將愧叛臣相知應賀我不用淚霑巾 齊廉訪之爲明正德嘉靖間名臣嘗得投子山一穴形家言吉公曰與其爲吾子孫利不若利吾族也遂奉四世以上諸柩葬焉而命子孫葬已於旁其後族人果多顯者立心之公如此真不易及 何省齋兵部唐嘉靖中謝病歸僦屋以居買田數畝僅足供祭布衣蔬食而講道日精趙都憲武及其弟均州魏繼之吾邑學風蓋權輿德於此吾邑於西漢蓋廬江郡龍舒樅陽二縣境東漢廢樅陽併入舒晉復置樅陽隋於此置同

安縣爲同安郡治唐廢郡以縣屬舒州至德二載始改名桐城其城屢徙明萬歷四年盛侍郎諱汝吳方伯亦一乃建磚城周六里爲門六計費銀二萬一千餘兩負山瞰河頗得形勢邑人至今祠祀兩公不絕 方公向爲瓊州守地產珠無所取及歸知僕匿其一取投於海曰無以爾珠喪吾珠何公思自棲霞令歸誤攜木器一中途覺之曰此官物也急遣僕送還其子長觀海先生遂如次仲嘉方伯申如季則文端公如也 張大參淳爲永康令時撰聯語云敷政後刑名務先教化爲學主實行恥瓊空言 左忠毅公斗光六歲時讀書過目數十行無所留滯同館有侮之者絨寸褚訴於師己井井成文間取同學課藝點閱父碧衢先生如竊見以爲妄視之無誤心器之而終謂非釋子所宜語其師曰吾先世多隱德後有達者其在此兒乎但虞一躍治則元氣盡矣向後須尋過誤扑繩之此究竟受用也九歲時碧衢課耕公侍側命試作破題卽對曰播厥百穀王道之始也 左忠毅公舉鄉試謁本房陳公大綬陳勉以樹立卻紅柬不受曰今日行事儉卽異日做官清不就此立定脚跟後難措手 左忠毅公成進士授內閣中書撰聯語懸於署齋云俸

薄儉常是官與清自辱既而擢御史候命歸里築室於龍眠山名曰寒知閣題其  
外曰此間有伏龍鳳雛其城中宅名曰瞰椒堂公之襟抱所存卽此可見矣左  
忠毅公自通籍後務接引人材兼善風鑑凡所品題往往奇中家居時與司農方  
公鉉友善方招飲有子八歲侍公問讀何書以杜詩對公曰能誦秋興乎對曰能  
請賜卮酒每歌一篇傾一卮酒音節慷慨公爲起舞方子卽禽山先生文也孫大  
司馬晉兒時微賤遇公於途弗避出語驚人公下輿摩其頂問持杯何爲曰買油  
夜讀耳曰爾能爲文乎曰能公命題試之奇其文遂以兄子妻之巡按直隸時兼  
提督學政見大興史忠正公可於古寺器之及試面署第一召入拜夫人曰此子  
今日一介學生將來事業掀天揭地因使諸子與之游一日史公與公子竊公衣  
冠試之身公自外至史公倉皇慚公曰子他日國家柱石豸服不足以辱子但數  
科未得售耳已而果然左忠毅公拜左僉都御史以忤太監魏忠賢削籍歸時  
封公碧蘅先生壽登八十封夫人亦健在公年五十自分得罪權奸無免理但苦  
無計以白老親者乃治酒爲封公壽使小童前作樂爲商聲歌舞楊椒山熹寫本

赴西市數曲於是封公默曉其意慨然歎曰楊公丈夫哉卽不知楊公父在何如者且夫范滂母婦人也尙能爾吾安能齷齪愧巾幗乎而公亦時時爲封夫人說滂母事封夫人亦爲強顏 左忠毅公與應山楊忠烈公同俱籍知禍未已楊公遺公書言此時豎起脊梁勿動些兒惱恨震藥原羅孰爲便著公答書曰死何恨但死不歸君父終是不明不自先時擇便如懼死何未幾緹騎至鄉先達太僕馬公孟光祿盛公承太僕倪公應與何文端公俱來泣別訂爲世婚縣人張檄將擊緹騎公固止之及檻車出郭焚香送者盈道抵白溝河容城孫夏峯來會因客氏弟有欲令其母爲諸老求解於姊之語舉以告公曰吾雖不肯豈能懼禍而求生於媚人之手乎又曰自古皆有死惟椒山得其所夏峯乃止 明末楊左諸公實被害於北鎮撫司獄中然鼎革後猶有譌傳二人在午門前受御杖死太監等以布裹屍出之者康熙四十二年聖祖諭大學士等審察旋奏詳考諸書俱云死於北鎮撫司獄中由是論定 馬太僕少題詩於壁以自警云爲學如登萬仞山層巖須用小心攀前途儘有無窮路祇在工夫不斷間 馬太僕初爲分宜令有

惠政歷官至太僕寺卿以憂歸分宜民間其貧釀金至桐城見公清操凜然不敢  
獻返而相與謀曰公方爲太淑人求窀穸未得吾曹盍代圖之江西故多精堪與  
者乃延往果購吉壤以契獻於公公感其意誠拜受之今里人所稱三柯松者卽  
其地也 吳司馬用光於天啟中總督薊遼與督師高陽孫文正公宗承同心守禦故  
楊忠烈公貽書有嚴關十萬甲兵一人作萬里長城之語其遺墨嘉慶中猶存  
葉文莊公燦官禮部尙書時值魏忠賢生日同寮皆跪拜公獨長揖用是璫怒罷  
歸 何文端公於崇禎四年由武英殿大學士告歸數年又被召同邑姚休那先  
生康題臥猿詩諷之有猴兒要醒今朝醒之語公因稱疾不出至十四年薨 何  
文端公在京師時有同年生詣之而公未起久之方出客問曰尊夫人亦未起邪  
答曰然客曰日高如此內外家長皆未起一家奴僕其爲奸盜詐僞何所不至邪  
公瞿然自是至老不晏起 孫節愍公文以監軍副使偕楊公文殉難浦城土人  
並瘞尸道旁兄子韋求得之而不可辨乃改斂以歸合葬邑之楓香嶺今呼爲雙  
忠墓 孫節愍公工詩能挽弓百二十斤馳馬射輒中鵠罷卽促樽聽曲酒後耳



熱談兵事以手夾燭焰而誓曰吾他日不能將十萬兵有如此指衆皆壯之同邑

吳子遠號集唐人句贈以一聯云安得壯士挽天河且與少年飲美酒 方氏自

明善先生漸學與東林諸公講學後子廷尉大孫中丞孔繼之家風嚴肅雖婦女亦

有士君子之行廷尉女一適張忠節公文文端公伯父也以山東布政使抗清兵

殉難濟南方夫人亦投大明湖死夫人有級蘭閣集嘗自山東寄中丞子密之檢

討以書勉以講求實學勿徒苦吟痛飲一適吾家十二世伯祖良隱公諱夫卒

守節工詩古文亦善畫其白描大士像尤爲世所稱有清芬閣集明史藝文志載

其目清芬老人 方密之先生少承家學服膺程朱說其外祖吳觀我宮諭德精

研內典與廷尉辨證不合先生侍側竊歎門庭各別惟心則本同耳初先生十二

歲母夫人棄養後夢見之告以信心二字覺而泣因持齋及明亡爲僧法名弘智

字無可號愚者又號浮廬號藥地康熙十年以赴吉安謁文信國公墓行次萬安

而沒子孫及僧徒爭迎遺蛻控於桐城縣令令判之曰查大師誕於桐城方氏飯

依佛法以來初住錫廬陵青原寺其後遊四方晚應浮山華嚴寺之請雖不能至

而代領者爲上座山足和尙近年修浮山志建藏經閣凡大師之志皆山足成之  
今應以爪髮歸青原衣鉢歸華嚴至臭皮囊聽方氏子孫領歸安葬可也 方密  
之先生少寓金陵以屋隘名膝寓吳子遠者先生舅氏也爲集唐人句題柱曰嘗  
與天下士笑讀古人書時中丞公未捐館延同里周農父岐課其弟農父坐塾中  
朋好游讌皆不預人與對坐浮氣自消或談及考據詞章則曰爲之無不可以之  
驕人則不可先生歎爲益友焉 方密之先生於書無所不讀讀竟必提要鉤元  
爲僧後猶手不釋卷相傳擲管處指爲之腫云 錢田間先生澄嘗在金陵遇明  
中官爲僧者言昔年於內廷供事烈皇一日御經筵回天顏不懌忽歎曰求忠臣  
必於孝子之門如是者再因跪請其故上曰今早有展書官陳某乃陳某子其父  
巡撫河南失機問大辟繫獄待決某衣錦薰香展書朕前略無戚容不孝如此其  
能忠乎因又爲跪謝曰薰香舊例耳上曰旣知此例便當辭官不然辭差可也朕  
聞新進士中有方以智者其父方孔炤亦以巡撫湖廣與陳某同罪下獄以智懷  
血疏日於朝門外候百官過叩頭呼號求爲上達此亦人子言訖又歎曰求忠臣

必於孝子之門未幾釋方中丞而誅陳某田間舉以告密之密之痛哭失聲時順治十一年秋九月也 方密之先生能詩且工書畫嘗手書聯語題武岡州金龍山頂古寺云拔地千尋碧漢空中懸古寺離天五尺白雲堆裏響殘鐘順治十三年遇錢田間於建安謂曰吾兩人老矣此生更得幾會平生未嘗爲子畫乃作寒林讀易圖與之旋爲人持去先生更貽以十小幀曰予此後捐棄筆研不可復得矣遂同游武夷而別 方密之先生嘗言守禮者護隄防經世者取權略才士標新達人遺放謹飭者從狷入高曠者從狂入此所以衆喙不齊也平心論之行觀其大才各取長求全太過殊非中和病安能免且得不欺虛以受人猶可服藥 吾邑舊傳錢田間先生在桂王時成一甲二名進士馬公質先生華可久處齋文鈔云嘗考諸書桂王時實無會試事後得桐城軼事一編不著纂輯人姓名中記順治六年冬桂王以禮臣之請仿唐宋開制科取士有詔三品以上各舉所知卿貳自舉其屬彙送考核以十二月二十四日臨軒親試取中八人俱授翰林院庶吉士田間由禮部主事與焉名實第二明年授編修證之藏山閣紀事詩正合八

人者劉莖錢乘鐙原名楊在李來吳龍植姚子壯涂宏猷楊致和也田間入我朝  
不仕楊在隨桂王入緬甸十八年死難李來從李定國矢志恢復定國兵敗亦死  
餘不知所終惟劉莖於十七年投誠又先生子擢祿撰先生年譜亦同蓋先生是  
年三十八歲其前歲所授之禮部主事譜作膳部卽禮部精膳司也 錢田間先  
生晚年嘗三至京師最後以應徐健庵司寇修書之聘時先生七十六歲健庵慮  
其不能首途而先生竟攜所著至日下諸公爭助賞授梓初先生集分存稿藏稿  
茲所刊蓋存稿也詩則吾家開化公文爲刊之先生客京師凡兩年歸康熙三十  
二年卒年八十二 明末吾邑高蹈之士頗衆如姚休那先生七十初度爲詩以  
自祭並自題壙碣各述平生出處又有陳明生明髡頂著古衣冠自言爲天下真  
逍遙叟得世間大自在人將卒亦預作墓誌又有張獅崖度繪己像著明衣冠方  
龕山題以詩有句云乾坤俱是武靈服邱壑還餘塾角巾又有張湖上載文端公  
兄也明諸生隱於松湖不入城市曰吾奈何衣冠與人拱揖又有方子留授太僕  
少卿大美孫也亦明諸生以父瞿庵強之就試逃爲僧久之歸營庵宅旁兼事

父母未成而卒 潘木崖先生 江於康熙中編龍眠風雅道光中徐六襄 續繼有  
桐舊集之選而木崖友李芥須雅 何存齋 紹永復編龍眠古文吾邑先輩藝文賴以  
不泯木崖隱居北郭之河墅芥須臨卒乞葬於木崖遂葬之河墅旋瘞鶴於墓左  
謂其孤介與鶴宜也 陳默公先生 輯宋元詩會既成會新城王文簡公奉使  
祭告南海次吾邑先生初未相識大雪中往見之二僕負巨囊隨後掛罷呼具案  
卽置數十大冊於上述求決擇意文簡披閱竟日已而過滌岑賓主談諧無一語  
及世事賦詩一章去謂其樂爲冠蓋交游中所少 張文端公爲編修時分校禮  
閣家人猶經旬乏食配姚夫人搜得麩數斗遂舉家食麩湯將一月官禮部侍郎  
屋猶止數楹游登台輔數十年不易一椽不增一瓦曰安敢爲久遠計邪 平湖  
陸清獻公之擢御史也世皆知由澤州陳文貞公論薦然吾邑張文端公亦有疏  
乃奉旨行取時文端方爲工部尙書也 康熙四十四年聖祖南巡時湘潭陳恪  
勤公爲江寧知府有毀之於上者會張文端公由院入覲上問江南廉吏首以恪  
勤對上曰其爲人何如對曰吏畏其威而不怨民懷其德而不玩士式其教而不

欺廉其末也上遂釋然 張文端公居宅旁有隙地與吳氏隣吳越用之家人馳書於郡公批詩於後寄歸云一紙書來只爲牆讓他人三尺又何妨長城萬里今猶在不見當年秦始皇吳聞之感服亦讓三尺其地至今名六尺巷或謂此丹徒張文貞公事殆誤 張文端公致政歸爲草堂於龍眠雙溪嘗徒行遇擔柴者廢至輒旁立讓之至今後生入山或乘肩輿相觸柴夫猶舉往事相詰焉 張文端公於居室自書一額曰惟肅乃雍又以四語訓子曰讀書者不賤守田者不飢積德者不傾擇交者不敗又撰楹聯云萬類相感以誠造物最忌者巧又云富貴貧賤總難稱意知足卽爲稱意山水花竹無恆主人得閒便是主人其雙溪草堂聯云白鳥忘機看天外雲舒雲卷青山不老任庭前花落花開 張文端公不喜博奕嘗訓子曰馬弔淫巧衆惡之門紙牌入手非吾子孫太湖趙介山先生楷文不喜觀優或乞書戲場楹聯乃走筆與之曰防盜防姦防火燭費財費日費精神 張文端公嘗言吾生平未嘗受小人之侮只是轉灣早耳 張文端公有擬古詩八首其一曰曠懷樂天真舉世誰能然譬彼春晚蠶吐絲自縛纏譬彼夜飛蛾投膏還

自煎人生婚與宦早結煩惱緣一葉泛滄海茫茫浩無邊或爲龍抱珠或爲蟻逐  
羶貴賤雖懸殊同爲情所牽鳩毒若在手肩臂猶可捐語子解脫法祛欲心宜堅  
其二曰富者人競取貴者人競求萬願如谿谷涓滴焉能酬十索不見德一忤生  
怨仇古人識此義權利等戈矛厚藏以爲戒高位以爲憂所貴明達士秉懷若虛  
舟由財惟推解處位懷謙柔以身爲正鵠矢鏃夫何尤語子解脫法平心與物游  
其三曰日月有虧蝕天地有盈虛堯舜千古聖嗣續歎均朱宣尼百世師中歲戕  
伯魚萬物齒與角豐齋相乘除同生天壤內有飴復有荼大造轉鴻鈞災沴無歲  
無何況我與爾太倉稊米如乃欲百稱意鬱鬱何其愚語子解脫法夷險常自娛  
其四曰人生有萬端閱適良爲難稔知清靜福不在朝市間猗頓富百廩衛霍蛾  
大冠珠玉與竹帛皆非天所慳溪澗繞幽宅松竹翳層巒烟霞塞戶牖風月滿闌  
干觴詠屏機事琴書領清歡上仙所珍惜杳杳絕人寰語子解脫法卽事謀所安  
其五曰人間禍與福端委相廻旋塞上失馬翁良駟來翩翩愛子曰馳騁顛蹶幾  
不痊乃以跛蹇故翻得逃戍邊樗以癭獲免蘭以香自煎萬事類如此甘苦恆相

緣華廡不必羨憂患不必捐無迎亦無拒委心順自然語子解脫法倚伏觀其全  
其六曰棲遲邱中士焉知涉世勞壁立劍門阻浪拍瞿唐高蠶叢多債轍鮓甕不  
容筭若比世人情此險等秋毫胸次排劍戟唇吻攢戈矛所毀成瘡痂所譽生羽  
毛涪州與僦耳坎壈多所遭舉步卽有礙豈獨非賢豪語子解脫法忠信涉波濤  
其七曰何者損靈府盛怒爲其端目張可決皆髮上可衝冠蓬勃滿胸臆暴烈摧  
肺肝嗟此方寸地氣血如瀾翻柔陽走車輪雷電相擊搏於物了無害清虛先自  
殘融怡風日麗遼闊天宇寬光景常內照當作如是觀語子解脫法舒徐神自安  
其八曰中夜起長歎沈思不知疲精神熬八極心慮周四維得失計尋丈利害析  
銖銖搜索窮變化謀畫決雌雄騰騰入火宅冷冷墜寒池冰炭自交戰一夕雙鬢  
絲焉知造化力捋捥偏在茲雪消鴻爪滅多算空爾爲語子解脫法何慮復何思  
張文端公雖貴而志不忘邱壑由禮部尙書乞假歸以聖祖賜金構園卽以賜  
金名之屬吾家宮贊公諱士繪圖新城王文簡公爲題詩焉 張文端公雙溪草  
堂少時讀書處也予告後優遊其地九年築隄種松名萬松隄用東坡白首歸來



種萬松語草堂有亭取丁令威化鶴故事名曰來鶴命身後爲窀穸今龍眠太傅墳是也 張文端公福德兩盛戴南山編修嘗曰左傳所謂六順吾鄉張大傅家可謂備矣方望溪侍郎亦曰桐城葢爾邑族姻咸聚焉事或不當輒遭指摘惟於張公無間言 張文和公文端公次子也初以詞臣分校禮闈有同事欲干以私公知之賦詩云簾前月色明如晝莫作人間暮夜看其人覽之慚而退 張文和公貳刑部時有猾胥衆讎曰虎公逐之因號公爲伏虎侍郎又司官嘗持文至言內元氏縣盡作先民應駁問該撫公笑曰若先民改元氏則外省之錯今元氏改先民不過書吏一舉筆之勞爲需索錢財計耳司官悟乃責書吏而逐之及公入閣時世宗已卽位每見羣臣必命紀問答語進呈惟公無絲毫舛誤或詢及部院大臣及司員吏胥姓名籍貫科目先後皆答如響平生作書未嘗錯落年八十後偶顛倒一語擲筆歎曰精力竭矣其才之敏如此 張文和公爲軍機大臣阿文成公年方少爲軍機章京公一見卽知爲國器時疆吏入都或有所餽不過葛紗二事嘗見僚屬藏名畫歸語長子晴嵐閣學若異日至閣學齋中則已懸之矣公

正色曰我無介溪之才子有東樓之好奈何閣學大懼急還之 張寶臣侍郎珞廷  
文端第三子也督學江蘇有長洲老諸生名沈德潛侍郎問曰珂鄉名此者有幾  
對曰惟生員一人侍郎瞿然曰吾少即讀先生制藝奈何猶屈一衿取充拔貢而  
是秋鄉試文憲中式連捷入詞林會高宗閱南邦黎獻集見其詩賞之詢侍郎兄  
文和公文和以老名士對上命和消夏十詠及葉落詩俱稱旨由是受知其晚履  
亨衢實侍郎兄弟有以成之也 張寶臣侍郎嘗買宅已給價矣其人爲奴僕所  
慫恿誣言未給所畫押皆倚勢迫爲之者將訟於官侍郎歎曰吾之德不孚於人  
乃至此乎竟如原數重付之而令別寫收字吾邑迄今無論田宅於契議外必別  
書足價收字由此而起此可以見盛德矣 張文端公諸子皆無富貴習而第六  
子桓臣侍郎珞廷尤恪謹少省公雙溪公於諸子皆給雇驢錢而侍郎獨步行以其  
錢購紙筆 張桓臣侍郎奉命祭陵寢先期數日值大風雪途次同人欲沽酒禦  
寒公以未曾行禮力持不可蓋生平不欺閤室類此然諸城劉文正公嘗謂吾家  
惜抱公曰君同鄉張桓臣侍郎君以爲何如人也惜抱公曰孝友篤敬人也文正

曰公非策此而已其立朝有丰裁能斷大事吾希見其比者會他客至不及請問其詳惜抱公常以爲恨 張氏自文端公以來多顯者及鏡察閣學若澄文和公次子卒其夫人深以盛滿爲憂戒諸子勿求仕已而夫人又卒或納貲得官其後諸未仕者簪纓不絕此得官者雖洊升至二品而子孫獨微 張逸園先生初爲熱河巡檢杖留守內監爲僧者于文煥聲震一時遷順天府南路同知緣事罷旋詔以知縣用發甘肅後自直隸撫寧令歸因天初雪召匠築臺一夜成之與客賞宴謂人曰樓臺平地轉眼卽變吾但取頃刻之歡耳甘肅官吏瘠苦相率僞報災請賑獨先生與同邑章淮樹觀察桂不肯爲及乾隆四十六年嚴旨命阿文成公清查爲者皆敗人乃服其堅定有守焉 方望溪侍郎五歲時父逸巢先生舒攜之郊行聞雞鳴以雞聲隔霧命對侍郎應聲曰龍氣成雲 方侍郎少偕同邑戴兩山編修作文編修質敏先脫稟持示侍郎入門聞吟哦聲潛聽良久不覺屈服退而自毀其稟更撰成乃敢出示 方侍郎嘗與慈谿姜西溟炎大興王崑繩源論行身所嚮崑繩曰經緯當如諸葛武侯李伯紀王伯安功業當如郭汾陽李西平于

忠肅文章當如莊生司馬子長侍郎曰此天之所爲非人所能自任也學行繼程  
朱之後文章在韓歐之間其庶幾乎西溟以侍郎言爲信 方侍郎成進士後聞  
母病不俟廷試而歸李文貞公馳使留之不得與兄百川弟椒塗林相友愛兩  
先生卒每與人言及之未嘗不流涕 方侍郎在朝遇事不憚苦口爲秉政者言  
之有一巨公語人曰方靈臯字 侍郎文行皆不易及惟好強聒常使人厭先大父按  
察公論其事以人非有熱心必不強聒惟強聒乃靈臯之所以爲靈臯也 方侍  
郎官至卿貳而夔無餘貲晚年嘗與人書言欲積三百金以竟未了事恐衰病之  
軀不易償所願其清况可想矣 方侍郎嘗於臥榻前懸聯語以自警曰稍存夜  
氣略似人形 方侍郎點勘諸書間有用藍筆者考其時蓋國恤也 方侍郎持  
身嚴密顧嘗語人曰吾少好文而不好學故終老無成顏子不遷怒不貳過而孔  
子許爲好學使吾能以好文者好學雖愚且頑概乎必有聞矣 方侍郎嘗作詩  
海寧查他山見之曰子詩不能工徒奪爲文力侍郎自是不爲詩吾家情抱公嘗  
作詞嘉定王鳳喈盛 頌語休寧戴東原曰吾昔長姬傳情抱 公字今不畏之矣東原曰何謂

邪曰彼好多能見人一長輒思並之夫專力則精雜學則粗故不足畏也東原以告惜抱公自是不爲詞 戴南山先生十歲讀諸經畢學爲古文二十歲聞潘木崖家多藏書往假觀因師事之久之入縣學又數年貢成均入京師韓文懿公見其文異之折行輩論交由是名曰著 戴南山先生自父霜巖先生 碩沒遺負旣償舉田宅及室中之湮盡歸於弟凡教授與賣文東西奔走者十餘年始購南山岡田五十畝並宅一區顏曰硯莊然歲收僅足供稅及家人所食仍不獲安居年屆五十始通籍未久遘禍柩歸卽葬硯莊旁 方百川嘗謂戴南山曰天地之生君子卽有小人猶父母之生子有才亦有不才也父母卽惡其子之不才而有人焉爲之掩匿覆蓋其心必喜有人焉數其惡而暴其狀無纖悉之遺焉在父母之心必有甚怒而不樂者天地之於小人也亦然吾與子所刺譏悉中小人之疾欲天地之喜而勿怒得乎及百川卒南山爲作傳特引以爲贊蓋亦深服其論云方恪敏公少遭家難省親塞外嘗不給時有奇其貌而周之者如江寧清涼寺僧寶應虛家巷屠者是也又嘗與仁和沈椒園廷芳海寧陳勇南錫遇二人方會試共

坐一車日見公步於後異而詢之知其故援令登車而車袂不能容乃每人日輪替行三十里抵都而別後二十餘年二人爲外吏又同入都途中有直隸總督差官來迎固邀至署及相見卽前所遇少年也 方恪敏公少從其族父望溪侍郎習禮秦文恭公輯五禮通考多與之商訂嘗論濮議諸人說皆未盡本生父母固不可稱考亦不可稱伯叔惟當曰本生考庶幾名實允符光緒中醇賢親王奕薨孝欽顯皇后命德宗持服期年而稱王曰皇帝本生考蓋用公說 方恪敏公得子甚遲及生勤襄公維喜而作詩有老夫年六十添汝作中秋之句勤襄數歲時高宗命抱至御座旁置膝上解金絲佩囊賜之 方勤襄公爲浙閩總督嘗陞見仁宗詢牧令中有好官乎公對曰如某某者皆好官也然不得升職上曰何以對曰不合例處分多也梅伯言先生嘗歎其言爲有古大臣之心焉 方氏工詩者首推翁山先生次則有南堂真觀扶南世舉翁山客中除夕詩云去年除夕歸自北行李到門天已黑今年除夕客南方江路阻兵歸不得老妻凝望眼將穿只道今年似去年高樹夕陽鴉影亂猶將小女立門前南堂初以族人孝標撰滇黔紀聞事

牽累隸旗籍有寄內詩云君恩縱有歸還日只恐相逢是白頭或聞於聖祖聖祖  
赦之批其詩後曰許爾黑頭相見其後客中又有詩曰老妻書至勸還家歷數田  
園樂事除震澤鱸魚彭蠡酒宣城粟子霍山茶牽蘿可補牀頭漏種豆猶開屋角  
花粗布衣裳新米粥爲誰留滯在天涯兩先生詩皆近香山惟扶南爲昌黎詩作  
注時效其體 錢白渠先生蘇嘗言近日名流大都口耳之外無學名利之外無  
事妻子之外無人 劉海峯先生初遇吳縣吳文恪公玉於逆旅談論甚相得既  
至京師文恪爲之延譽時禮恭親王恩好與名流交而傾倒先生尤切比歸竟不  
通一字禮親王嘗歎其高 劉海峯先生以聯語題安慶大觀亭云石簞亭高看  
天外雲樹蒼茫無非樂土湖平岸闊問江上風帆來往那是閒人 葉花南庶子  
西以應博學鴻詞入都不肯干謁既斥撰聯語云人皆謂之狂生我終當以樂死  
督學湖南日買城東紅莊宅手書一聯寄歸揭於堂曰繞屋樹千章憶童子釣游  
時某水某邱似向夢中初化蝶堆牀書萬卷待先生歸去日一觴一詠肯教海上  
獨驚鷗 趙雨亭先生璣與同里葉君陽之父爲中表陽緣事戍伊犁先生送之

行既至乃歸約明年再省之竟如期至時葉族人椿亦在伊犁其母託致金而椿死先生以其柩返金不足則稱貸爲之時稱義士吾家惜抱公嘗有詩題其出關圖云冰雪天山照往來懸旌四見玉門開尊前澀緒顏如昔身是唐朝老萬回其事在乾隆五十四年 汪梅湖先生之懷寧詩人也與吾邑錢田間先生同爲明遺老田間交游廣知之者多梅湖詩惟建昌陳伯璣允衡或曰南昌人稱之及乾隆中族子銳齋鍾付梓吾家惜抱公序之始行世子最愛其過雞鳴寺登古臺城詩其一云廿年不到雞鳴寺此日重來異昔游鼠迹滿庭僧似定蛛絲繞座佛生愁湖亭敗瓦葑千頃鐵井荒簪莽一邱未可久留攜手去徘徊猶愛野花秋其二云十廟紅牆繞徑迴橋門斜對寺門開丁公自怕歸華表魯殿誰知化劫灰幾輛牛車官路過一行樵豎孝陵來尋秋大悔真多事誤上蕭梁武帝臺 懷寧鄧完白先生少貧讀詩至毛詩七月篇而輟其後竟以文章翰墨享大名此可見天亮之絕人也光緒中其曾孫世白孫示予以羅兩卷所畫先生登岱圖意態飄逸又先生字三幅涇縣包慎伯跋云此頑翁先生一絕筆也技至此奪陰陽之舒慘變人



心之哀樂造物能令久住人間以自失其權邪又吾家惜抱公爲先生書聯云茅屋八九間釣雨耕煙須信富不如貧貴不如賤竹書千萬字灌花釀酒益知安自宜樂閒自宜清其詞蓋先生所自撰云 太湖李木山長與吾邑汪白門制軍志同時居官並有廉名時人稱爲汪白菜李鍋粑鍋粑皖語謂鍋底焦飯也 汪稼門制軍每按部所至各州縣供張不過數金咸歎爲自來大吏所未有公嘗假歸攜僕數人既至扁於別室懼以官場面孔加於鄉黨也將行乃攜之去 汪稼門制軍在兩湖任精於捕盜江湖旅客皆無戒心武漢渡船營於中流勒索人財公聞之微服往驗果然乃定值每人制錢五文以瓦一方給渡船上黏地方官印令過江者非有瓦之船勿登如違例苛索則碎瓦而每日必以瓦呈驗由是其弊遂革 江漢爲楚災頗鉅江至松滋漢過鍾祥勢不可遏舍築堤別無良圖荊州自乾隆五十三年江水由萬城至玉路決口二十二處沖入郡城官解民房悉漂沒高宗命阿文成公賚帑金二百萬往撫災戶並修故堤然自是江於嘉慶元年七年九年漢於乾隆五十六年嘉慶元年至十一年屢決潰口凡七十處十二年吾

邑汪稼門制軍奏准將漢岸商每年匠費十萬兩爲堵築鎖疏之用並禁民曲防  
察鄰漢岸商又捐五十萬金助工遴員堵濬且命各州縣沿堤種柳水患乃紓  
方石伍先生子與汪稼門善願落拓不遇築室邑南拳莊自撰聯語云有修竹有  
梅花好辦百年供養不山林不臺閣自成一種文章其妻卒輓之云苦我半生僅  
存薄命糟糠猶歸天上祝卿來世不遇封侯夫婿莫到人間 馬相如先生原由  
舉人官內閣中書嘗游保定爲方恪敏公賦木棉詩有句云花開天下暖花落天  
下寒爲時傳誦平生以朋友爲性命有過從者必酌以酒明日斷炊弗顧也沒於  
京師幾無以爲歛鬻馬於市始得蓋棺友人作鬻馬行以弔之 馬儀顛先生綽  
惜抱公妹夫也嘗值歲除索逋者麇集先生貸金他所歸遇貧而自經者解之蘇  
竟以金昇之抵家默不語其夫人曰豈未假得邪曰已得之仍不語固問則曰吾  
見有更難於我者已與之矣索逋者聞之感其忠厚相率去後先生子魯陳宗孫  
元伯辰先後成進士迄光緒中其裔科名猶不絕 馬元伯先生家居晨起讀毛  
詩聲琅琅不絕配方夫人以諸孫睡熟懼其驚也止之則移於廳事誦如初雖童

奴環於側雞犬鳴於前皆弗聞見其專精如此 馬幼白先生章樹與兄公實先生相友愛嘗爲葉子戲公實過而擧焉遂終身不復爲先生經理族中公田有餘輒增置之久之視舊加兩倍迄今孤貧咸賴之邑有建築估費銖黍不爽然必別除若干與工匠以酬其勞故無怨者 吳春麓先生枚廣官禮部郎中林清之亂同官駭散先生獨宿署中或危之先生曰國家有急豈可空部無人乎後改御史歸吳侍御嘗言憂與樂盛衰之本勤與惰成敗之原廉與貪得失之林寬與虐恩怨之府靜與躁壽夭之徵忍與激安危之券謙與盈福禍之門敬與肆存亡之界 吳歸山先生延輝春麓侍御弟也自涪州知州歸囊橐蕭然惟十三經注疏二十四史各一部而已先生奕世仕宦而清貧特甚故其卒也方植之作輓詞有蕭條宦業巾衫做清節家風物論稱之句 劉孟塗先生開少貧客游四方嘗獻詩於長白英煦齋相國和相國懸於堂語來客曰此桐城諸生劉孟塗所作也人歎先生詩之工未嘗不以相國爲好士其後襄平蔣礪堂相國任粵督先生在幕府一日省城外下河火相國聞報曰吾知其中必無孟塗蓋下河故游士挾妓縱酒地也

先大父按察公初筮仕劉孟塗先生贈言曰務大體存小心有深情無躁氣 李  
海帆先生傳宗少貧贅江氏撰聯語云傍他門戶非男子挽起鬚眉是丈夫其夫人  
亦賢嘗拔釵俾先生應試後先生由舉人大挑得知縣歷官至布政使歸夫人已  
卒矣先生名其堂曰寄鴻閣曰典釵 道光中德清徐敦誠與他人婦私爲妻蔡  
氏覺懼洩遂殺蔡氏賄官吏以自縊結案蔡氏母家訟其冤獄懸三年不決宣宗  
命王文恪公往鞠得實前審官皆抵罪吾邑徐太僕鏞時爲嘉興知府獨以未簽  
押免議光緒中江甯民周五毅朱彪遁參將胡金傳欲邀功捕僧紹棕山學如論  
死今太傅陳公琛方官侍講學士具疏劾之德宗命薛雲階尙書往鞠得實前審  
官皆抵罪吾邑孫海岑觀察錦時爲江甯知府獨以未簽押免議 張柏溪先生  
準少應郡試郡守以張格爾平命作凱歌先生有句云本是聖朝歸順地不須重  
築受降城守取冠其首遂補學官弟子 方植之先生晚好佛注金剛經先大父  
按察公贊廣西軍務先生亦將主講祁門賦詩爲別中有句云人天我歸佛事業  
爾封侯不朽憑三立都爭第一流方植之先生卒作輓詞者甚衆最後徐溝喬爾

保以五字聯至云沒可祭於社心在復何言羣推爲歷卷蓋先生疾篤時端坐謂門人文鍾甫光復曰此時惟覺心在耳喬聯非獨以用陶對韓見奇亦實有所指也

戴存莊先生

衡鈞

少時才氣極豪嘗以詩付梓自謂酷似太白持以獻於方植之

植之殊薄之以爲盡客氣假象先生慚沮累日竟劈其版故中年以後所作格律

深細非復舊觀

戴存莊先生得鄉舉先大父按察公喜甚貽書曰吾子高捷此

榜爲不虛矣既北上曾文正公詢古文法先生以惜抱軒尺牘授之文正由是精

研文事故文正嘗謂先生自以爲本先進之法嬾之後進義無所讓也

戴存莊

刑李瑞人於粵賊破城以剪刀刺喉死存莊輓以聯云官畏賊賊豈畏官看今日

逃死衣冠應慚巾幗我負卿卿不負我願來世同生桑梓再結絲羅

方存之先

生宗

植之從弟也宰棗強九年歸寓皖上時予兄弟先後入郡邑庠先生語之曰

汝見燈乎燃草一莖雖不甚明而膏不竭若數莖則愈明而竭愈速矣欲明而不

竭盍益膏乎汝輩前程未可限量他日宜念鄙言先輩啟迪後進懇切如此今豈

易圖乎

道光咸豐中吾邑耆儒自方植之外有朱魯岑

道

許玉峰

文鍾甫戴

存莊蘇厚子諸先生及粵匪亂定皆物故矣方存之先生爲言於曾文正公各爲  
題墓碑其貧者給費由是皆安窳窳 吳摯甫先生之謁曾文正公也由方存之  
時當甲子鄉試文正問見佳文乎因以摯甫闢藝進文正驚喜曰此文若不售考  
官無目矣旋發榜果高捷明年復捷南宮遂謁文正受業 吳摯甫先生晚歲至  
日本考察學制僕僕道途不避風雨嘗因仆傷鼻流血沾衣猶不息曰日本人與先  
生遊馬關李文忠公議和處也或請題詩先生大書傷心之地四字與之 江待  
闈先生有學詩於方植之世頗稱其夕陽下馬渡黃河之句及游西湖詩仰臥船  
頭天倒影湖東樓閣在湖西二句其集中有贈先考竹山公詩一首云颺飄野鶴  
盤千仞凜凜青松秀一株十載兵戈淹日月一尊風雨對江湖名臣愛士情何重  
滄海橫流道不孤獨愧頭顱今老大看君豪氣佩昆吾名臣謂曾文正公也 鄭  
容甫先生福年十三方植之見其詩訝曰何童子出語竟似黃山谷也因致之門  
下先生亦從江待闈游後又講天文算學於葉翰池棠曾文正公延海寧李壬叔  
壽衍西人幾何原本既成讀者鮮能以句先生一思而得之方存之因介之見壬

叔壬叔與討論累日大驚異以爲從未見有如此穎慧者年四十遽卒遺著多散佚先考竹山公爲刊其詩及惜抱公年譜 蕭敬孚先生穆嘗言文章固不可闕修辭之功然必以經史爲根柢乃足自立又言人苟各表章先世事蹟著述合之卽一代文獻非第爲家乘光已也 徐椒岑先生言少年涉事宜加意三端曰勤職業曰寡嗜慾曰多禮數 馬慎庵先生起予外舅也語予曰吾觀前輩陳設書籍皆整齊或有破損以時補緝書法雖有工拙必字畫端正墨色濃厚婦女於室中事亦然均不似後輩之簡率 吾邑以武功顯者在近世莫如程忠烈公初陷粵賊中投誠後隸曾忠襄公營及文正公命隨李文忠公公固辭不獲已乃去用是文正重其爲人公不識字然聽幕僚誦文牘輒能指其疵謬嘗有用哀鴻遍野四字者公曰鴻吾帥名且太夫人在堂何得加哀字其敏如此原配高夫人以公來投急不及偕賊迫使作書招公不可賊脅之夫人知不免先撲殺其子然後撞石死亦烈矣哉

先世遺事

姚氏元末由餘姚遷桐城至明景泰中第五世祖參政公始以進士起家公初名  
煦字東升生時父宗顯公諱夢九日東出莫曉其意及公補諸生司訓程鵬飛命  
易名爲旭始悟夢之有徵也 參政公歷官至雲南參政歸隱後家無餘貲晚年  
以田分授諸子其文簿今尙在僅租十餘石而已 參政公爲諸生時偕友宿爨  
舍一夕夢神出句云黃菊花開金鳳羽公倉卒未及對成化甲午冬自南安守入  
覲阻凍臨清夜復夢神曰昔贈一語胡久不對也公寤續之曰青松幹老鐵龍鱗  
先八世祖葵軒公諱宅心忠厚時家中落躬耕自給會有徭役爲族諸生所  
困憊甚作感懷詩云四十年來光景殊蹉跎歲月竟何如兒童五六飢寒迫生計  
蕭條事業孤爨火炊餘蒸麥熟柴扉掩罷聽征呼重重樂事人間有寥落淒涼似  
我無旣成授諸子且戒之曰他日子孫有興者當厚恤宗人也及公卒諸子皆入  
郡邑庠其後孫湘潭公諱暨先副使公諱先後成進士姚氏科名人物至今  
稱盛皆公後每鄉會試有薦者必依公原韻和之積久成帙迨惜抱公釋褐乃止  
不和 葵軒公課子嚴使受業名師束脩豫儲中堂閣上每月朔拜而後致生平



於人無忤會祖塋開祭族人圖葬者爭陟其巔公止山麓樹下謂諸子曰埋我於此後諸子遵命果爲吉壤然公於彤家言固未嘗研究也 先九世祖似葵公自諱處以明經貢賜博士冠服不受而歸子先副使公宰海澄方校士而公書至衆引避副使公笑曰吾父無私語發讀則言官中事不患不明不斷患其大過默念爲生民布德次第未減而已衆歎服 先副使公初爲海澄令濬渠溉田民賴之稱姚浦歷守杭州汀州加副使銜歸旣卒杭人祀之名德馨祠在吳山城隍廟左又有一祠在西湖孤山側白蘇二公祠右惜抱公集有謁祠詩先大父按察公集有祠記惜抱公詩陳石士侍郎光用爲浙江學政時嘗書石鐫於祠壁祠中舊有方勤襄公額曰美政誰儔張文和公楹聯曰海上人思姚浦澤湖四祠與白公隣又書巢公淮諱官杭嘉湖道時有碑記毛生甫先生生機及陳侍郎後亦有文勒於碑今惟書巢文存按察公嘗謁祠數次道光二十三年自臺灣入都留銀二千兩屬族長監工重修兵燹後聞吳山祠爲官紳借興孝廉堂而原像仍奉祀孤山祠則不可考矣 大清刑律定於先十二世祖端恪公視前代爲寬公嘗有疏請除明季酷

刑如炮烙腰斬宮刑廷杖之類凡七今子孫辮纓未替皆盛德所貽也 我朝定鼎後各部堂官滿漢並用意常齟齬端恪公在刑部每遇嬰案滿尙書欲從重比公輒默然俟來問徐曰人命至重未宜草率宜再細思用是滿人服之平反甚衆陸清獻公謂可以爲處異己者之法 端恪公爲大司寇日撰二語云常覽胸中生意滿須知世上苦人多書壁自警其後官刑部者因懸於楹至光緒中猶存端恪公在京師寄邑中貧窶者分恆敦時慈四目凡族嫗月有常給曰恆問一舉行者曰敦其關於婚嫁喪葬不時之需曰時非族嫗而恤其無告者曰慈歲散數百金以爲常 端恪公嘗訪蔚州魏敏果公先有在座者欲引避魏止之曰試聽姚公言既入魏詢病狀曰君憂國甚若王師告捷必愈矣公曰昨欲共作函與圖公海已發未魏答已如尊旨告之矣蓋吳三桂方爲逆公恐師行或擾民也其人退而嘆曰君子固無私言 端恪公常喜誦論語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一語又曰憂人之憂樂我之樂又曰卻千金而樂名根得一金而喜利種又曰我心有不快而以戾氣加人可乎我事有未暇而以緩人之急可乎又曰士大夫一硯一琴當

得佳者視可適用琴能發音其他皆屬無益 柏鄉魏文毅公嘗贈端恪公詩云  
二十年前共掖梧山林廓廟幾踟躕封章海內稱鳴鳳事業中原羨棄繻冀北衣  
冠饒劍佩鄙南經濟有菰蘆春風客舍聞啼鳥未忍扁舟泛五湖及薨魏敏果公  
哭以詩二首有句云青蒲白馬舊相隨三十年來是我師又云體恤民情天下望  
調和國是老臣心 先十三世祖羅田公諱立端恪公第四子官羅田令愛民如  
子不輕笞辱地患盜立保甲法令牌長自相逐捕其催科亦但以牌示俾民自催  
之盜息而課早完建學宮置義冢設官箴力行實政既卒民立祠以公卒日羣祭  
之名姚公會 羅田公喜讀通鑑凡歷代用兵治河運漕行鹽諸事必圖其山川  
道路於壁時觀而記之故史事洽熟 朝邑公諱士端恪公第五子官朝邑令其  
與蒲州爭黃河古岸事爲世所稱而辦賑尤有德於民時聖祖遣重臣齎帑金來  
秦既抵朝邑見公辦事精密嘆曰使州縣畢若是朝廷何有西顧憂哉時詔有招  
流民百戶歸者授縣令公方請告力疾爲兩孤姪經紀之而諸子弗及也 先十  
五世祖諱修公少與同邑葉花南劉海峯王中涵洛方芋川澤諸先生約登樓爲

與世不好之文成進士後益耽心經吏日有定課家人以餅餌進公方目注書誤以爲墨磨於硯良久乃知故方望溪侍郎言於朝曰吾筆墨馳騁不如邑子劉才甫峰字學問詳博不如姚南青公惜抱公少受學於先編修公編修公問所志對曰義理考據詞章三者缺一不可編修公大悅遂以經學校公昔吳竹如侍郎疑此言昧於本末之辨先兄閑伯諱永曰此第論治經作文之法耳蓋解書爲文必以義理爲歸然考據詞章未嘗致力則義理亦無由明故並言之况公固冠義理於首乎其後永樸又見公與林仲憲書正論此說略云館所云學有三塗以義理爲其一者謂講明而辨說之猶是文字中之事未及於躬行爲已也躬行爲已乃士所以自立於世根本所在無與之並者安得同列而爲三乎雖然言義理雖未逮於躬行而終於躬行爲近若文章考證之事舉其極亦未必無益於躬行然而以視義理之學則又遠矣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非義理之謂乎若古文之學須兼三者之用然後爲至夫論學之旨或分或合所從言之者殊會其趣則一也然則公所自說已分明使吳侍郎見之當可以渙然冰釋矣惜抱公古文辭

類纂康本誤纂爲纂黎純齋昌鹿續之又改纂蕭敬孚曰漢書藝文志於論語云孔子弟子纂焉顏注纂與撰同具也此惜翁所本又嘗從柯維騏說以史記平準書太史公曰以下四百餘字當爲此篇之發端或謂不然武進劉葆良屏樹曰漢書食貨志正以漢興接秦之敝等句叙於此段下足知孟堅所見史記本固如柯姚二家說也至謂漢書賈誼傳陳政事疏首言可爲長太息者六而闕一事當是食貨志中論積貯一段或因魏志高堂隆傳引此作三遂以六爲誤字愚案吳志華歆傳引此又作六不作三且其下長太息字雖止三見而實有五事似仍以惜翁說爲是華亭姚春木椿受業惜抱公門一日公問曰子嘗讀程朱書乎對曰未也公曰自南宋以來天理民彝留此一線未泯滅皆程朱之功無忽視焉春木由是研求洛閩之學惜抱公嘗言爲學不可以不勤植品不可以不端學勤則所得固品端則行不移而知至焉氣充焉所守於內者如此其施於外者宜何如哉又言天下之理無窮經之所蘊亦無窮人各據所得以待天下後世論其當否吾之不必徇古人猶後人不必徇我也世稱漢儒之考證宋儒之義理其尤善者固也

然漢儒說義理未嘗無精當之語宋以後攷證又未始無過越漢說者是亦在善擇之而已又言近世爲漢學者無宋儒苦身力行之學而摘其文義小疵相詬病是妄人也 自明以來談文章者於八家外皆推歸熙甫有光顧以考據爲文及工駢體者不謂然故陽湖洪稚存過崑山詩云人言太僕繼南豐微覺前賢面目同我讀亭林居士集不求工處自能工惜抱公持論則與之異其論書絕句中有一首云雄才或避古人鋒真派相傳使繼蹤太僕文章宗伯字正如得髓自南宗諸城劉文正公嘗言生平所見文士知政體者惟姚姬傳一人南康謝蘊山方伯啟曰姚先生如醴泉芝草使人見之塵俗都盡青浦王蘭泉侍郎神晚歲集海內人詩至惜抱公曰姬傳藹然孝弟踐履純篤有儒者氣象武陵趙文恪公與先按察公談及惜抱公嘆曰姚先生經師也亦人師也按察公自四川歸湘陰李文恭公邀至金陵寓四松菴一日梅伯言郎中來見門外懸額有惜抱公跋語顧謂按察公曰先生尋常文章翰墨不必皆絕於人要其氣味清通淵雅人自不能及按察公以爲知言 吾家初筮仕爲守令者多自參政湘潭副使羅田朝邑諸公外

如開化公階州公

諱文

大定公

諱東

並有循良之譽而長於捕盜莫如中丞公

諱柔

任皋蘭令時有要犯越獄遁衆皇然公曰勿慮也速往東門某薙髮店捕之如其言果得衆問何以知之公曰吾訊此案曾問彼有族戚在此否常探汝獄中否彼對曰惟有一中表吾問操何業曰薙髮匠夫獄囚未有不薙髮者今既遁非先薙之不可舍此何之衆大服其後屢擒巨盜以才游擢至中丞嘗曰治獄必耳聽目明口勤手敏心細五者缺一不可 吾家詩學至薑塢編修公號惜抱兩公始盛然前此如別峯公諱士于巢公諱孔贛州公諱孔虛堂公諱興皆工詩世稱別峯西冷感舊諸律及掩書微笑破疑罔句贛州則稱其致仕歸與夫人唱和詩中與爾推筵同一笑隔江青是皖公山二句虛堂則稱其落花詩中芳草渡頭波上下夕陽馬首路西東二句然皆未足盡其美也于巢華林莊集四庫全書存目頗稱其垂楊枝上鶯捎蝶撼得飛花破水痕以爲有晚唐風味所謂香車寶轎陌上流連者也惜原稿未見 先編修公第三子豆山公諱張總憲若堦也乾隆中舉人在京師寓總憲宅及遘疾移惜抱公所曰在彼雖安然異姓也吾不可不終於兄弟之

手未幾卒此可謂得正而斃矣 先高祖春樹公韓編修公季子也編修公有五子初同居以食指繁負債頗重後析箸而公以諸兄沒不忍累兄子遂獨任之既鬻宅並繼配徐太夫人益田以償猶不足初公命次子萬庭公諱出嗣叔兄得遺田百二十石至是萬庭公遂舉己所有者益之於是債乃完先世孝友之風如此子孫其世守諸 先曾祖醒菴公就養臺灣值生辰按察公將召優伶觴客爲壽醒菴公聞之曰吾二親已逝何生日之可娛固請卒不許 先大父按察公少貧十歲時痘患甚危伯祖伯符公諱年甫十四每日黎明往候醫歲暮衣薄風雪中立簷下以俟醫者門啟見之感動爲先診不責謝時公與伯符公附學隣塾日懷二餅去俟同學者飯乃出餅對食及暮始歸 按察公弱冠貧不能應試從祖惜抱公給貲入場時童生中惟劉孟塗先生有名已縣試冠其曹矣郡試命題爲大觀亭懷古公作五言律百韻太守大驚曰吾知桐城有一劉開不知又有一劉開也遂以爲榜首入郡庠初山陽汪文端公督學安徽至是已去聞公鄉試中式語萍鄉劉金門侍郎鳳曰吾昔於皖中佳士無所遺惜未得姚某今君暗中得之



何快也及公成進士爲福建平和知縣赴官過錢塘時汪公督學浙江公謁之縱談三日索觀詩文爲題詞卷首有衆鳥啁啾中獨見孤鳳皇之歎按察公鄉試文題爲君難爲臣不易二句公作二大比趙文恪公爲副考官賞之願以詩題白露橫江例止八韻公起二句云何處客星留深宵獨泛舟遂成九韻乃商於正考官劉侍郎取墨卷改數字得中式明年成進士以知縣歸班銓選因客游遇趙公於粵東爲留十日及趙公薨公謁墓舟抵武陵城下是夜趙公季子敦貽夢趙公呼曰迪光起遠客至矣迪光敦貽小字也按察公應禮部試陳石士侍郎惜抱公門人也方爲編修或勸謁之公曰試期且近陳設爲房官而我幸中則嫌疑不可自矣卒不往按察公宰龍溪以平核鬪爲總督董又恪公所重每見守令必曰治法可問姚令及宰武進歛縣程簡敬公祖方爲巡撫檄修孟瀆三河公以農事方興請從緩簡敬駁斥公復上書曰水利原以爲民今方播種使民廢耕而工作失本意矣且三河淤不通江故濬之以溉民田若興工則首尾築壩涓滴不入三河工長百六十里民田待溉約數十萬畝今悉斷其流利未興而害已大况竣

工不止百日之期若盛夏大雨時行工必壞簡敬乃改於秋後興工時道光十二年也明年春工竣而先考竹山公生故公命先考名溶昌字孟成 道光十七年兩淮鹽運使劉公程武以奏銷缺額變極自盡按察公時爲淮南監掣同知陶文毅公奏請護理公請於鹽商應領給還窩價納現價六兩者准以窩價抵銀四兩銀不出庫而坐收四十萬之利又裁汰陋規旬日間奏銷遂足八分以上時山陽潘四農與德授經畧中寶山毛生甫亦至因游金焦二山信宿賦詩而返已而陽湖李申者宜興吳仲倫旋德建寧張亨甫亮際復先後過揚州申者弟子吳儁爲給公與諸人貌陶公題曰談藝圖 按察公之擢臺灣道也陶文毅林文忠兩公皆有疏密薦於宣宗及將莅任文毅觴公酒半笑曰子知我者能以一言括吾平生乎公曰當今名公卿皆才過於人耳然終可限量惟公能以衆人之才爲一己之才故不可限量文毅歎曰予何敢當然此義固居高明之地者所宜書紳者也 按察公在臺灣道任英吉利兵來犯公與總兵達厚卷阿洪定計不與海上爭鋒募漁舟使僞作敵嚮導有粵人周梓者與其艦中漢奸操土音誘之從土地公港入遂觸暗

礮衆兵乘之斃敵無算獲礮十又獲鐵礮烏鎗腰刀文書等皆鎮海寧波營中物及和議成英吉利人忽謂臺灣所獲皆遭風人宣宗歎曰豈我國不能有一勝仗耶然不得已命逮訊時臺諫交章論救山陽魯通甫同特作功罪狀代鳴不平甘泉汪孟慈<sup>孫</sup>痛哭幾失明既抵都一時名公卿爭枉車騎出迎凡至長新店者三十餘人曾文正公其一也入刑部獄時建寧張亨甫與偕事自亨甫避疾歿於楊忠愍祠故何子貞輓以聯云是骨肉同年詩訂閩江酒澆燕市眞血心男子生依石甫<sup>公</sup>死傍椒山亭甫疾革時託遺詩於公值臨桂朱伯韓<sup>琦</sup>來視疾因坐榻前代執筆而自定去留所謂思伯子堂詩集者也按察公謫官至四川總督寶興見之卒然問曰聞臺灣產金信乎意蓋有所求也公對曰某通籍二十年未嘗此味寶大慚由是有西藏之役往返冰山雪窖中凡二次而公處之怡然有詩云鐵盆撥火夜猶溫一覺能招天外魂行處但須清夢穩家人無事怨章惇當道光二十二年閩督怡良渡海速臺灣鎮道其兄少司寇斌良貽以書曰事關千秋公論苟欠斟酌何以入先塋乎及按察公入蜀補蓬州知州斌公爲駐藏大臣密請

以公辦前藏糧臺略云姚某夙裕韜鈴循聲卓著與其令之坐領一州無所展布莫若量移邊要亦可遂其及時自效之忱疏留中不報而斌公旋卒公亦乞病歸時總督爲琦善始至日公謁之語次忽擗其大指曰三哥屈於此然名在天下如琦善者因洋務鼻已白矣蓋戲塲於姦人白其鼻也及公將辭職會有廷寄至以臺灣府出缺詢公近狀琦不以告而陽慰留迨公去乃以衰病回籍覆奏焉 按察公與丁成之別駕<sub>遜</sub>同使西藏後公爲陸立夫制軍<sub>建</sub>所延辦鹽九江適丁卒其子扶柩經焉公輓以聯云雪嶺西行萬里使車同略木大江東去一帆寒日過潯陽 粵匪之亂按察公以廣西臬司贊大學士賽尙阿車屢獻策不用又請斬一憤事將官亦猶疑不能決公曰某不知皇上授公過必隆刀何用賽默然時向提督<sub>榮</sub>與烏都統<sub>榮</sub>不協公勸以捐小忿立大功烏感悟而向意不可解永安之圍向主縱賊出尾追之烏以爲如此將不可制公然烏言而賽從向策賊氛果熾故公調湖南病篤歎曰國事皆壞於庸臣 按察公入覲宣宗詢出身以嘉慶戊辰科進士對又問何以未入翰林對曰以臣不工小楷耳上歎息久之故公爲人

題卷軸多借人代錄未署印章曰天子知臣不善書 按察公晚歲歸里文鍾甫  
戴存莊兩先生年方少以文來謁公贈詩云投子山前數艇橫劉郎宅下水煙清  
春風不盡存亡淚頭白歸來見二生劉郎蓋謂孟塗先生時已卒宅在縣北與存  
莊祖居地相近故云 按察公言豪傑之士要作古今第一人卽作不成亦不  
失爲第二等第三等苟以富貴利達爲志便是卑污非謂富貴利達爲不足取也  
但求使其私縱欲敗度不顧禮義廉恥品節故卑污耳若正己率物濟世利民以  
青天白日爲心胸以甘雨和風爲事業則崇高矣何卑污之有人能以富貴利達  
爲我用不使我爲富貴利達用斯豪傑之士也 先考竹山公事親以繼志述事  
爲重如刊先世遺書並及李鳳岡張亭甫遺書皆先友也又爲世父償夙逋數千  
金嫁兩堂姪女一堂姪孫女爲堂姪及諸中表納贖爲官撫孤甥成立復歸其父  
柩於閩又捐田爲近文亭人 字昭 丹海 字發 兩公立嗣捐贖辦合邑節孝總旌助  
修族譜如此類筆不勝書友人鄭容甫臨終以子幼寄金於公公爲存他友所後  
其子長索金歸之其人但寄母錢歷年之息竟爲公累 竹山公少從獨山莫子

偲先生游同治七年入都過金陵同阻雪於燕子磯三日別去遂不復見先生嘗  
手寫聯語贈公今存者三曰精賞特健藥誼法摩兜堅曰遠民蒙惠卽眞學好事  
逢人得異書曰會與江山成故事自應琴鶴是家傳 竹山公喜爲詩不輕示人  
惟汪梅村張廉卿吳肇甫諸先生見之梅村評之云大著清思月浣奇采泉流取  
徑風人寄情芳草近日作者當推元戎廉卿以爲創意造言皆蠲滌澗濁洞達空  
奧而其尤高出於人存乎襟懷曠逸識解超妙用能越世高談自開戶牖擊甫以  
爲沖澹要眇風韻逸遠能兼取古人之長自成其體又贈公詩曰海內論詩竟孰  
賢狂花客慧各薪傳使君名望歐居士爲政風流黃穎川盡掃浮榮成脫躡獨留  
新句抵囊錢元文覆瓿尋常事誰辨清冷玉馨編 先十一世祖職方公以明季  
鼎革偕祖妣倪太夫人隱居龍眠既而諸子或官臺諫或爲守令門祚方盛而太  
夫人處之蕭然其待側室郭太君有樛木之德職方公嘗紀以詩有句云職允稱  
中饋恩尤及小星似方節婦清芬志人亦贈以詩有句云六親貧窶借餘輝恭遜  
毫無富貴色合觀之可知懿德矣 先十四祖瓊修公諱孔績學早逝祖妣任太

恭人事衰姑三十餘年曲得歡心姑嘗諭孫婦曰汝事汝姑如汝姑之事我可也  
撫二孤長先編修公次贈朝議公諱淑惜抱公考也編修公少多病不就里師諸經  
悉太恭人口授吾家文學至葺塢惜抱而盛微太恭人辛勤撫育何由成立邪  
先曾祖醒菴公以貧客游先祖按察公論孟詩經周官皆曾祖妣張太夫人口授  
既長就塾猶手寫詩古文俾誦習字畫端楷業師驚歎時有富家欲以女字按察  
公太夫人不許曰吾安可使吾兒仰婦家錢邪先妣光恭人治家勤儉每先一  
年卽籌後一年之用故事至不勞卹辦從宦安福以竹山公不得志於上官屢勸  
引退曰先疇猶在菽水亦可承歡也於諸子訓誨雖嚴然視富貴甚輕嘗曰吾兒  
有一得科名者足矣一籠雞豈能隻隻叫邪族父子襄先生諱思咸豐同治中  
端人也嘗言人生受用法有五曰知足曰忍曰儉曰作退步想曰勿爲過分事  
吾先世著作如參政公菊潭集先考竹山公刊於安福職方公亦園集僅存舊刊  
本於家未及重雕端恪公全集分文集詩集外集三種外集所錄曰白雲語錄曰  
讀四書曰讀易曰日記曰功過格拈案曰感應篇備注曰訓子語曰自警語曰病

觀節略此皆公諸子初刊者又別有虛直軒集乃賢良祠藏本但有文集白雲語錄版皆燬於兵光緒中永樸客天津會廣仁堂刊名臣大儒書取賢良祠本重雕至初刊本猶存家待梓羅田公松巖集初刊行版旋燬先考重刊於安福編修公援鵝堂文集詩集嘉慶中先大父按察公授梓其援鵝堂筆記道光中續雕皆燬於兵先考重雕筆記至詩文集初刊本猶存家待梓惜抱公集新城陳氏初刊但有前集其文後集爲梅伯言所編詩後集外集公少子耿甫公鎮所編公卒後子孫及門人重雕凡十種曰文集曰文後集曰詩集曰詩後集曰詩外集曰九經說曰筆記曰三傳補注曰國語補注曰法帖題跋咸豐中版燬於兵同治中合肥李勤恪公續刊於湖北徐椒岑又別刊文集文後集兩種老子章義吳學甫有校刊本莊子章義新城陳氏刊本多舛誤徐椒岑據公彌甥張氏藏本重雕惜抱軒書錄撰於分纂四庫全書時先大父刊於金壇重雕者亦徐椒岑也古文辭類纂撰於乾隆四十四年主講梅花書院時嘉慶末李申耆爲興縣康中丞紹校刊於粵東道光五年管異之梅伯言又爲江寧吳氏啟校刊於金陵康本有圈點吳本適



公言去之且所據爲晚年重訂本然世所重雕皆用康本光緒二十七年蕭敬孚又爲滁州李氏承校刊於上海近歲蕭縣徐又錚錚又校印於京師二本皆有圈點徐氏於原評外更採諸家語附每篇末五七言今體詩鈔公存時已刊行兩次初刊本無評點續刊乃有之後李文忠公重雕於江南惜抱軒尺牘新城陳氏有刊本聊城楊至堂河帥增更延閩縣高伯平內手寫重雕其後徐椒岑輯所遺者爲補編固始張效彬璋又有補遺皆刊行先大父集初刊於道光中凡十三種曰東溟文集曰外集曰文後集曰文外集曰東溟奏藁曰後洲詩集曰二集曰續集曰東槎紀略曰康輜紀行曰寸陰叢錄曰誠小錄曰姚氏先德傳版燬於兵同治中先考重雕於安福益以遺稿及遺稿續編年譜合爲中復堂全集先考詩初刊者曰幸餘求定稿光緒未永樸偕弟叔節雕晚歲所作爲五瑞齋詩續鈔近歲又合前後兩種本先考意選之別印爲五瑞齋詩鈔其遺文及叩飯瓊語亦同時付印 吾家先宅如葵軒公聽玉館以諸子讀書而名副使公天尺樓本辛氏三秦記城南韋杜去天尺五又名來鼎樓以方落成有鐵釜負木櫃自空際飛來櫃內

蒸飯猶熱事詳惜抱軒集端恪公虛直軒本周子通書無欲則靜虛動直羅田公  
樹德堂本尙書泰誓樹德務滋編修公援鵠堂本揚子法言寔學篇春木之苞兮  
援我手之鵠兮拳理齋本楞嚴經譬如我拳若無我手不成我拳若無汝眼不成  
汝見以汝眼根例我拳理其義均否惜抱公惜抱軒本陶公飲酒詩若不委窮達  
素抱深可惜伯符公牧祺堂本荀子成相篇請牧祺明有基按察公十幸齋紀平  
生幸事東溟集有記竹山公五瑞齋以安福有芝草連科竹並落蓮而桐城舊宅  
古槐重榮南漳麥秀雙歧而名所著叩頌瑣語本淮南子精神篇不知至論之旨  
則拊盆叩頌之徒先兄閑伯遠心軒本陶詩心遠地自偏弟叔節慎宜軒本蜀志  
郤正慎宜不爲放言予之蛻私軒本宋儒張南軒語蟬蛻人欲之私皆竹山公所  
命亦園者先職方公所卜築也在城四時桐城鼎盛多名園公曰吾亦園耳故  
以爲名明季寇倚山攻城被燬嗣後公移居金陵宦於浙罷官而客四方晚乃構  
茅屋東龍眠之頌嘉嶺名瑞隱窩與第三子先端恪公之竹里隔一嶺相距里許  
公詩所云領頭烟入望谷口水同源端恪公詩所云長文頻過嶺親御太邱來者

謂竹里有斗室公過則宿焉曰小隱因瑞隱名也亦園遺址後爲張氏有改名逸園京師吾邑試館舊有聯云先輩聲名滿天下後來興起望吾曹蓋吾家總憲公所撰又惜抱公楹聯云將合萬類爲一己每以內觀當外遊又云無事會知修已樂有情或爲古人悲皆集禊帖字按察公楹聯云利濟含宏德乃大篤誠孝弟世其昌又云高才非世所束縛深心與人有始終竹山公楹聯云胸次無時非至樂官中有味是清貧又用劉景文黃山谷句爲聯云四海共知霜鬢滿一官坐失布衣高昔張文端公撰聯云儉勤自是宜家本和順端爲受福基按察公以末字爲羅田公諱乃倣其意易之云閨門百福先和順家道千祥首儉勤令子孫授室書而懸之吾家有喜慶事每佃租一石者免納五斗其例始於副使公自明以來鄉會試中式者多揭旗祖祠前吾家舊有二語曰祖德流輝孫枝挺秀文章華國忠孝傳家後科名日盛此舉遂停先高祖春樹公初娶張太夫人甫一年卒繼娶徐太夫人生子二長先隴庵公次萬庭公女一字張太夫人姪法及法夭春樹公謀更字他氏爲所聞遽病卒春樹公傷之命異日葬張太夫人墓旁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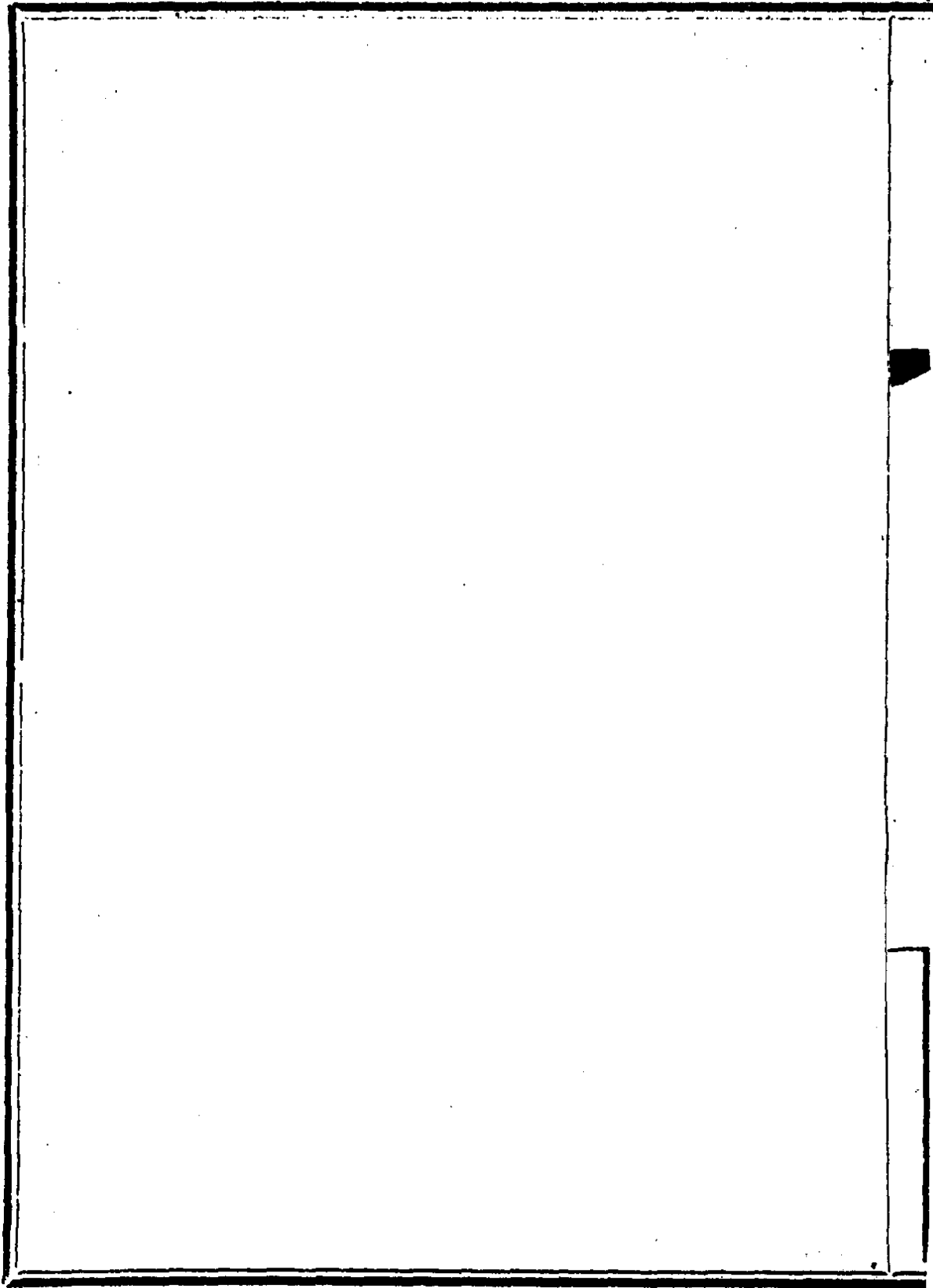
成其志後按察公合葬春樹公張徐兩太夫人於義津橋以柩從而別爲冢迄今子孫祭畢必更祭曾祖姑焉任太恭人生母張孺人無子乾隆十六年編修朝議兩公營葬掛車山薛家鋪迄今皆姚氏子孫祭掃光緒中光恭人生母陳恭人亦無子葬龍眠山小河口竹山公命祭掃如薛家鋪例吾家每歲十二月二十八月必祭先祖謂之臘祭此起於按察公又元夕進酒神主前各一卮起於本房十七世次直公諱配馬節婦時因娣姒小飲思及祖考因有是舉吾家祀裴仙起於十一世尙寶公諱裴仙福建泉州府人羽化後民慕其德爭尸祀焉明末尙寶公令晉江以祈子迎像歸遂得階州公山是桐城祀者日衆坐旁舊有聯語云酒滿盃中虎依座下月明秋夜燈燦春宵以像手持杯騎虎而祀日爲正月十四八月十四也

### 外家遺事

先補修公之外大父任大理奕懷寧人藏書畫甚富皆其先世鶴峯先生所蓄惜抱公猶及見鶴峯墨歎爲奇品故論墨絕句有一首云霄漢樓頭江水空鶴峯書

畫散秋風盛時猶記先人說淚與殘丸滴硯中 永樸外大父光律原先生諱夙  
與先按察公善嘉慶十三年會試同隕一車北上按察公成進士先生來傳因留  
京師日讀禮記一卷務令精熟次科遂用禮記中式 光律原先生少貧冬夜讀  
書不能購炭足冷取搗衣杵槎之取暖夏夜則升屋認諸星會汪文端公督學以  
毛鄭三星不同解試士先生考證精確文端異焉 光律原先生自言七八歲能  
識南北斗稍長聞同邑李某知天文就問得十餘象李斬不以盡告後得西人戴  
進賢所作黃道內外圖星以大小分等並旁及無名之星如寫真者既肖主人之  
貌又別出執壺捧劍之在旁侍者殊覺瞭然心目自是深夜露坐或升屋騎危上  
視蒼蒼下按徑尺之圖凡終一歲而後盡得之 光律原先生爲直隸布政使總  
樞琦善干以私不與辨第口候本司詳上可耳既而準以公義琦知不可干遂不  
復有所言 劉孟塗先生客死亳州母及子寓望江會先生自直隸謝病歸晨訪  
其李父方臥未起問何人口光二既出餽孟塗母白金四十徒步至厝室哭盡哀  
乃去後復與先按察公馬元伯水部迎養其母於家而依按察公尤久然孟塗之

葬先生方爲多 光律原先生中歲引疾歸按察公與之書曰君如天半朱霞雲  
中白鶴可望而不可及我則如黃河之水一曲千里雖涓流細滴亦足以灌溉田  
園而兼挾風沙中不免於污雜其後粵氛旣熾先生酒半誦陸放翁早歲那知世  
事艱一詩爲之痛哭旋避亂浙江卒於西湖上竟未親見真葵云



舊聞隨筆刊誤表

卷一

一頁十行謂宜以句謂誤論

二頁二行踏落荆花句荆誤蒹

八頁二十六行移駐荊州句荆誤蒹

十二頁十五行國初由一甲句由誤有

十三頁五行彼此辨論句辨誤辦

十七頁二十四行聖祖命句祖命誤命

祖

二十頁二十三行而其鄉句而其誤其

而

二十二頁七行易後易誤江又西洋法

句法誤洋

二十六頁一行公自奉句自誤白

卷二

二頁一行避回不敢歸句不誤之

二十一頁十七行晨起就塾句塾誤塾

卷三

一頁四行豁朗句朗誤郎

三頁一行太后倚昇句昇誤界

六頁一行即遣人句遣誤遺

七頁十四行惟七部惟誤為

九頁十七行既而緣事句緣誤緣

十頁九行必與句與誤無又十四行文

肅公句公誤常

十二頁二十二行懸樓烏句懸誤隱



十三頁十八行迴異句迴誤迴

十七頁十五行攻朱子句子誤予

二十頁十七行公詢狀句詢下多一狗

字

卷四

一頁七行無慚句慚誤漸又十二行蓋

權輿於此與下多一德字此下空一字

二頁九行一介書生句書誤學

三頁十九行良隱公句良誤良又二十

三行覺而泣句而誤而

六頁十八行用財句用誤由又二十二

行衛霍峨句峨誤峨

十一頁十六行汪稼門句稼誤白

十四頁十七行少年涉世句世誤事

十七頁三行小字海峰字誤爲峰字海

十八頁二十一行破疑團句團誤圍

二十一頁八行賽尙阿軍句軍誤車

二十五頁十五行先生未售句未誤來

又亳州句毫誤毫